

在零下四十四度

西虹作



C0813551



文學戰線創作叢書

在零下四度

西虹作



東北書店印行

在零下四十度

1948.11. (第1版)

著 作 者 西 虹
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局
發 行
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部

總店 哈爾濱 興業地產株式會社
分店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敦化 延吉 琿春
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乾安 洮安 洮南

定價 1—5000

在零下四十度

目 錄

年 節	(一)
軍政會議	(二)
誓 願	(三四)
別 離	(三七)
進 軍	(四八)
遭 遇	(五九)
第一營	(六九)
夜 戰	(八八)
落 網	(九八)
安 慰	(一〇八)

年節

年節在風雪漫天的嚴寒裏到來了。在冰凍的松花江以北，那些散散的村莊，稀疏的樹林，密密的屋舍，到處都鋪落着厚茸茸的白雪，到處都響着慶賀的音樂。那一個駐軍的村子，沒有叮鈴噹啦敲打起銅器鑼鼓？那一間駐軍的屋子，沒有把房東邀請在席桌上會餐？那條街道，那處院子，沒有戰士們舞動着鎗頭鐵銑，剗刮那凍成冰硬的積雪？是呀，這是前綫上的新年，指揮員們換上了乾淨的襯衫，手握著耳機，從電話上給各處賀禧；戰士們纏上洗染好的綁帶，跟上班排長去連部拜年；通信、衛生以及勤雜人員，也要你找他找你，互送手巾、襪子，敬禮又握手。

『恭賀新禧，慶祝勝利！』鑼鼓在敲。

『恭賀新禧，慶祝勝利！』歌聲在響。

『恭賀新禧，慶祝勝利！』人們心裏在說。

成千成萬人的希望，成千成萬人的聲音，從溫暖的屋子裏飛出來，飛向雪風呼呼的村莊、樹林、雪野，這聲音又順着結滿了霜珠的軍用電綫，震動着指揮所的電鈴。

『咻，咻，給團首長拜年啦，慶祝新年勝利！』聲音是響亮的，熱烈的，嚴肅的。

可是沒有一個團首長接電話，接電話的是值班的電話員。

團部的人那裏去了，電話員當然不知道，過年過節他們爲什麼不去休息，打電話的人當然也不會知道，總之，指揮員們是很忙吧。

就在這樣一個節日，團的指揮員們被召集在師長那裏，認真的討論了最近的作戰意圖，會一散，他們又忙起自己部隊的工作來。我們的張團長，他在馬鞍上馱了幾根竹筒似的黃色炸藥，離開師部趕着馬去了二營。他是在二營長大的，是二營的老排長，老連長，老營長，現在又是這個團的老團長。二營營長姓王，早先是做教導員來的，忠厚老實，就是軍事上不很老練，他要親自幫助他的工作。

王營長一見他，站在炕上敬個禮，就盤腿坐下。團長不慌不忙，坐進炕邊的破椅子，低聲屏氣的給他說什麼，手指像敲板鼓似的敲着炕沿。隨後，他倆人就帶着炸藥出去了。

村外有一間獨立屋，屋頂蓋沒有了，祇剩了樑柱和斷牆。

『就在這裏吧。』團長從口袋掏出一把小鋼刀，死命往炸藥上挖窟窿眼兒，挖好了就剪火繩，安雷管。

營長喊通信員拿來尖嘴鎬，就在牆根刨土，土凍了，鎬頭像砍在石板上，累下他滿臉汗粒。

『好，好，再挖深點。』團長接過鎬頭，猛掏幾下，把炸藥塞進去，堆裏磚石土塊，兩腳通通踏了踏掀土，白色火繩從牆根露出了頭。

『我來點，我學一傢伙。』營長伸手就從褲兜掏火柴。

團長在他身後喊：

『點着了快往這兒跑，越快越好。』

頭一次沒炸響，炸藥發了潮。第二回響了。他倆爬在土堆後面，聽得嗡嗡一聲，一座煙山，騰空

升起，木片土塊撲拉拉掉落雪地，這才滿足的哈哈大笑，你一句我一句品量炸藥的威力。

「咳呀，咳，咳……」團長無意將黏滿藥末的手摸摸鼻子，又苦又酸，嗆得直咳嗽，營長抓出自己的手帕就往他臉上擦。

他倆踏着深雪，一直往村南那片起伏地走，他想看看戰士們試挖的各式掩體。掩體是屬九前挖的，裏面已鋪了厚雪。

「你也不批評他們。」團長望着幾個掩體，有點生氣。「方方的，也不深，埋死屍坑！」營長看看他，沒有說什麼，顯然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。

「哈哈，這個好，這個好！」團長往前跑幾步，雙足撲通跳進散兵坑，胸脯斜斜的轉動着，雙臂做射擊姿勢。

「哈哈，就要這樣才好！又能防空，又能打槍！」營長把他從裏面攙上來，給他拍落身上的雪，他還在滿意的笑着。

雪風呼沙沙直吹，他倆依然站在那裏，望望這，看看那，假設了各種情況，以及營長該怎樣佈置自己的兵力，怎樣打法，談得和真事一樣。這一陣，營長往往是做學生的態度，他用皮衣領擋住風，側了耳朵細聽團長的意見。

回來時，營長領上他去各連走了走。

「敬禮！團長過年好。」戰士們見了他就嘩的一個立正。

「算啦，小伙子！」他擺擺手，跑到班上，提起戰士們捆紮好的炸藥箱。他不是說這包太笨，就是說那包太輕，總要挑些毛病出來，或者親手給他重綁一次才肯離開。

他沒有立時離開營部。通信員送來開水，他倆便談開心了。他坐在麻袋上，營長坐在炕上，他們的談調是慢悠悠的，營長的聲調是溫厚的，他們一直談論着林總的戰術思想。

『林總挺忙，還常給咱們寫小材料，真操心大呀！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，』團長沉思的說：『材料雖小，可是寶貝！能體會了他的精神，就能打漂亮仗！』

這時，營長從窗戶台取下小皮囊，掏出筆記本，一頁一頁翻着。那上面盡抄的指示、訓令，許多戰術上的問題，字行裏滿畫了紅藍鉛的標記。他把它翻給團長看，意思似乎是說：我學林總戰術不是不用心呀！這是我的隨身之寶。

團長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手往兜裏一插，也摸出自己的筆記本翻弄着。本子是紅面金字，外包一層臘紙，他寶貴這個小本，更寶貴的是上面抄寫的戰術指示。他把本子在營長臉前一幌，又裝了進去。似乎也在說：咱們都得用心學呀！這是戰術上的新創造。又似乎在說：我的文化比你低，字寫得不好，不想給你看。

他倆剛剛把話題轉到蘇聯軍事小說上，剛談到『恐懼與無畏』中的什麼烏雷少校的練兵方法，村裏就傳來熱鬧的鑼鼓聲。院裏忽然響起通信員的尖嗓子：

『一營秧歌隊拜年來啦，快看呀！』

他倆的談話從此停止了。營長臉上害羞得泛點紅，團長一躺身睡在炕上，臉朝着牆。

鑼鼓聲越響越近，秧歌隊已經舞進院子裏來。營長喊副官趕快弄些黃烟和茶水，自己並沒有出去。團長是一言不發，好似睡着了。

這是二連戰士們組織的秧歌隊，紅紅綠綠一大串，綁帶條纏在頭上就是飄帶，褲單圍在腰裏就是圍裙，服裝雖不講究，扭得挺賣力。當頭那位耳輪上掉着紅辣椒的老漁婆，將手中的鐮刀斧頭一幌搖，一連串演員便扭開蛇盤蛋。扭得雪吱咯吱咯響，扭得圍裙飄帶飛起來，扭得拍鈸的，搥鼓的，像機槍連發似的，來了一陣不分點的敲打。之後，老漁婆又把手中的斧頭鐮刀一揮，領着演員們扭成個圓圈，節目便在激響的鑼鼓聲裏開始了。滿院笑聲，叫聲，掌聲，滿院是看熱鬧的軍人和男女老鄉。這是戰士們自發的娛樂，這是在年節裏表達他們歡樂心情的唯一羣衆性的活動。他們回江北來補充了防寒物資——靛藍鞋，棉背心，狗皮襪，他們在深雪寒風裏苦練戰術，他們一封封求戰書，轉呈給他們的領導者，他們旺盛的情緒等待着出擊。這不是鬧秧歌，這是戰士們急於把渴望變成實際的真情表演。

看，杜聿明出場了。他炯鬼似的，在我軍嚴密包圍之下，搖頭嘆氣。他往那裏走，那裏便是明幌幌的刺刀對準他，老漁婆的鐮刀斧頭，也隨時敲打着他的腦袋，他胆怯的像一隻夾了尾巴的狗。馬上，場子裏出現了兩排歌手，老漁婆是領唱人。

我叫這立正就立正，

我叫這鞠躬就鞠躬，

快下呀江南打勝仗，

首長你快給發命令！

咚不龍咚喳！咚不龍咚喳！……

這歌像雄壯的進行曲，這歌是熱情的求戰歌，連躺在屋子裏，害羞不願出來的團長他們，不由也

被這簡明有力的歌聲打動了心。

「呵！這幫小伙子們，倒挺能行的！」團長擦擦窗玻璃上的厚霜，透過圓圓的小洞眼往院裏瞅，他的心不禁撲通直跳。

看那李有光！他怎麼扮了個老漁婆？洋相，洋相！你看他站在人圈裏，眼睛鴛子似的，骨溜骨溜，一下往樂隊擺擺手，一下給演員暗送記號，他簡直成了宣傳隊長了！什麼地方有他，就多了三分熱鬧。團長暗裏笑了。

「來，快看呀！」團長一招呼，營長也擦去窗玻璃上的厚霜，從小洞眼往外瞅。

元旦這新年過新春，

颶風這下雪不怕冷，

咱們喊聲衝和殺啊，

橫跨江南殲敵人！

歌聲又響了，人們又扭了，歌聲把人們帶到風雪茫茫的江南戰場，歌聲振奮了人們的心。老漁婆一比手勢，演員們那雙彎成牛角似的靴鞋，扭得雪吱吱咯咯響，扭得圍裙飄帶飛起來。又是笑聲、叫聲、掌聲，滿院充滿了年節的快樂。

叮鈴鈴……叮鈴……值班的小電話員拿起耳機。

「咻，那裏？是的，是的，等一下。」小電話員從裏間走出來，扯扯團長的衣角。

「師部找你，團長。」他把團長領進裏間，團長在鑼鼓聲裏聽不清對方的話，放下耳機就向院裏喊：

「嚇，嚇，等會再扭！鑼鼓傢伙停一停！」

「嚇呀！快休息吧！小心把你們凍壞了！」營長也對着窗玻璃向外喊。

這裏人誰也聽不見，鑼鼓聲依然機槍連發似的激烈敲打，演員們進進退退，搖頭轉腦，正扭上勁兒，滿院是圍裙飄帶滿天飛。

團長發了急，把耳機擱下，幾步闖出門來。

「李有光！你們等會再鬧！李有光！李有光！」

老漁婆被喊出場，汗淋淋的向團長敬個禮，鑼鼓聲跟着也輕了。

「你們等會扭吧，吵的我接不成電話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李有光轉身跳入場裏，手勢一比，鑼鼓不響了，圍裙飄帶不飛了，滿院靜靜的，祇聽到足步踩得雪吱咯響。

就在這短短的沉靜裏，團長跟師部通了話。話很短促：飭令部隊隨時待命出發。但這正像列車行進前的一聲汽笛，全部隊的一切活動都受着這短促的話語的控制和操縱。當下，團長把電話機的把手搖了又搖，把這句簡潔緊要的話轉送到各單位。

「李有光，你們別鬧啦，快回去吧！」團長走出來，望着場子喊，演員們都楞眼看看他，又看看老漁婆。

老漁婆又一次走出場子，看神氣他是向團長辦什麼交涉來的。

「你們別扭啦，天又冷，快回去吧。」

老漁婆見團長的口氣是平常而認真的。憑他多年對團長的了解，愈是緊急時候，團長愈沉着，電

話上必定是有什麼命令來了，因此他要秧歌隊給團長唱個歌子的提議，馬上就在內心裏放棄了。他聽罷團長的話，祇得囁嚅的連連點頭。

『排長！我們回呀。』演員們在場子裏說。恰好王營長也出來了，他打算勸演員們略等一會，喝點水，吸顆烟再走。

不知怎的，老漁婆立在團長跟前不想走了。

『團長，你是俺老上級啦，請你在戰鬪上給俺主要任務，俺得爭一個銀牌牌掛呀！』

團長瞅見他塗了脂粉的麻臉上一陣陣發紅，聲音也不像以前了。以前，人們喊他老兵，奚落他不進步，『訴苦』教育以後，又經過一下江南，後來又升了排長，他一天天積極起來，向這個挑戰，向那個應戰，一股子勁弄得他走路也成了小跑步。這次年節文化娛樂，二連全團數第一，這裏頭一名骨幹份子就是他，這件事團長恐怕還不大知道。他祇知道他是有名的『文化幹事』，三句話可以和一个新同志混熟，三句話可以逗得人哈哈大笑，三句話又可以說得對方臉紅。上了戰場，他和平常打野外的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一人當先，誰也追不上他。祇要他能把一排人好好掌握住，還是個很能出息的幹部呢。團長拍拍他的肩頭：

『你能爭個英雄嗎？我看……』

『你看吧！』老漁婆截斷對方的話，冷的踏踏足。『你祇要交給我任務，我如不死，就非爭不行，我不是那忘本的人。』

『哈哈，誰要你死！是要你掌握部隊，用你的指揮技術消滅敵人！』

『反正我有決心。』老漁婆開始念起他的順口溜來了：『往常呀，你來看！一排打，二排幹，三

排照顧傢伙担，人家繳槍抓俘虜，咱在一邊站，好難看！這回我說了算，死是英雄鬼，活是英雄漢！團長，你給俺當評判。」

「好，好，哈……」團長照肩膊捶了他一拳：「你可不要是鐵嘴豆腐心，丟人呀！」

老漁婆紅了臉還想說什麼，團長已走出籬障，解下馬繮繩。

「噲，茶香烟，茶香烟！」副官咋唬着闖進院裏，抱來幾袋後方慰勞的烟絲。他後面跟着個挑水桶的炊事員。

「李有光，你們快唱快回去。」

「好！」老漁婆望着團長的背，拚命喊了一聲。

這時候，一匹快馬拖着小巧的爬犁，在風雪旋飛的野地裏飛跑着。爬犁上坐着一位剪髮女人，一身黑色棉大衣，臉兒包在大衣領子裏。他懷裏摟抱着一個小被捲，另帶隨身的幾捆行李。馬夫正吆喝着挑皮鬼向附近那個村子轉彎，爬犁便滑溜溜的沒在岔道裏了。

團長望着這隻爬犁是往團部駐地來的，他隱隱約約在心裏起了一點懷疑。他走的路向正和爬犁迎頭斜面，怎麼也望不清爬犁上那女人的面貌。他不願意想他心裏的事，拍拍的用短鞭抽打着馬。馬腹下飛翻着雪浪，他在馬鞍上顛幌着……

他回到自己的屋子裏，心裏衝上一股煩躁。這是爲什麼呢？也許正是那隻爬犁所引起的。

他吩咐警衛員們收拾團部的東西，吩咐大司釜烙乾糧，自己又坐在炕桌邊清理一些文件。以後，他才騰出時間思考自己的事。

他隨手摸出一封信，滿紙是流利洒落的水筆字，這是他的愛人從遠後方寄來的，隨着這封信，還給

他捎來一條封雞，這已是年前的事了。兩月前，部隊在江南進退的時候，他也收到過她的信。她說她已經在一個城市裏教了中學，每天上午八點出去，下午四點回來，挺忙的。小女兒長得很漂亮，正呀呀學語呢。她鼓勵他努力作戰，關心他負過五次傷的身體，叫他少吃些帶刺激性的辣椒一類東西。他雖然處在集結備戰的環境，收信後第二天，就用他那支輕易不讓人知道的派克筆給她寫了回信。他說他就要打仗了，一見信上說小孩和她媽都健康，他這天多吃了兩碗飯。他說他還年青，正是爲人民作戰的時候，祝勝利後夫妻再團圓。這信還是託專人帶給她的。至於回江北以後的這封來信，她給他提出了一個新問題。

『現在學校放寒假了，我希望能見到你，叫你看看小孩。』她特意把着小孩的手，用鉛筆寫道：『爸爸，祝你打勝仗！』最後，她帶着決定的口氣寫道：『我一定要你在年節看見孩子。』

這問題他當時是默許了，既沒回信，又沒拒絕，同事們也熱情好心的給他另找了一間屋子。可是，她始終沒有來，若是那隻爬犁……他煩躁的把信裝了起來。

你乾脆不要來了！老夫老妻的，就在後方住着算啦！或者，把你和孩子的照片寄給我幾張。要知道這是生死鬭爭的戰鬭環境呀！我成天忙得要命，眼看就要打仗，許多戰鬭任務還等着我去完成呢！……他近乎在思想裏責備她。

他俯伏在炕桌上，翻看一些軍事性戰術性的文件，默無一言。

屋門閃了一下，吹進一股冷氣。警衛員抱着個圓滾滾的小被捲闖進來。

被捲一頭露出一雙烏溜溜的小眼睛，小眼睛像看生人似的瞪着他。似乎在說：你是誰呀？我怕你

「小花，小花，喊爸爸！」說着，警衛員已經把被捲進到圍欄懷裏。

他心愛的抱着他的小骨肉，連嘴帶鬍子在她圓蛋蛋的小臉上亂擦。「好在兒，小女子……我的真女子！」

孩子以吃驚的眼光盯他，鼻孔裏呼呼的喘氣，她不認他。是的，他離開她太久了，在她幼小的心眼裏，已經對爸爸的印象模糊了。

他又一次想要吻她。小眼睛似乎早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兩隻肉滾滾的小手，忽然伸了出來，直抓他的下巴殼，抵抗他。接着，小被捲一滾動，從她尖嫩的喉嚨裏，發出了駭怕的哭叫聲。

恰好門裏閃進來一位黑色制服的剪髮頭，她渾身冷氣，微微踏落足上的雪釘子，搓搓手，便把小被捲從他手裏抱過來，輕手指打着，左右搖盪着，遊遊的哼哼着，哭聲漸停了。

「孩子鬧睡哩，半年沒見，不認得你啦。」

「我們馬上要出動啦。」

「啥時候？」她着急的問。

「通知一來就走。隨時待命。」

「唉！」她有口無心的吁了口氣，眼光沉沉的落在他身上。「該是我命苦！」

她是有思想修養的女同志，賢良的母親，她所說的命苦是失口的，這是她真正從自己身上體味到戰爭生活的開始。就拿這間小小的屋子來說，人們也會同時看出來兩種生活的面貌：他的行李早裝好了麻袋，手巾、肥皂也給收藏在紅皮掛包裹。行動命令一到，他馬上就冒着風雪遠去作戰了。她呢，一個有了孩子的女同志，走到那裏都得像住家一樣，而且還好心的給他捎來一些零碎穿戴，這是不適於

前綫生活的。現在，她自己也痛恨起自己來了。

他倆人三言兩語之後，誰都默不做聲。這種靜默決不是由於愛人們之間的什麼發生的，這是艱苦的戰爭生活教給人們的，這種靜默裏同時包含着親愛和仇恨的感情。戰爭，現在戰爭就是一切，打下去，打下去，直到全國勝利，把土地，自由交給人民，把每一個人交給戰爭去考驗，祇有一切服務於戰爭，他才會從戰爭裏學會和取得一切，這已經是人們重複談說過千百次的定理了。

那麼，我不如回去，這是何苦呢？早知這樣，我就不會來了。她抱着小被捲，搖盪着，默想着。這情況不是我們團圓的時候，我疼你，也疼小孩子！我走時你就回去，請你在後方聽我們的捷報吧，我要狠狠的打仗呀！

他站在地上，撥弄着火爐裏的劈柴，烈紅的火焰呼呼呼燒着，他倆人長久的靜默，立時在溫暖裏消解了。

『我還是回去吧。』

『你先暖一暖，我們走時再說。』

她從他眼光裏得到了諒解，她微微笑了。

軍政會議

魏政委是晚於團長一步回來的。他離開師部以後，腦子裏時時糾纏着一個問題：這次出擊的動員

口號該怎樣提法？用幾句什麼樣的淺顯有力的口號，來組織和發揚部隊的戰鬥情緒呢？這往往是做政委的，在每次接受了上級的新任務，考慮到本單位怎樣去完成之前，所最感費腦筋的事。這件工作做好了，下面就會像開足馬力的機器似的，互相配合着，加速度的轉動着。那時，數千個人的力量，將會在這個號召之下，結成剛強的意志，無敵可擋的去克服一切困難，戰勝任何需要他們去戰勝的敵人。所有這一切，他都是親身參加者，直接領導者。可是，他現在才開始着工作的第一步。

他是個急性子人，上級有什麼工作佈置下來，他總想在最短時間裏把握主要點，再把工作佈置下去，這樣，既合乎戰鬥環境，又能及時解決問題。他當政治主任期間就是這樣；從當政委這幾年，他感到自己的工作更熟練了，但這熟練不是來自書本子，而是在工作中自然形成的。每當有什麼問題苦惱着他的時候，他感到自己無能為力，必須得去成千成百的戰士們之間跑一跑，問一問，他很重視戰士們的才能和智慧。有時，他曾從戰士那裏得到啓示，或者把戰士們對某一個問題的看法——簡單說，就是戰士們的話語，牢牢地記在腦子裏，然後再經過思考，組織，把它改變的更有全國意義，更適合任何一個戰士的口胃；這時，他就喜歡的了不得，飯量也會增加一半。反之，這個問題想不好，他就是少吃一頓飯，肚裏還是脹悶的。

這一次，他還是一樣做法。一個人在冰雪上滑溜着，有時就站一會，又像等待什麼，又像想心思。隨行的騎兵凍得直踏足，幾次催他上馬，他待理不理的樣子。最後還是讓騎兵先回去，他自己步行了。

一路上經過的駐軍村莊，他總要去連上找一些戰士談談。戰士們對他的到來，敬禮也帶着笑容，說話也偎在他跟前，好像是戰士們把他拖來的，不是他自己來的。他豎起耳朵直往裏聽，聽了再問，

問了再聽，慢慢分別着那些是假說假真的玩皮話，那些是有思想內容的，又把他歸成類；那些人是真正不怕困難和寒冷的，那些人是積極求戰的，又那些人是怕走路摸空的；佔有了一大堆材料之後，他便想着走着的趕路回來。

他一直走到團長的屋子，團長正伏在桌上，費力的往筆記本上寫什麼，旁邊那位女同志首先笑嘻嘻的迎他。

「政委，你看我來的正是時候呀！」

「是，是，」政委一時找不出恰當的話，含含糊糊的說：「小孩長了幾個牙了？」

「整整十二個了，咬東西咬的嘎蹦蹦的哪！」

政委輕輕地摸了摸被捲裏的紅臉蛋，說：

「叔叔還有事哩，顧不得抱你。」

他本來認識團長的老婆，他的未婚妻以前也和她在一個地方住過。他看見她，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他不想從她口裏問她的愛人，也不想和她多來幾句問候的話，他一來就靠着桌子和團長計議工作。完了，他才又對她說：

「好吧，今天我們過年，請你吃團圓餃子！」

政委轉身就回了自己的住處。

警衛員跟着政委身後，打進一盆洗臉水。政委看也沒看，摘掉帽子，抓抓頭，翻開小小的筆記本，水筆尖在上面跳動着，他的嘴唇也在輕微微地念叨什麼。

「政委，洗臉吧。」

政委沒有抬頭，筆尖在本子上跳動着。

「洗臉吧，政委。」警衛員又一次催他。

「你也不看我頭上？」政委楞楞地看着他說：「我在想問題呢，沒空兒。」

警衛員倒好一碗茶，慢慢騰騰的出去了。

過一會，屋子外間不斷有人開關着風門，說笑聲也時起時落。他在這些雜亂的聲音裏，不言不語忙着自己的工作，思想更集中了。眼看就要開會，他得快點準備好發言提綱呀！

各營幹部們已經陸續到齊了。他們在炕上，地下，互相擠鬧着，你看看我的笑，我摸摸你的錢，或者各人隨便談談本單位的一些事。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多年的戰友，彼此熟悉，還是因為這次的會議，使他們預感到馬上要發生的打仗，而喚起大家快樂的心情。

他們之中，二營長是不愛玩笑的，走在那裏他總是默默地待着，自己決不先說話。三營長和他正相反，誰的嗓門也壓不住他，誰也趕不上他的話多，什麼場合祇要有他在，別人就難以插話。可惜他文筆不行，許多事全憑他這副記憶力好的腦子才幹好的。要是比個子，一營長算最高大，熟悉他的人，都知道他兼具了二三營長身上的一些特點。他埋頭幹事，不愛說話，這點跟二營長一樣。上級問起他什麼來，他總是『對』『可以』『好的』，回答的簡單而含糊，這點就不如二營長有條理。但由於識字少，心裏想得很透亮，這點就和三營長一樣。他們之間有一種共同的習慣，不言不語的完成了任務之後，又等着完成第二件，不願意在上級面前誇耀自己，覺得幹了就算了，上級也都看見了，多說沒什麼必要。至於在戰士面前，他們往往是連說帶笑，跟他們打打鬧鬧，甚至戰士們主動的找他們開玩笑，他們也順着他來。如有個別戰士真的是調皮，那他們一句話就能把他唬住，真像在戰場上發

命令一樣威嚴，可是戰士們從來也不在這些上面計較他們的營長。他們都是戰士出身的指揮員，自己當戰士時候，和上級也是這樣一種關係；這是沒有理由可以改變的。他們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性，這也是長期軍人生活中養成的：那一個營都喜歡別人說他英勇頑強，天下無敵，那一個營都對別人有一種愛慕的忌妒，自己決不甘心落人之後。他們在戰場上，不厭倒敵人誓不休，一次猛衝不奏效，眼睛一紅，連三帶四的再衝，剩到最後一個人也要衝。往往在緊要關頭，他們自己就挺身而出，領上部隊跟敵人混戰，直至把敵人消滅。以後，他們就在實戰中取得了經驗，並在實戰中試出了對手的分量。這個營如果抓了一百個俘虜，那個營就嚷着要抓三百個，你能吃掉新一軍，我就要打爛新一軍，他們紅着眼睛叫：『吃菜要吃白菜心，打仗要打新一軍！』戰士們就喊得更響。這種情緒是那裏來的？他們誰也不作爲一個問題去推敲，他們都記得自己當戰士的時候，指導員連長就這樣教養了他們。以後，自己當了幹部，自然而然覺得這東西是不能丟的，便也照樣的拿它教給戰士。每逢戰鬥任務來到，他們就在戰士面前，悲憤激昂的喊：『同志們！我們不要給毛主席臉上抹灰，保持井崗山的老紅軍老傳統呀！』真的，這幾聲喊叫的效力，遠勝過機槍大砲，每次都是這幾句話，使戰士們信心百倍地一鼓戰勝了敵人。下連三天的新戰士，他就可以把這個部隊的歷史數說出來，他也馬上會挺胸直脖的走路，老鄉長老鄉短的進出宣傳。站起隊來，你簡直看不出誰是新來的，那些是舊有的。他們就是在這樣一個部隊裏長大的，現在他們又成了這個部隊的指揮員。其中的二連是半年前重新編制的新連隊，他們除習染了這些之外，還生長着一股新鮮活潑之氣，剛才給二營拜年的秧歌隊，便是二連組織起來的。

『老孫呀！你這個教導員真會領導，看你們二連多活躍！不愧你當過幾天宣傳員呀！』

人們在談笑中又瞞準了二連，這些話多少帶了幾分玩笑式的責備，話裏有話：算啦，活躍啥哩，馬上要打仗了。這麼冷天氣，你們也不怕把戰士們凍壞了。

『又是休息，戰士們自願的，我不能發涼水。』一營長以短而不大連貫的話，爲教導員申辯着。

『哈哈……狗日的，你們倆個就鬧了個對！一色的，一樣的……』

人們無意跟一營的幹部鬧起玩笑來。

一營孫教導員是個宣傳員出身的中學生，他除了完成自己的政治工作，還時刻去幫助營長。作戰時，他除了照顧後梯隊，還可以幫助營長上前掌握部隊，領上突擊隊衝鋒。這樣，營長也可以喘喘氣，再仔細的去考慮敵情，衝鋒道路，以及戰術上的一切問題。通令來了，他一字一句念給他聽，或者自己先抄好，乘他有空再告訴他。營長有許多字是認得寫不得，他常向人說：『這都是教導員幫助我的，要不可困難多多了。』他倆在一起工作，就像是組織上有意調度的，也像自願結合的，是那樣的配置得合適，以至別人都羨慕起他倆來了。

其實，其他兩個營的幹部，也是同樣安配得很合適，祇不過在一些具體事情上，他們常不約而同的要拿一營做榜樣。

『人到齊了就開始，大家坐籠點。』團長抱着他紅臉腮的小女兒進來，寬大的身子一閃就坐上炕頭，守着那隻小炕桌。

人們互相看了看，似乎都在問：『誰還沒有來？政委那去啦？』

『喂，喂，等一下，你們先開着。』裏間傳出政委短促的悶悶的話聲，聲音像從鼓裏發出來。人們便安靜了。

參謀長在這種場合，往往像會議上的主席。他坐在炕桌另一邊，面前攤着一疊紙，自來水筆皮蛋裏早饒足了墨水，他以探問的眼光看着團長，就是說，他可要宣佈開會了。

他是精於自己的職務的，打了多年仗，如今又幹了參謀長，成了團長工作上很好的配手。若是領發彈藥武器，他就嘩啦啦寫好通知，派通信員送去；若是行軍作戰，他把手關節往軍事地圖上，比量，路線距離馬上就一目了然的畫了出來。他常常走在最前面佈置隊伍宿營；他常常單獨帶一個營作戰；他還習慣於一邊走路一邊寫通知或通令，夜間也照樣可以。為此，團長常常着衆人的面誇說他。

「人家老陳知識份子化了，能文能武，咱們老落後啦！」

這一次，團長在大家面前的神氣，比素常還要穩靜，不過比今天以前更顯得快活了些。這是因為小女孩尖脆稚氣的嗓子喊了他聲爸爸嗎？還是因為部隊有了新的任務呢？這當然是後者引起的，人們也正是這樣猜測他的。

『好啦，開會啦。』

參謀長向大家招招手，人們差不多都擠圍到炕上來了。

團長一手攔着小女孩，一手翻動着筆記本。大部份人都迅速掏出筆記本，檢點自己的水筆。屋裏空氣馬上由靜默變為莊重嚴肅。

團長的聲音故意放得很低，但每字每句都含有鋼鐵樣的分量和氣味。他的話祇能允許屋裏人聽見，當他的話音一頓，滿屋裏便祇有窗戶上被陽光融解的霜水，滴嗒滴嗒的敲擊着窗台的聲音。

師部軍事會議的精神是帶有全軍性的，它展示出我軍為堅決保衛東北人民的翻身利益，誓與美械裝備的強大敵人，進行生死決鬥，並不惜以血的代價，打出今後勝利局面的基礎。年前，蔣介石東北

戰場的高級指揮官杜聿明，又一次集中了他的機動兵力，對我南滿臨江一帶狹小的根據地展開攻勢，他依然妄圖分隔我南北滿根據地的連繫，實現其先南後北的戰略陰謀。堅持南滿，保衛北滿，打破敵人先南後北的各個擊破企圖，是我軍當前的艱苦任務。我軍必須在零下四十度的奇寒中，來個緊急行動，二下江南，主動的攻擊敵人，以減輕南滿壓力。至於打那裏，這是軍事祕密，林總自然早做好了計劃。

林總特別強調了一點，團長伸出一隻拳頭，說：『林總號召我們忍寒忍苦，兩天趕到目的地，堅決完成戰鬥任務，這是東北人民的生死關頭啊！』他的臂膀輕輕動着，拳頭直往高舉，就像是宣誓。在他這個手勢裏，人們感到有一種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，從內裏湧動出來，而且這力量是水火不怕，風雪無阻的。連他身邊的小女兒，也不禁張圓黑油亮的毛桃眼，瞪呆呆的望着爸爸的拳頭出神。傳達過任務之後，團長向裏間望了望。

『老魏，準備吧，該你的啦。』

政委手抓清頭皮，嗯嗯了出來，他急速的向在場的人掃了一眼。

『還沒想好，先隨便談談吧。』

於是，他看着手裏的小本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在原地轉了半天圈子，才開始了說話。

他的話語是通俗生動，富於戰士感情的，沒有半點做作，沒有空洞的術語，他單刀直入把離開公路鐵路交通綫的敵人，比作被我軍用繩子牽着的蠢牛，把我軍的前進後退，比作猛虎撲羊，回馬槍。上次一下江南，他把運動中殲滅敵人，比作老鷹抓小雞，以後，他感覺分量太輕，今天才正式改換了這個比喻。這次是零下四十度的奇寒中作戰，他從嚴寒裏找到了敵人的重大困難：築工事困難，士兵

怕冷，行動困難，這正便於我軍消滅其一部或大部。但不宜急躁，要沉着。至於部隊本身，他也想了幾條，主要也還是從寒冷裏想起的。他概括的提出了三不怕：不怕寒冷，不怕跑路，不怕犧牲。並把這三點聯繫到爲爹媽報仇，爲人民立功，而忍寒立功報仇，又是最主要的動員內容。因爲部隊在一下江南之前，都進行過訴苦教育，戰士們都逼了一肚子惡氣，急於打仗。

他說話的時間並不久，內容極重要。他說話很急促，人們做筆記都趕不上。但他的話，人們易於記憶。他的這些話是向營級幹部們說的，也是向戰士們說的，因爲他們回去之後，還要把這些話告訴戰士，使它再變成戰士的行動。

這時候，陽光照進窗戶裏來，屋裏也漸漸變得溫暖。人們在烟草氣味裏咳嗽，喝水，由於精神過份集中，許多人臉上還出了汗珠。

政委合上本子之後，參謀長將手從人們中間一劈兩開，叫軍政幹部分兩處討論。軍事幹部在外間，政治幹部在裏間。裏間以政委爲中心，討論這次出擊的動員口號，和組織挑戰立功一類政治工作。外間以團長爲中心，研究一些戰術指揮問題。警衛員們進進出出，提壺倒水，爲這場重要的集會，忙得無處停留。

●『爸爸！呀，呀，呀！』小女兒抓着團長手裏的紅藍鉛筆亂幌着，她似乎要學着寫字。

『啊！不要搗亂！』一營長用兩手把眼嘴撐得挺大，吓得她發了楞，甩掉鉛筆就躲在爸爸懷裏。

『你算趕上好時候啦！』誰有所感似的說：『我們打仗，你吃奶，你睡覺，長大了見了叔叔可要給敬禮倒茶呀！』

『她什麼都不知道，狗日的就會吃，他爸爸打了多少年仗，她一點都不知道。快找媽去吧！』說

着，團長把孩子交給警衛員抱了出去。

『我們這些人也是給老百姓打天下，也是給這些小娃娃打糖，打餅乾……哈……』一營長在小孩走後，漫無目標的插了這麼一句。

對，對，就這樣，就這樣。裏面傳出來政委的聲音，他的話一字追逐着，非常急速。

『那麼是……動員起來，組織起來，一心一意，英勇頑強，忍苦忍寒，殲滅敵人，爲爹媽報仇，爲人民立功。警衛員！』政委伸出光頭來，一個胖憨憨的年青人便迎着他進去。

『我問你，你聽這是什麼意思？』政委把剛才誦念的口號重新說給他，想在他身上得到反應。

『知道！』胖子本來就沒太聽清楚那一長串話語，可是對着開會的人他也不敢說不知道，便含糊而認真的說：『就是忠誠老實吧。』

政委一下繃了眉，向屋裏人失聲的說：

『壞了，還是太長，不明顯，大家再想簡單些吧！』

裏面剛陷入靜默，外間的聲音又鬧起來。

『是呀，我就知道狗日的新一軍好鬼呀！』一營長還是初次這樣熱烈發言，他把皮帽一甩，兩

手比畫着：『咱們把他一吸引，大步一退，狗日的頭天擡咱六十里，二三天就擡咱三十里，三一天他就不動了，再一天他就溜回據點了，你看狗日的好鬼！』這時，他便給自己的話作了決斷：『逮住他了，一個猛衝就吃掉他，誰有工夫跟他打麻纏呢？哼！』

『噯，噯，』團長扭轉頭說：『你先看看這份文件好不好？』

『我不認字，咱們大老粗沒文化。』

『來，我給你念。』參謀長湊過去，壓低聲音說。

『我知道，知道！』一營長拉長聲音說：『狗日的新一軍就憑他的工事，憑他的火力，他還有什麼野戰的七本錢？』

『人家就是不離開工事，你上去了，他給你一傢伙，來個輕重火器突然開火，你不倒霉？』

『倒霉？他倒霉！』

『可是，打村落戰可不能一衝上圈子就算是戰鬥結束了，這是入了虎口，虎口！人家在院裏屋裏，明的暗的，都有工事，我們當指揮員的可莽撞不得呀！』說着，團長拿起一份文件，有味味的說道：『大家聽聽敵人對我們的話吧：『……無所謂戰術，完全像亡命之徒拚亂撞，訓練不精，成羣集隊，蜂湧而來，直若肉蛋攻擊……』』

『媽的比，蔣介石反動派侮辱我！』聽的人都氣呼呼的罵開，就是團長也不例外。

其實，這祇是指揮員們對敵仇恨心的發作，細細一想大家也都默然了。在這幾句話裏，一方面包含着我軍頑強的攻擊力，是敵人最感頭疼的；另一面即是我們的突擊部隊有時擺不好三三制隊形，容易遭到傷亡。這會時時警惕指揮員們對林總戰術思想的學習和領會。這也就是敵人從我們軍事思想上學不到什麼，而往往是我們從敵人那裏，取得了一些改進指揮技術的材料，使自己每一次都戰勝敵人。

對於指揮員們來說，戰爭是通過敵我兩方面的軍事機構，戰術思想，必須在那一處山地，那一個村莊進行的。敵情地形查明了，衝鋒道路選擇好了，砲火一掩護，這就進入了生死決鬥。戰鬥結束後，內部一檢討，指揮員們再去烟火未消的戰場上，看看敵人的工事和火力配置，從此就取得了下次打漂亮仗的經驗。至於政治幹部，他們時時給千萬戰士們身上，注入了百倍勇敢和百倍信心的精神。

力量，這力量是和戰術動作結合，戰士們不是在進行普通的，機械的，戰術動作的演習了，而是自覺地，主動地，無論如何要把敵人消滅。因爲在他面前的敵人，不是穿着軍衣，手持槍支的某某番號，某某階級的部屬，而是滿身血腥，殺害過他們親人，使他們長期勞動而又長期飢餓的罪犯。當這些罪犯一交槍求饒，他們也不去殺害他，反而和他交朋友，同情起他來了。因爲他們是唱傀儡戲的，他們的主人還隔得挺遠，這就使人的仇恨心，滋生起一種甜意，就像創甜甘草一樣，人們何時挖盡他的老根才算過了癮。於是，戰術的武器再一次經過磨練，這百倍信心與勇敢，就千倍萬倍的激增起來。我們的軍政幹部們，就是這樣從戰鬪中，帶領部隊走過戰爭之路的。

往下，裏間的聲音一直混合在一起，人聽不出是屬於軍事性的，還是政治性的，總之，許多聲音都是有了一個目的：忍寒忍苦打勝仗。

電話鈴響了，團長趕緊抓起耳機來。噁噁一陣之後，團長望着大家說：

『下午五點鐘出發，快回去準備吧。』

裏間的人，在他的話落音之後，同時拍手笑起來。人們眼巴巴等待了好久的事情，這時終算等到了，清清楚楚的聽到了。對指揮員們也和對戰士一樣，戰鬪任務來到，就等於喜事來到，這也是部隊裏成年累月的老習慣了。

『好啦，忍寒忍苦打勝仗，爲自己報仇，爲人民立功！就這樣啦，哈，正好會也完了。』

說着，政委從裏間走出來。人們在他後面，跳跳蹦蹦的，幾乎站不住腳。

團長隨時給人們說了幾句什麼，人們便收拾收拾自己的衣帽文件，向團長政委他們敬個禮，陸續往屋外湧動。

『回去要趕快動員啊！』政委把他們送到門外，急急慌慌說。

『回去要趕快準備呀！』團長見政委的話還不够全面，他這話是專爲營長們才補充說的。

誓 願

二連秧歌隊不聲不響回來了，人們把包頭的綁帶抓下來，三下五除二纏在腿上，釐成圍裙的褥單，也喇啦從腰上撕下來，一併連彩衣丟給老漁婆，帶點賭氣的說：

『排長，原物交還，當面查清，以後再扭秧歌可沒我的事了！』心裏却暗暗咕咕：颶風吹雪扭秧歌，再冷人家也情願，爲什麼正扭在節骨眼上，偏把人家擋回來呢？至於臉上的油粉，他們隨使用廢紙和手巾擦一擦，誰也懶得去洗，默呆呆的坐在班上，兩眼噙着淚水，鼻子一抽一抽，就像受了委曲的小孩似的。誰一逗他，他踢你一足，揍你一拳，扭轉頭偷偷笑了，原來是在耍小孩脾氣。

老漁婆以及大鬍子老田，他們是連隊上生活較久的人，一看到這番情景，山不住捂了鼻子發笑：這些小同志真有意思，他就不全面的想一想，上級平白無故的捨得叫咱們秧歌隊散夥嗎？團長還愛唱幾句京戲呢！一定是上面有任務下來了，八成不會錯。如果在一般場合，他們還可以互相議論，進行解釋工作；這類事是屬於軍事祕密的，上級不正式宣佈，就是知道也不能隨便講的。這事難就難在這裏，他們祇得暫且裝着不知道，避開他們，檢點檢點鑼鼓傢伙，該還的還，該送的送，完了再收拾班

上的零碎東西，心裏平平悠悠的直若無事。

唧唧唧一陣哨聲響後，戰士們被值星排長帶到一溜大房子裏，指導員搖着長脖子，有神有氣的說話了。

「同志們，咱們要是打仗，大家高興不高興？」

滿屋哇啦一聲：「高興，高興，我們早願意打啦！」

「你怎麼不哼氣？」大鬍子老田推了小吳一下。

「同志們！」指導員搖搖頭：「這麼冷天氣，你們不怕？我不信！」

滿屋又哇啦一聲：「不怕，不怕，啥也不怕！死了也要跟着共產黨走，死了也要拉老蔣的腿報仇！」

大家舉起拳頭拼命喊，老田見小吳也跟聲喊，他這個當組長的才算放了心。

指導員使拳頭在半空裏一搖：「對，同志們！我不欺騙大家，告訴同志們，準備出動打仗！」

「好哇，好哇！我們早準備好啦！」

滿屋裏又喊又叫不停點，指導員的講話，變成了和大家對話。小吳喜笑哈哈，老田也滿臉喜氣。之後，人們在歌聲裏蹦出屋子，逕直跑回了自己的班排。

老漁婆一直沒有顧得回排，他從連部得到了準備行動的通知，就忙着清理秧歌隊的工作，借人家的花衣衫，花褲子，一堆一堆，簡直像搗開了估衣攤子。他把衣服疊好，點好，打包好，然後就以急行軍的速度，東家還，西家送，連客氣帶道謝，費了他不少時間，一直到路過營部門口，他才有工夫喘口氣，停下來。

迎衝奔過來兩匹馬，他看得清楚：大紅馬上騎的高個子營長，小青馬上騎的教導員，這兩匹馬是從通團部的那條大道回來的。他的心跳了一下：再問問營長吧，營長也是俺老上級。便把風紀扣整了整，皮帶緊了緊，沒等營長的馬跑來，他先迎了上去，跨的來一個敬禮。

『營長回來啦！冷呀！』

『快準備出發吧，冷呀！』營長拉緊馬鞍，還了他禮，就翻身跳下馬來。

李有光若無其事的從營長手裏接過馬繩，又若無其事的跟營長回了營部。

他幫助營長拍打皮帽上的冰霜，給營長遞手巾擦臉，一旁的通訊員用感謝的眼光看他。

『好好幹吧，李有光，』營長凍僵了的嘴唇還沒有暖過來，用有點發抖的聲音說：『你準備的怎麼樣啦？』

李有光搖搖頭，一轉身靠炕沿邊坐下。

『怎麼啦，打仗還不高興？』

『沒有勁，我沒有勁！』李有光捲起一支烟，吸着，他不看營長一眼。

營長暗裏笑了，老下級們在他面前有什麼要求時候，常常就是這股神氣。

『他媽，你真怪！世界上就沒有你高興的事。』營長不緊不忙的刺了他一句，但聲音是愛惜人的。

停了停，李有光才把身子靠近營長，眼珠子一轉：

『戰鬥上，你是不是可以把我們三排放到前面去？』

『哎！』營長長吁口氣，擺了擺手：『情況還沒有來，將來再說。』

「情況是情況，使用是使用，營長，」李有光這下把營長的胳膊腕抓住了，他帶點強迫性的口氣，一句緊跟一句：「情況來了，不管別的連怎樣，你先拉出我們三排去幹一下，怎樣？」

「別急，別急！我準備好好用你們一下，不要急！」

李有光明知自己的要求，營長一時也很難答覆，不過他有自己的想法：先在上級面前露露口氣，引上級對他的注意，一到正式場合，他就有理由鄭重其事的第二次再去要求。這正如去司務長那裏領東西一樣，那個班第一個跑去，他就有理由先於別人領回去，這些事上李有光是個老經驗。

往下，李有光摸着自己匣槍柄上的紅絲穗，給營長又一次介紹了他上回的立功計劃，聲明他這回要把計劃提高，決心也要下絕，決不會給老上級丟人，而且把他自己對勝利必然性的認識，也當着營長的面發揮了一通。

「看，那時候咱們打夜戰可艱苦呀！」他開始引證三年前，他在抗戰期間所體驗到的一些事。

「那時候子彈像金子，打個勝仗，每人的口袋，飯包裝滿了。……還要拾戰利品，還要拾子彈，還要追敵人……」他見營長點頭，似乎在說：李有光的記性真好，這都是事實，是困難呀！於是他的話就越發說得起勁：「哎呀，不得了！現在武器好了，大砲有，坦克有，什麼都有。哎呀，坦克一過一股旋風，大砲八個騾子拉不動，哎呀，够他媽反動派噲的……」這時，他把自己的話又落在原先的意圖上：「這回我們三排可要好好幹一下哩！我還要跟別的單位的老夥計挑戰哩！」

營長見他聲音有點發乾，滿了一碗茶遞給他，他暫且才停止了說話。

「好，李有光，你回去好好幹吧。」營長半裂着嘴，伸出一隻拳頭，玩笑的說：「我要是聽說你

調皮，可要揍你啦！」

「嗯，嗯。」李有光認真的答應着。

「老楊，」教導員從門裏探進頭來，看着營長說：「你來談談意見吧，人都來齊了！」

營長說了聲好，就往屋上套棉鞋。

「敬禮！走啦。」李有光看營長一眼，營長正笑着看他的手：「好，你回去快點準備吧，可要立大功喇！」

這時，在營部屋子裏，全營連以上幹部，聽了教導員和營長傳達任務之後，人們又很快討論了營軍人大會的意義和開法，一致認為出發前要把各連的情緒轟一下，乘現在各班排分別醞釀時間，這個大會一定要提前準備好。於是，有的連隊答應給紙張，有的連隊答應出人佈置，教導員又自報奮勇寫標語，並立時選定了會場，一切都表現了軍隊裏慣有的作風：說幹就幹，幹起來要快，要徹底。這一來，全營幹部戰士，從上到下，真的都變成活的機器，這機器各部份互相配合着轉動得又快又有規律。

李有光回到連上時候，每間屋子裏都傳出來憤憤昂昂的聲音，他腦筋裏正在考慮的一些事，不覺被這些聲音融在一起，他隨步走進了八班的房間。

炕頭上，戰士們正圍着火盆，一個緊接一個發表意見，班長伏在那張小炕桌上，費力的搖動着手裏的水筆，誰也顧不上給他們的排長打招呼。

李有光在這種認真嚴肅的場合，輕脚步挨着炕桌坐下，給班長說句悄悄聲話，便以排長的身份，參加戰士們的會議。

在全連來說，三排還算是主力排，在三排來說，八班又是有名的擁愛模範班，八班班長還是全連數一數二的好班長。這些榮譽和成績的創造，李有光是熱心參加，熱心領導了的，可是他非常不滿。平時戰時，他跟八班一塊睡，一塊吃，有空就說：『我希望同志們在戰鬥上加把勁，咱們要打出個作風來！』戰士們自然很高興，當着他的面就喊：『我們響亮的回答排長的要求！』——我們堅決爭取戰鬥模範！今天他一進來，忽然感覺到戰士們這股熱情勁，比往常高得多，簡直跟火線上的動員會一樣。他一時不想說話，他在用心的聽，用心的想，神色很沉靜。

大鬍子老田，手裏抓着小烟鍋，在火盆邊沿上打鑼似的直敲：

『反動派不讓我們過好日子，到戰場上我就不讓他活，復仇的時機來了！』他的手亂攪了幾下，似乎那烟袋就是刺刀。『我要在戰場上抓到蔣介石（這是由於對敵人的仇恨，他也知道蔣介石不會在戰場上），一定要通開他胸脯，看看他的心是不是黑的！』

『我一定跟老同志打仗比賽！』小吳同志緊插了一嘴，由於搶着發言，團團臉漲得通紅。

『班長呀！』他把眼光從大家身上移過來，稚氣的說：『不要看我人小個子小，參軍不算早，我們要知道金鋼鑽那麼小，還能鑽破磁石呢！所以我決心抓俘虜繳槍，決不給老同志丟人！』這時，他把自己的意見歸結成一句：『所以我要請老同志幫助。』

大鬍子老田的意見，本來發表完了，小吳同志這麼一說，他的頭上不由冒出了熱汗。他說話由於氣憤，一時疏忽了，沒有提到幫助新同志，真傷心！小吳同志是他組的小戰士，人又年輕心又靈，他非常喜歡他，待他像小兄弟，看他像小老虎，吃飯、睡覺、軍事、政治，他素來就很關心他。可是到發言的時候，為什麼忘記了呢！唉，真是！他心想插句話補充補充，小吳這同志的嘴吧，叭叭叭，叭

叭叭，比畫眉鳥還巧，他還沒有說完呢。

『我要請組長幫助我，他仗打的多，有經驗。』小吳這話是瞅着老田說的，因為他是他的戰鬪小組長，戰鬪上他要聽他的指揮。

唉，還用你請哩！不請我也要幫助啦！你看，我這個當組長的就沒盡到責任，自己沒有提，反叫人家提出來了！唉！老田乾急沒辦法，因為小吳的聲音還在響，他插不了話。

『咱們一次沒打過仗，不知是啥味道，也許真幹起來就悶點子了。老田呀！』小吳瞅着老田說：『戰鬪上你也是我的大哥呀！』

『嗯，嗯……你也年輕靈活。』老田半客氣的唔唔了幾聲，這才一條一條，不緊不慢的補充了幾句。最後就負責任的說：

『打仗這玩意沒啥不得了，你祇要胆大，靈活，咱到那裏，你就跟到那裏，保管你吃不了虧！你說對不對，小吳？』

小吳點了點頭，扭身就把兩手伸到火盆上。

『放心，放心，沒有什麼問題。』班長向大家看了一眼，補充道：『這責任也該我負，戰鬪上我看好地形，先讓你們佔上，我看好目標了先讓你們去，我在後面掩護。……』

立時，戰士們眼對眼笑了笑，那笑裏包含着同志間的互相信託，互相愛護——誰都是誰心上的一塊肉，誰都不允許被割離。

『唉！我家還在國民黨地區，家裏不知受了多少冤枉氣，聽說打仗，我的心快跳出來了！我非跟反動派幹到底不解！……』

這是第三戰團小組長說的。他以前哭過他被抓兵的苦，哭過他媽被地主逼死的苦，他的仇恨也跟別人的一樣，一直逼在肚裏無處發作。他的話，勾起了大家的回想，他的話，無形把大家拖在復仇的戰場上。

同志們！一班長像在號召：「大家談談自己的決心吧！我們跟反動派拚老命！」戰士們頭低下來了，每個人都都在想自己的心思，這好像剛拉了火綫的炸彈，正在準備着爆發呢！

戰士們的家，有的剛過上飽暖的日子，有的還在蔣管區，有的就沒有下落；至於他們的仇恨，不管那個人多數說不定的。比如臘月天光着腳丫子放牛的小吳同志，比如當勞工幾乎搗死在煤窖裏的大趙子，比如扛了十年大活的班長，不管什麼時候，他們窩在心裏的仇恨，一被什麼東西觸動，馬上就心嚕子搏跳，渾身發抖，狠不能一口一口把敵人咬死。

這時，他們討論了嚴寒作戰，討論了互助友愛，又討論了各人的計劃，他們什麼都討論到了。在他們面前，什麼艱苦困難，都會被復仇立功的決心湮沒了的。這三面新的軍裝，暖烘烘的皮帽，綿鬆的靴鞋，厚敦敦的棉大衣，風呀雪呀，真能叫人害怕嗎？他們的心，他們的骨頭，是火煉的，是鐵打的，他們就像風雪裏飛跑的火車頭一樣，慣於在嚴寒裏燃燒，奔跑，嚎叫！於是，人們不再議論了，手都在動，眼都在冒火，有的翻弄着自己的衣兜，包袱，有的摸出自己的小小本子和禿頭鉛筆，好像要從那裏找出什麼來。……

李有光在一旁聽了半天，看了半天，心裏實在逼不住勁兒了。他是排長，他們是他排的戰士，有這股火熱的勁兒，那還有打不死的敵人？他認為當排長的人，指揮的好壞，這還得在戰場上考驗，這時間該在大家面前，說幾句什麼忠心實意的話才好呢？忽然，他看到大家的眼在動，手也在動，他也

不覺得把那隻抖抖擻擻的手挨到手腕上，黏黏的落在他那顆亮嘩嘩的圓錶上。

門開了，指導員進來了，他手裏拿的一捲小紙片，他拿着戰士們交給他的決心書。好啊，連首長自己來了，大夥向他各表決心吧，這正是好時機呀！

八班長第一個下了地。他提着一套嶄新的單衣，捏着一疊流通券，近乎宣誓的說：

「指導員！我把這半年的津貼費交給黨，衣服也交上去，死不了就堅決完成任務，如若死了就算作永遠黨費！」

這簡單的幾句話，是他的誓言，是他的一切，是他參軍保田的堅強意志。——他給戰士縫衣補鞋，他深夜替戰士放哨蓋被子，他給戰士碗裏挑肥肉，自己喝肉湯，他把戰士當成親哥兄弟，自己吃盡艱苦，衝殺在前，所有這一切，都來自他這個簡單的动作，和這幾句帶血的誓言。

他的忠誠，他的堅定，戰士們看着誰能不急得眼紅？一下，所有人都擠在指導員周圍了，所有人都按不住跳動的心了。

「給，指導員，這是我的決心書。」大鬍子老田，噙啦啦從小本子上，撕下一片紙來，遞給指導員。那上面有爬爬拉拉的字句，那上面有赤紅的指印，一字一句都是他的決心和希望，一字一句都會在敵人面前變成炸彈。從他那青筋暴漲，不住發抖的手上，人可以看出他的心，已激動到了十分，十二分。他的聲音跟他的手一樣，此刻也是抖抖搭搭的。

「上級……指到……那裏，……我就……打到那裏，……幫助……新同志……決不怕冷……和艱苦，……逮住蔣介石……咬死他！……掛上……英雄牌！……」

家在蔣管區的第三戰鬥小組長，他交上決心書，又展開一封家信。

『指導員，』他乾啞着喉嚨，向指導員敬個禮，發紅的眼睛便停留在信紙上。

『我死後，你把這信轉給我家，我是候補黨員，我用黨籍保證我的決心。』

指導員在戰士們的包圍裏，平時笑哈哈的面色沒有了，他的心隨着戰士們跳，他的感情隨着戰士們沸騰，他不說話，他沉靜，莊嚴，他的手也在發抖，他眼前那封信也在發抖。

……這是兒的最後談話。兒被解放後，走入革命道路，爲人民服務，十分光榮。我的肉體雖然沒有了，可是我的名譽萬古流芳。請大人教育我弟弟，一定要他十八歲的時候，走向革命戰綫，隨着我的血跡，給我報仇，爲窮人服務。我死後精神也是快樂的。……毛主席萬歲！……兒景才叩。『看，指導員眼眶裏，不由滾動着兩顆圓晶品的熱淚，他偷偷把它擦掉了。』

這信是憤昂慷慨的誓詞，也是他悲痛和眼淚凝結成的血書，多純潔！多高貴！周圍的人和指導員一樣，偏了頭，揉揉發紅的眼，沉靜，沉靜，滿屋是悲憤和莊嚴。

小吳同志抽泣了一聲，他也是出於感動。他家已翻身了，他也是報仇，人家的家還受壓迫，人家也是報仇，既然大家都碰到一塊堆來，那個人家裏還受壓迫，那個人的仇沒有報，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，這些事指導員早說過了，他小心眼裏也明亮了。他手不由己的翻開決心書叫班長給補了一條：『願當突擊隊，完成主攻任務。』以後就雙手遞交指導員，說了幾句決心話。

站在指導員身邊的李有光，他腦子裏早嗡嗡錚錚的響滿了各種聲音。他想到八班跟三排挑戰，八班跟全連挑戰，三排跟全連挑，他跟老夥計們挑，……但這是今後的事，他想不下去。他低頭駭着地，想什麼，他的手在手腕上摸着，摸什麼？是了，人們看出來了，他在摸他的手錶，他在想他那十三顆寶石，三道輪，走的錚錚的手錶。有了那錶，他行軍打仗可以計算時間，有了那錶，他值星吹哨

子都方便，有了那錢，他把袖頭一翻，人們看見了光閃閃的挺漂亮。但這又有什麼不得了呢？可是，這是他所有積蓄的老底子，除了他就是這顆心愛的錢，下雨怕它淋濕，冬天怕它凍着，做什麼事還得就心偏着它，睡覺還得小心壓着它，許多老夥計搶過幾次，他誰都沒有給，這是他自己愛而不捨的『三寶』之一呀！『三寶』之中，匣槍是公家發的，水筆又是雜牌貨，祇有這顆手錶，才是他稱心滿意的一寶呀！現在，他很乾脆了，他老軍人的豪爽脾氣拿出來了。在黨的面前他是至誠至忠的，他既然能把性命交給人民交給黨，就首先把這件心愛的東西交給黨吧，他是主張行動的人。……疙巴巴，疙巴巴，他手關節伸屈着，很快摘下那顆扁扁的，圓溜溜，光閃閃的小手錶。

『指導員！』他直槓槓的說，聲音裏帶點發狠：『我把這顆錶交給黨，不死的話，堅決完成任務，死了的話，留作紀念。』

指導員接了錶，指導員還了他敬禮，指導員握了他的手。屋裏人的眼睛都轉向他，親愛信賴的眼光包圍了他。

『好，李排長，我代表支部鼓勵你的決心。……』李有光害羞了，麻臉紅噴噴的，漲下滿頭汗。指導員又以豁亮真摯的眼光，看着大家說：

『同志們這種爲人民犧牲的決心，很值得全連同志學習。我保證把大家的決心計劃很快轉達全連，轉達上級，請同志們放心。刺刀擦的亮亮的準備幹吧！』

這時，八班戰士在指導員鼓勵下，當場又擬了一個全班立功計劃，要求主攻任務，要求完成最艱難的戰鬥任務，要堅決爭取戰鬥模範班的稱號，要把八班變成全面模範，李有光便是這個計劃的積極支持者。

對不對？同意不同意？」班長每字每句都徵求戰士們的意見。有誰突然提議道：

這是生死問題，可不是說着玩兒的，咱們得蓋個章子負責任呢！」指導員笑了，大家嗷嗷的同意了。因為沒有章子，人們便把手指在筆矛子上擦一擦，計劃書上立時就爬滿了紅色的指印。

打打地，打打地，集合號響了，那聲音衝破寒空，震動着每間屋子裏，每個戰士的心。人們耳邊銅鑼着進軍和勝利的聲音，人們披掛上槍彈，背包，順着這聲音奔去。

這是村邊上一個堆放穀物的場園，場園裏到處貼掛着紅綠標語，標語字黑黑的，亮亮的，凍得鼓起來，鼓得像亮閃閃的眼睛。場園正面，那座高峯似的禾垛上，紅艷艷的鑲着一幅大旗，毛主席的畫像就在那紅色的大旗下凸現出來。這像是全場人時時所注目的，這像是大家心熱眼熱與至尊至敬的。部隊裏每逢有什麼重要集會，他的畫像都要在大家面前出現的，戰士們看見他，就像看見了勝利，戰士們看見他，就渾身奔放出力量，豪氣萬丈，不管是寒夜露宿，忍飢挨餓，甚至英勇犧牲，都會從他那裏得到最大安慰，都會無形的從他那裏取得勇敢和力量。

現在，滿場槍支都嘩啦啦上起刺刀，滿場人跨的站了起來，人們望着高大的營長，望着他手裏的決心書，望着他誓言似的當衆講話。

教導員也在大家面前出現了，他手裏抱着一捲捲印着紅色指印的決心書，這是大家的誓願，這是大家的希望，這是大家的英雄主義和戰表。

『同志們，我們再也忍不住了！』教導員舉臂高呼：『我們要殺過江南，殲滅敵人，爲人民立功！』

馬上，全場裏暴雨般轟起了喊聲，叫聲，挑戰聲：機關槍要好好掩護步槍，砲手要打開道路，

步兵順利衝鋒，刺刀要扎進敵人胸膛，白的進紅的出，炸彈要叫敵人腦袋開花，衛生員要砲火下救護，炊事員要砲火下送飯，……各單位，各部門，各班排，各連隊，都呼喊著勝利，都呼喊著立功，殺敵的情緒，求戰的決心，直若萬里大海浪花滾滾。

忽然一個人躍出行列，他捏拳搖臂，領頭呼喊道：

「寒風不怕冷，咱們有決心！」

「雪漫大腿彎，咱們要硬幹！」

「武器繳成堆，俘虜逮成串！」

「大家爭英雄，大家當好漢！」

人們看見是李有光，這帶頭的口號明明是他常場想出來的，圍會場的人不由跟隨着他的聲音喊起來，也不由望着他發出羨慕的笑聲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！同志們！」教導員和營長急得直喊，手直往會場壓，好容易會場才安靜下來。

「同志們！我們來念誓詞，大家跟着我喊。」教導員說着，他已經舉起臂膊來了。

「……我們的槍擦好了！我們的刺刀磨亮了！我們的手榴彈揭蓋了！我們的眼像老虎，瞪得紅紅的！我們的嘴像獅子，張得大大的！我們不怕寒冷，我們要殺出去，我們要把敵人一口吃掉！為人民立功！……」

全場人在風雪中呼喊著，人們望着高遠的毛主席的畫像呼喊著。這聲音在風雪中震遍了全村，老鄉們從房上，從牆上，從禾垛上，飄着髮絲，伸長脖子，往這裏瞭望，忘記了寒冷，哈！這是自己的軍隊要出征了，多威風！

別離

她從滿院撲隆撲隆的脚步聲裏，辨別那走得最快，脚步最響的人；她從亂嚷嚷的說笑聲裏，分清那音調拖得緩慢，聲氣剛強的人。這個熟悉的聲音在她腦子裏一響，她的眼睛就光閃閃的望着懷裏的小孩。

『女子！爸爸要抱你啦，爸爸來抱你啦！』她忽然發現孩子的衣服穿得太厚，連小耳朵都包住

了，爸爸怎麼好抱這顆肉蛋子呢？隨手就把孩子的衣角扯一扯，往展壓一壓。

『女子！聽媽的話，……爸爸來抱你啦！』

可是，他並沒有回來，上屋門空隆一關，院裏又沒有了聲音。

好久好久，她聽見他的聲音，政委的聲音，一直在上屋裏響着。政委嗓音細細的，一句緊追一句，他嗓音粗粗的，一字跟着一字，他好像忘記了下屋裏還坐着個她似的。不過，她心裏一點也沒有怪他，她從他熱烈堅決的話聲裏，直接聽到是他在跟她說話：你看，我的精力還很旺盛，雖說戰爭生活是艱苦緊張的，我却早習慣了，一有戰鬥任務，我就渾身是勁。她心裏暢快了，也在跟他說話：你就是這麼個人，我在你身邊你也這樣忙，我不在你身邊你一定更忙，原來你給人寫信是撒謊呀！我不忙，不打仗就吃飯休息，比你教書辛苦不了多少。……她更感到自己丈夫的可愛，也更從心裏尊敬他。

慢慢，慢慢，肉蛋子軟溜溜的吊在她臂腕裏，眼睫毛耷拉下來，她輕手把小東西臥在炕上，蓋好小在被，一個人靜靜的坐着，等待他。

這是自己丈夫的屋子，這是他的皮掛包和馬袋，一個老軍人的全部家當就這麼簡單，他真樸素呀！現在，孩子躺在他的炕上，她也坐在他的屋裏，這又是不湊巧的，幾乎是即合即離的團圓，他一點都不在意。他的聲音，他的情緒，依然忙於幾千個人的事，依然忙於戰爭，這是他頂可貴的品質，也是他所熟悉的。她跟他結婚這幾年，安慰他，體貼他，不管是遙隔千里，或是近在身邊，她常常以此來衡量他，也衡量自己的幸福，她感到這種幸福鼓勵了她，她所以帶着孩子教書，也是這種幸福在支持她。這幾年，夫妻們在戰爭裏，各自成長起一種新的愛情，這愛情不是和平環境的小家庭生活，這愛情是合乎戰爭需要，愛工作，愛勝利，個人之間離合的苦痛被緊張的工作融化了，互相之間關心工作，關心健康，已成了夫妻生活的全部內容，而且誰都習慣了。這一次，她親眼看見了他，也親耳聽到了他的聲音，她對自己說：他還健康，他還那樣努力！於是，她對丈夫放心了，她感到夫妻之間都幸福。

前幾年，她倆也有過熱烈的戀愛生活，現在想起來，那也是爲了戰爭和工作，爲了兩人的進步和幸福，決不是什麼空洞的愛所能概括的。那時候，她是旅部的油印科長，他是這個團的團長，恰好倆人被組織上調到後方，上黨校學習，倆人又恰好編在一個小組，她又恰好是他的學習組長。他生性就小孩似的，大說大笑，愛蹦蹦跳跳，在學校目標挺大，人容易認識他，他也容易認識人，在熱鬧場合絕少不了他。這個生氣勃勃的小伙子，攀槓子撕破衣服，跳木馬蹲了腿，打籃球跑白了臉，越是兇勇他越愛騎，半個月就能跑壞一雙鞋子。開會時，他發言老打頭砲，他常常用舉出事實的辦法，戰勝別人的議論。小組裏的人都佩服他：「啊呀，不簡單！他小時是賣涼粉，當長工的，參加了革命鍛鍊成這樣

啦！『可是他識字，學習組長便以文化教員的架勢，一字一句的教他。有時，他嫌識字扎腦子，要出去打籃球，組長就勸他，帶點威脅性的口氣責備他，還要當面檢查他。他在組長面前很規矩，不敢調皮，如果在團上，他說一句話就是命令，幾千個人都得聽他。他現在是學員，自己又沒文化，翻開報紙就張飛大瞪眼，祇得從心裏感謝人家。組長站在他跟前，他低了頭一字一句念，念對了她就笑，鼓勵他，念上半句，卡了殼她就告訴他。他記性還好，組長抓得緊，他也學得快，他很尊重她。

以後，小組裏議論開了，說她追求他。可不是，她一來學校，就以友好的眼光注意上他，他呢，心裏終覺得離不開她，見了她就高興，聽見她的聲音也高興，他便以一個未婚男子的熱情修飾着自己：留個小分頭，時常照照小鏡，襯衣領子老是硬硬的，淨淨的，衣服合身的不讓有一點綹紋。黑黑的眉毛越發濃了，大而沉靜的眼也靈活了。別人議論他，他心直跳，一想，也有幾分道理，便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，鼓了最大的勇氣走進她的房間。

她正在桌旁看報，還沒抬眼看他，就聽到他那緊張到發抖的聲音：

『組長，我給你談個問題。』

她的心也跳了一下，却裝作的很鎮靜，輕輕的把報紙一擦，眼睛沉沉的看定他。

『談什麼，談吧！』她眼睛還是沉沉的沒從他身上離開。

他一下滿臉發燒，嗓子發乾，逼出一頭虛汗，半天說不出一個字。後來彎了頭，從鼻子裏說：

『我說……我說……』一肚子話一下都忘了，再也找不到下文。

『不談了。』他搖搖手，轉身踱回宿舍，連夜起了幾次草稿，寫給她一封求愛信。

以後，他不理他，見了他不說話，他也不好意思接近她，兩人弄得很僵。

小組裏的人又在議論了：『看，他倆一定有問題，狗日的戀上了。』他沒法，心老卜卜跳，靜不下來，便又一次去找她，決心是愛就愛，不愛就算了，我顧不得跟你細磨細纏。

『畢業時再說吧，不要就誤學習。』她這兩句話，可把他結在肚裏的疙疸化成水了。

自此，他倆一天天更像一雙弟兄，她旁邊的凳子給他空着，他在那兒坐，身旁的凳子也空給她，別人都去搶坐，都好心的照顧他倆人。天冷了，他倆挨坐着，他把皮衣分她一半披上，倆人看書，寫字，努力學習。他打籃球汗濕了衣服，她也自動帮他洗，倆人一天裏盡談些學習上的事，誰也不談一個愛字，但這就是真摯熱烈的愛情。時間久了，倆人也各自談談家庭，歷史，出身，有空了就一道散散步，畢業前三天，他倆就正式成了一雙新夫婦。……這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，自那以後，他倆就回了部隊，自那以後，他倆的離合就隨着戰爭擺佈了，老夫老妻的，誰也無心去回想那些甜膩的過去。

她所考慮的是另外一件事。他後面是和平的城市，電車、汽車在街上竄，電燈明晃晃，商店的大玻璃擦得晶亮，街上繁華熱鬧，她就在那裏工作、生活，他前面是萬里冰雪，殲滅敵人的戰場，她自認她是她的以及城市的保護者，她該對他說些什麼呢？他以前似乎在信上說過，他很想知道一些後方的事，前方對後方的消息太阻塞了。可是事實上他會知道後方工作的，大批慰勞品送到前方，千千萬萬人民參加了戰勤工作，後方的一切都在爲前方着想，都是爲了前方，這些他會看見的，不必跟他說了。如果從他和他的關係上說，她把節省的薪金給他封了兩隻雞，寫信鼓勵他作戰，自己一天工作八小時，孩子也帶得挺健康，而且屢次在信上說：『我真想見見我久別的愛人呀！』這一切，都說明她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他，她對他，和後方對前方，其關心和愛護是一體的，這些他也曾從自己身上體驗出來，對他說也是多餘的。她所以這樣想，無非是想叫他明白，她在後方也是爲戰爭辛苦的人，可是

決不是和他比較，而是想讓他了解，她不簡單是他的妻子，她同樣是一個積極的戰爭工作者，他的戰友和同志。她想得很多，甚至想不及，談不及，最後，她感到這些話有點理論化，趕不上談談兩人的瑣事親切，這種親切也包含着靜靜的坐在他屋裏，也包含着由於看到他所引起的幸福。

上屋門又響了一聲，脚步空隆隆越響越近，她的心隨着脚步聲跳一下，手指頭不由翹起來，擻擻自己的髮髮。

他帶進一股冷風，跳到炕沿邊。

『哎呀！小女子睡着了。』

『會開完了？』她關心的問他。

『早完了。』他沒有看她，幾下把孩子弄醒來。孩子又鬧睡，哭叫不停。

『你快哄她。』他趕快把肉蛋子塞到她懷裏。

似乎他這時才看出來，她比以前瘦了些，顴骨上下的紅色沒有了。

『你在學校很忙吧。』

當然很忙，又講歷史，又講政治，還得照顧小孩，她一天就在工作裏打轉，不願意休息，她把愛情都投在工作裏了。可是她覺得要他來關心她，倒不如說她關心他不够，因而對他的問話，祇簡單的說了句沒什麼。

他又一連氣問了她許多話，有關別人的她就答的很仔細，祇要是問她的，她都哼哼過去，因為她也有許多話想跟他說，這也正是她有權利跟他談心的時候。

她認真的非認真的注意着自己的愛人，見他面色老點了，但還保持着老軍人那股豪爽。他的棉衣遠

比不上她的乾淨，一定是土裏坐，草上躺，那老習慣又犯了，衣領上，袖頭上，厚厚的一層油膩，戰爭期間他忙得顧不上洗刷，而且她不在跟前時候，他多半是不大注意修飾的。他跟她新婚時期，他跟她都愛漂亮，最近一兩年，兩人都變了，他變得更厲害，這是在戰爭中改變的。她有心給他把棉衣拆洗乾淨，但又想起他馬上就要出發，來不及了。她不知怎麼回事，看見自己的丈夫——一個主力團的首長，是這樣樸實艱苦，爲工作忘了自己的一切，她鼻子忽然酸溜溜的，眼圈有點泛紅。

『你病啦？』他見她低頭不說話，隨時問了一句。

她沒有說話，簡單的祇搖了搖頭。

此刻，他們一家人都團圓在這間小小的屋子裏，夫妻倆誰也不看誰，誰也不說話，這種靜默是互疼互諒的沉思。他到底忍耐不住了，雙手往她跟前一伸，說：

『來，小女子！』他從她那裏接過孩子，牽她在炕上學步。

肉蛋子衣服太厚，兩條小腿在炕上絞起麻花，他抓住她的手腕擺弄她。

『向右轉！立正！向前看！』肉蛋子楞起兩眼不懂得，直向他稚氣的呵呵。

『敬禮！』他把她的小手猛的往頭上一架，肉蛋子通身幌了又幌，駭得張口要哭，他趕快遞給她

一個空烟盒。

她在一旁看着肉蛋子，看着他非常喜歡肉蛋子，做母親的人不由也添了幾分歡喜。可是他粗大的手，把她擺佈的很猛，他沒有她那雙適於撫愛孩子的手，她祇就心他把小孩的嫩骨頭捏痛了，便衝前去把肉蛋子接過來。

『哈，我要刮鬍子了。』他向她說，也是對自己說。他在戰役期間，一有戰鬥任務就要高興的刮

鬍子，換襯衣，或者換鞋子，這回又是這種情況，而且還多了一個大團圓，因此他的話說得很響，很天真，她也被他逗笑了。

他從皮包抓出保險刀，換上薄薄的刀片，擰了個手巾包，通臉擦一擦，滿嘴滿臉擦上肥皂沫，照着化學瓶小方鏡，用心用意的刮着臉頰，下頰，刮好後，又將臉擦淨，輕輕地哼了幾聲京戲，然後照照鏡子摸摸臉。

「這下可年青漂亮了。」這又是跟她說的，也是跟自已說的。

肉蛋子望着爸爸出神，她懷疑爸爸的臉變得這樣快，她又幾乎不認得他了。

「爸爸！爸爸要去打仗了！」他向肉蛋子幌了幌腦袋，肉蛋子舞手要他抱。

他收拾起刀片，看看錶，跳到地上，一頭伸出門外。

「老魏！收綫了沒有？」

「收了。」政委在上屋用尖細的高音回答他。

他原想再往營上通話，問問出發的準備工作，綫收了，他也就無心再問了。

「我昨天作了個夢。」他看着她。在地上轉來轉去，神情很暢快。

……他模模糊糊在個什麼地方，已經指揮部隊跟敵人撕殺開。敵人一個營和他們碰了頭，那邊問：「你們還打什麼？」他就說：「你是敵人。」那邊亂了陣，亂喳喳的喊：「我們是叫抓了壯丁的老百姓，別打呀！」於是，整整一個營都叫他們活捉過來。以後，部隊又進入擴張戰果，他在什麼地方，碰着了她跟小女兒要找他，他正要跟她說話，聽得誰在問：「怎麼搖不到呢？」他也多事的插了嘴：「什麼搖不到？」他一睜眼，值班的電話員正拿了耳機，面向他說：「搖你哩！」他這才完全醒

過來，接了師長的電話，趕早就去師部開會。

『你看，這是個真夢，你今天來了。』

『真也湊巧，來了就走。』

他倆半認真半玩笑的談着，趁這出發前的短促時間，他要使自己在妻子面前變得更年青，更活潑，好使她心裏也舒快點。

政委第三次來下屋時候，團部大帥侯已做好了晚飯。他手捏大捲信件，交給團長看，這是各營騎兵通信員趕路送來的，每封信尾上的紅圖章，一個擠一個，各營連的幹部們簽名蓋章，向他們要求戰鬥任務，決心與勇氣充滿紙上，其中一營營長還交上自己的殘廢證和照片。

政委先是站地上，講說這次出擊動員的收效，他彎着身，幌着臂，踏着足，興奮得像個小孩，以後，他實在壓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身靠着屋柱，低歪了頭沉思，好久說不出一句話。

他還寫好幾封鼓勵信，鼓勵各營幹部們的決心，要求他們把勇敢和戰術好好結合起來。團長把一封封信讀過之後，也說不出什麼話來，他爲了表明自己對這事的重視和負責，隨手掏出小巧的印色盒，往政委寫好的回信上，逐一壓上手章。以後，他隨手拿起一營長的照片看了又看，輕聲說：『老夥計挺能打，這回也下決心了，戰鬥上可不要光記着死衝硬衝呀！』

政委同意地點了點頭。

屋裏靜了一會，肉蛋子她媽先插了嘴。她和政委談一些後方的支援前綫工作，羣衆工作，她在丈夫面前說話並不多，這時却不同了，她直若一個教書有經驗的人，說得有條理，聲音有頓挫，面部的表情也隨着話語的內容來變化，一點不拘束，講得他倆簡直插不了嘴，祇是默默地聽，嗯嗯的點頭。

直到小警衛員端來菜飯，政委才客客氣氣的離開下屋。

團長望着桌上的餃子，沒有說話，平時，他們都在一起吃飯一起工作，這回是政委特意要關心他，使他倆在一起吃別離飯。

他倆靜靜地圍桌子坐下。她抱着孩子，慢慢嚼慢慢咬，似乎肚子並不餓，吃的是專爲做樣子。他呢，她看着他還像往常一樣，大口吃大口嚥，吃得顧不上說話。

她記得很清楚，幾年來，他倆在一塊吃過三次有紀念意義的餃子，每次都是這種離合匆匆的場合，她倆都把這叫作別離飯，永遠忘不了。頭一次是倆人剛成了幸福的夫妻不幾天，他要回團時候。那也是爲了戰爭，他要領上部隊在根據地進行反掃蕩，和日軍作戰。第二次是來了東北，英勇的四平保衛戰以後，他回到她那裏不幾天，部隊就寫來信，要他回去領導練兵，這也是爲了戰爭。這一回，她原以爲倆人可以互相不耽誤工作，滿心滿意的一起生活上幾天，事實上，她和他這一回見面時間，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來得短促，從這裏她就感覺到東北鬭爭的艱苦性，長期性，她也更深一步認識了戰爭對革命者的嚴格要求，至於倆人之間的離合，倒底還是輕微得多。

他對她的來到，也沒有引起反感，他是爲她想得多。以前，夫妻們吃別離飯的時候，習慣的要自己包餃子，親手煮好，以表示倆人的親愛和誠意，這一回因爲來不及了，那種形式也就難以使用。他很敬愛自己的妻子，她幫助了他文化，她生了孩子，她又參加了工作，做丈夫的人實在關照她太差，且她處處體諒他，從來也不提到自己，他就更愛她了。他在妻子面前也不願提自己胸部的舊傷怎樣了，或是身體弱了，他反而處處表現出自己不需要她關心，他要叫她相信，他還是粗中有細，堅決頑強的老模樣。他跟她分別期間，何時想起她來，就看看照片，看看信，從這上面取得熱情，得到安

慰，但一經見面，他也不去提這件事了。

他吃過幾個餃子之後，忽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，碗一推，不哼了。

「你怎麼才吃這麼點？」她看着他，又給他碗裏挾了一個。

他沒有說話，手把盞蓋拍拍敲了幾下，小警衛員聞聲奔進來。

「辣子！」團長看着他說。

小警衛員走過去，從衣兜摸出幾個大紅的來，說：

「老鄉家才買的，不太辣。」

「我倒你狗日的今天故意治我！」團長一看着辣子就歡喜了，小警衛員也在一旁低頭紅臉的，幾乎笑出聲來。

顯然他倆的笑是不同的。團長是高興有了辣子，他吃飯就有滋有味了。小警衛員却不是這樣，他知道常給團長寫信的，就是炕上這位抱孩子的女同志，她每次來信，團長都要在政委他們要求之下，當衆念一遍，每次來信，她總是叫他少吃辣子。念信時，小警衛員往往在場倒水，點火，每次他都聽到了。他暗裏想：站在愛護首長的立場，我就頓頓飯應該給他吃辣子，可是她在跟前，這就不大好意思。直到團長主動的向他要，他才從衣兜裏抓出來。他靜靜的站在一邊，注意她有沒有不滿意他的反映。

團長抓起大辣子，一撕兩片，吹吹裏面的籽子，用袖頭擦擦上面的灰塵，一口一片的吃下去，毫不在乎。

「啊呀！你怎麼這樣吃呢！」她猛然奪住他的手腕，就心的說。

一天冷，又快要打仗，我沖沖勁兒。一說着，團長倒吸口氣，滿額浸出汗珠。『啊！真過勁！』於是，他又一次給她解釋，這也是戰爭裏習慣了的；打起仗來，人有時餓得沒勁，有時吃得肚脹，冷熱生熟不保險，什麼時間吃不一定，不吃帶刺激性的東西就吃不下飯，要改也得和平以後。她祇好長吁口氣，讓他吃下去。

飯後，團長默默的看着錶，她知道該是她走的時候了，便輕步走出門外望了望，正好老鄉的馬已套上爬犁，在等她趕路。

團長彎了頭，沒說什麼話，伸手在內衣口袋裏摸來摸去抓什麼，等她轉身進來，他才把那支珍愛的二號派克筆，亮在她面前，認真的說：

『你拿去吧，寫教材什麼的……』

『你使什麼呀！』她截住他的話。

他原來還有一支半新的日本造水筆，將就着還可使用，派克筆是他藏了很久，實心給她留着的。她沒來得及說聲要或者不要，他已經給她裝進衣兜裏。

肉蛋子也看出媽媽要離開爸爸走了，她非找爸爸抱不解。爸爸抱她之後，再叫她跟媽媽，她真怪，又哭又叫怎麼也不離開爸爸，爸爸心裏更愛她了。

媽媽上了爬犁，她哭死哭活不跟媽媽。爸爸對着肉蛋子一變臉，咋唬道：

『啊呀！狗咬肉蛋子，我打狗去！』他乘勢把發楞的肉蛋子拋給她，幾步跑出大院，藏在牆角不見她。

爬犁滑溜溜出了大門，那上面發出尖啞的小孩的哭叫聲，這聲音刺痛了他的心，他望着漸漸遠去

的爬犁，心裏戀疼着自己的小孩。

這時，村外雪地裏湧動着人馬的行列，東一股西一股，正往這裏開進，歌聲，號聲在他腦子裏嗡嗡響，他耳邊已沒有了孩子的哭聲，他要領上部隊遠去打仗了。

進軍

日頭傍落，雪風呼呼的颳得更猛。部隊，馬匹，車輛……，黑壓壓擠了滿街，冷得人伸不出手，張不開眼，幾千個人呼出來的氣，濃霧似的騰滿了村莊，幾千雙凍硬的靴，鐵錘子似的搗打着雪地，誰都在心裏說：快點出動吧，人心急得不能等啦。

細高高的政委和粗大的團長，頭一次換上圓頭圓腦的靴，一滑一溜的插入人縫，沿街察看自己的部隊。團長的眼光，一落就落在部隊的行列，服裝和武器裝備上，再落就落在車輛馬匹的順序上，他覺得不管平時戰時，冷天熱天，老部隊要保持自己的軍容。他通令各單位在供給標準之內，盡力調劑給養，他給各營配備了嶄新的三八大蓋，他給騎兵隊換上一色的衝鋒式，他給馱騾弄來烏亮結實的鐵鞍，甚至警衛班包匣槍的紅絲綢，他也樂於叫它露出一片來，總之，他要叫生人從外表上看出這支部隊的威勢來。這一回，他什麼都滿意，祇是又想起部隊中小砲不多，有些日本造機槍也老的沒牙了，要是一個連換幾挺美式機槍，添幾門六〇小砲，那該多好！這本來是個裝備問題，他覺得這也是

軍容，是他沒有把部隊打扮漂亮。『這一回換裝備吧！』他暗裏說。他這想法，也是我們許許多多指戰員的傳統思想，自己喜歡什麼武器，就靠雙手奪來敵人的武器裝備自己，一點也不去依靠上級給發。政委的眼光，除了團長所注意的，他還注意戰士們的手，足和臉，看他們靴鞋綁好沒有，手套戴好沒有，圍臉的帽耳扣好沒有，要是發生了病號和凍傷，那就會影響和減少戰鬥力。各營幹部們望着自己的上級敬禮，他們還禮之後，又一滑一溜的往前走。『哈，老楊來的真早。』團長隨便向一營長打了個招呼。因為一營長有個老習慣，他常常把手錶撥快十分鐘，影響的各連也撥快五分鐘，團裏有什麼集會，他都提先到場，今天又是一營來團部最早。二營長晚到了幾分鐘，團長就不太滿意他，他祇向二營長還了個禮，沒說一句話。他倆轉了一陣，團長便沉眼看着他身邊的各營幹部，命令似的說：『無論幹部戰士，都不能掉隊，能走路才能打勝仗！』政委也歪著頭插了一句：『大家要發揚階級友愛，互相幫助，告訴戰士們，走路就是戰術呀！』

部隊順着冰硬的雪道，滑滑溜溜的出了村莊，團長政委走在部隊最前面，他們是領隊的，是開路的，是幾千個人結成的活的列車的車頭，是這支部隊前進與後退，快跑與慢走的操縱者。遍處是深沒脚脖子的雪地，漫天是流沙似的雪粉，部隊、車馬，簡直不是走，而是滑雪跑，順雪溜，彎彎折折的行列，長長的，黑黑的，誰也望不到排頭與排尾，誰也看不清左右鄰有多少兄弟部隊。漫天野地，雪山雪海，到處是黑黑的人馬行列，無頭無尾，風雪遮天的江北夜，主力部隊正向江南大進軍呢。

這支部隊不是最前面的，也不是最後面的，它是遮天蓋地的部隊網的一個網格，它在寒風冷夜裏，正以一小時十五里的急行軍速度，往江南趕路，它要隨着這面網，在雪海裏浮游，它要用快速的動作，網上蔣匪軍佔領的據點，圍寨，活活的網住那些蔣匪軍。

往南進，一直往南進，雪窩裏沒有道，幾千雙靴韌踩開它，風吹得人透骨冷，幾千個人的間隔靠緊點，前面的給後面的擋風，幹部們給戰士擋風，老戰士給新戰士擋風，無管凍得手腕像刀砍，凍得足掌在雪地停不得半分鐘，凍得人頭疼，凍得不能吸氣，這有什麼？凍了我的肉，凍不了我的硬骨頭！凍了我的人，凍不了我復仇立功的心！於是，黑黑的行列轉動得更快，走得人皮肉發汗，衣服結冰，走得人兩腿鍊成鐵棍。走！勝利是走出來的，走路就是戰術！走！夜裏走，風雪地裏走，蔣匪軍縮在據點裏烤火，怕冷不敢出來，我們要像敏捷的老鷹似的，一翅膀扇到敵人窩，快去抓他個鬼子！團長就是頭一名鐵腳漢，他打了十五年仗，走了十五年，走過雪山草地，走過江河大海，走過華北華中的高山平地，兩腿練出硬工夫來了。他頭一次穿靴韌，還不習慣，左一歪右一閃，直不住身子，他爲了不使自己摔跤，嘩嘩啦啦走得更快了，身邊的測繪員，警衛員，用跑步追趕他。他不騎馬，天冷的不能騎，馬蹄上又結了拳頭大的冰球，連馬也幌起蹄腕子滑溜着跑。政委的腿腳也練過十來年，他也是頭一次穿靴韌，不大習慣。他比團長腳小，身個又比團長高，走起來一扭一歪的更不穩當，他摔倒爬起來，摔倒爬起來，還是帶頭走。

『老張，我晚走一步。』忽然，政委輕聲說了一句，停下了，他站在行列一邊，細瞅着一個個飛快急行的黑影。

他爲什麼站下？他爲什麼看他們？他想起了戰士，想起了戰士的寒冷與疲勞，他怕他們掉隊。其實，各營連的幹部，有領隊的，有殿後的，有收容小組，有同志間互助，用他操心幹啥？他可不這麼想，他是首長，他們是他的下級、同志、戰友，他跟他們生死在一道，他跟他們一樣走路，一樣打仗，他的職務注定了他無時無刻不替戰士想，他也最會替戰士想，他們冷，就是他冷，他們走不動，就是

他走不動，他們掉隊，就是他掉隊，他要親眼看看他們怎樣走，他要使大家貫徹忍寒思想和號召。

他隨時柔聲問問這個，又拍肩問問那個。

『怎麼？够嘮吧？』

『放心吧，政委，我這兩條腿，就是打勝仗的老本錢。』人們的回答是剛強的。

他心裏樂了，又往後面瞅。有的人腿腳打彎，走道像扭秧歌，他就伸手拿他的槍支和背包，對方哼呀呀的死不讓，他就架着他的腋窩，像愛護病人似的扶他走了一段路。

『哈，政委，這事還用你來，給我！』另一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，來勢昂躁的把政委拖開，他自己扶着他走了。

一會，行列裏吵吵嚷嚷的，好像多少人在打架。『給我，給我！』『不行，不行，走你的！』政委聽出是戰士們爭着替別人攜東西的聲音，他認為這是士氣飽滿和友愛精神的表現。以後，爭吵聲停止了，另一種自言自語的聲調，不時從黑黑的人列裏發出來。『哎，真是無產階級的幹部！』『我再要掉隊就對不起你了！走不動我就爬！』這聲音是感激的，包含着說話人的決心，政委聽着心裏怪舒暢。

『快跟上，別掉隊，誰要掉隊就吃屎，呸牙練他三五回，保你是好漢是鐵腿！』

這聲音把人們逗起一片輕輕的笑聲，政委聽着這個人的聲音很熟耳，他就伸長脖子喊：

『李有光！你怎麼這麼高興？』

『政委，是你呀！』行列裏一個黑影停下來，那黑影仰了脖子向政委直瞅。

政委見他肩扛三支步槍，外帶兩個背包，走得呼呼的，還給別人說鼓動話，便誇獎他說：

『你真好樣的，真模範！』

李有光似乎沒把政委的話當回事，他一氣解釋了一大片。他說機槍連一排長是他老夥計，他倆已經挑了戰，倆人這回可要膠（讀標）勁幹哩，今天出發前，他就自報奮勇當雙槍隊長，組織大家幫助體弱的戰士揹東西。他把他想說的話說完了，也不問政委有沒有說的，就扭身插入隊列，躬躬了腰，邁大步子，走着喊：

『越走越少，怕它幹刁！咱們腿賽鐵棍，敵人可是面條，該他糟糕！』他倆腿輕沙沙的在雪窩裏絞動着，一直給大家逗樂，開心，看起來他是不知疲勞和寒冷的。

隊尾上一個挑油鹽担的炊事員，身子在人列裏打幌，他沙拉着嗓子，罵空道：

『你給老子滑！滑！奶奶的。』他一下跌倒了，孩子似的哭出聲來。

政委順着哭聲走過去，挑起他的油鹽担就走，他忍住哭，一把抓緊扁担，分辯道：

『我有勁，我不累，我有勁！』忽然後面又伸來兩隻粗大有力的手，把担子搶去了，原來這是他們指導員幹的。

炊事員再不罵空了，也不哭了，他緊緊的跟着隊尾，一步不拉的走着。

政委親自注意了一兩個連隊的行軍情況之後，他覺得全國的情緒也就易於掌握了。他深信：同志間的友愛互助，可以保證行軍不掉隊，可以增強行軍力，還可以提高大家的情緒，順利克服行軍中的困難，各營連幹部，對這件工作抓得還緊。他於是放了心，趕到最前面排頭的位置上，又跟團長併排走着。

走着，走着，夜漸深了。可是老鄉們並沒有睡覺，家家屋裏的燈火，照得窗戶紅洞洞，照得街道

通亮，好像給夜行人點了路燈似的。屋裏間或傳出簡短的對話聲：

「呀，呀，老鼻子啦，有兩三萬吧！」

「誰曉得有幾十萬，幾天幾宿就沒有斷過頭。」

老鄉們有的提着紅燈籠給軍隊帶道，有的手拿杓碗，身邊放了冒着蒸氣的水桶。

「喝吧，同志們。」

天太冷，人們口乾心急，誰也顧不得喝，但聽着這父母般的，親切的招呼，身上都來勁了，走得也就更快速了，連借上老鄉的刀斧和燈光，砍削馬蹄上雪球的騎兵，也遠遠的掉在步兵後面。

行列轉動的速度，一直就是呼呼呼像颶風，幾千雙靴，踏得雪地吱吱喳喳要裂開，幾十雙靴，把深雪窩踏成光滑的冰道，人們都明白這是『大踏步前進』，人們都鼓足吃娘奶的力氣，連走帶跑的奔向江南，要暴雨似的打一個過癮的殲滅戰。

團長是用戰術眼光，對待這次行軍的。他認為行軍就是戰鬥任務，如果晚一刻到達指定地點，就會影響戰鬥，上級叫走一百，就走一百，叫走五十，就走五十，一定得準時到達，苦點冷點不要緊，這是革命軍人應有的鍛鍊，越鍛鍊，部隊就越像鋼鐵，因此他要從自己開始，領頭同大家趕路。

政委對這次行軍，是多從政治工作的眼光上思考的。他的責任是教育戰士把行軍的意義，提到戰術上來認識，是使戰士從心裏發出不怕冷凍，不怕辛苦的情緒，並使這種情緒，真正來自復仇決心和立功計劃上，行軍中羣衆性的友愛互助，互助鼓勵，都該是在這個思想上自然爆發出來的。除這以外，他還要親自關照他身後的行列，大家冷，苦，他也一樣，但他要表現出能忍冷，能忍苦，還有精力幫助人。這樣，他的話就會變成大家的話，他的思想才會變成大家的思想，他也才不會因為職務和

地位的關係，使自己和戰士之間隔離開。

團長也一樣注意政委的工作，不過，也許是各人的業務關係，他還有指揮員們特有的注意力。沿路經過的莊子是什麼樣式，路旁是樹子還是樹林，他的眼看得很準，這是他多年夜戰裏習慣了的。他把這些地勢，道路，用指揮員的眼光記在心上，把它和記得爛熟的軍事地圖，聯到一起思考。他看到村莊道路，就像看見軍事地圖，他就像在地圖上趕路一樣，因為這一帶的地形，交通，他走過好幾遭，早熟悉了。每過一個村子，他就能算到走了幾里，走够二十里，他就說走了一個拳頭。漸漸，他腦子裏出現了一幅較大的軍事地圖，這支人馬，明天就跨過圖上的江岔子了，再往前走上幾個拳頭，就是敵人的據點，據點有的安在花捲似的高地，有的安在棋盤似的鎮甸裏，到底先打那一個呢？

『打個文人！這回又該他那個據點倒霉啦！』他自言自語說，他已經把心思用到作戰了。

『老魏！』他用肩膀撞了一下政委，說：『咱們這一個突然行動，他再鬼也鬧不過咱們了。』

『是，是，光憑我們這士氣和行軍力，也能把他拖垮了。』政委另有所思地說。

此刻，團長緊抓住『該他那個據點倒霉？』這個既定又未定的思想，默默地對敵情進行着分析。年前，他拿着一份『東北敵情位置圖』，給戰士們做過一次報告，這次報告他事先有過充分的準備，這時候他還記得真真的。

他把守備各交通綫，各城市的敵人算了算，說明敵人兵力是分散的，我軍的機動部隊和敵人的對一對，足足超過他好幾倍，集中兵力，殲滅敵人，絕對有把握。他向戰士們說過：

『我們團要在戰鬪中担任主攻，同志們都寫信這樣要求，這很快！他狗日的佔我一城一地，我就這裏一個師，那裏一個團的消滅他，你沒有人，光有城，管用，以後還不是我們的！』

到底我軍面前，是怎樣的敵人？這點，他也給戰士們講說過：

媽個皮！國民黨軍隊腐化墮落，戰鬥力降落，一晚上，一個連就跑幾十個，在鄉下吃豬肉，燉小雞，沒花一個錢，搶老百姓的。我們把日本人送到松花江南回國，年輕的，漂亮的，都給狗日的「官長」留下，當娼太太了。同志們！這都是事實，都是具體表現。同志們，堅定我們的革命意志，打他狗日的個腦殼開花！吃掉他新一軍，新六軍，下剩部隊就是雜牌猴子了。我們一定要勝利！——這是他能够叫戰士們知道的，一般性的分析。此外，他還有許多親身體驗，這體驗是他跟敵人歷次作戰中得來的，這些就不必要告訴戰士，這是指揮員們眼裏的敵人，純粹屬於戰術性的，團長現在用心思想的，也就是這個問題。

東北敵人的大番號並不算少，團長那個也不想，劈頭就抓住一個新一軍。比如六十軍這個半機械化部隊，他祇給他下了一句話的評語：『跑的快，挖工事快。』經不起他的部隊碰。新一軍却不同，他和他打過好幾回，他也從繳到新一軍的文件裏，看到上面有他這個部隊的番號，他把新一軍當作死對頭，老冤家，他要跟他拚老命。

他認為新一軍是東北蔣軍中的頭等部隊，是美帝國主義一手給訓練與裝備起來的機械化部隊，至於他們自吹是天下第一軍，或者士兵們指着自已符號上的鷹鳥，說他們是神鷹，那他就氣火了，他大聲罵：『天下第一熊！奶奶，美國造的！我非吃掉他不可！』真的，他在秀水河子吃過他一個營，他在塔子山上也阻擊過他一整天。他看過敵人複寫的軍事文件，從那上面，他知道敵人花費過不少腦子，研究我軍的戰術，有份文件把他肚子笑痛了，敵人一個團長給他的上級建議，要求實行『四四制』戰術，來對付我軍的『三三制』，所謂『四四制』，不過是多配給突擊組一件火器，還是唱的『唯武』

器論」的老調。他們的戰鬥組織，是火器，工事，工事，火器，祇能被動的防守。他們有嚴密配備火器的『才能』，他們有便於互相策應的交通綫，但他們沒有野戰的本錢，他們在我軍的戰術面前，是沒有腿腳的殘廢，除掉槍彈砲彈的密射之外，他們再沒有一點攻擊力的。這種從美帝國主義那裏，照本抄來的機械性的戰術，也確定了敵人必敗，我軍必勝。

這時，他腦子裏那幅細密的軍事地圖，又出現了。他看到江南一帶新一軍的駐紮區，他看到了他幾次征服過的敵人，他看到敵人的指揮員，酒醉兇兇，裝出平安逍遙的挨打架勢，他的心裏衝上來勝利感情，他走得更快了。

『走，換裝備去！奶奶的！』團長隨口把自己的思想，道了出來。

『好啊！打個丈人。』這是政委從凍木的嘴唇裏，發出來的聲音。

團長的話本來是對自己說的，政委却以為是團長猜透了他的心情，在給他有意識的加油。原來政委在團長一邊膠（讀標）勁走着的時候，他腦子裏也緊緊抓住了我軍的士氣和行軍力，並跟敵人的士氣做一番明顯的對比。天太冷，又是急行軍，他不便跟團長交談什麼的，加之他又有沉思默想的習慣，團長分析敵情的時候，他也在默默的思考着敵人。

他腦子裏也有更多的關於敵人方面的事，這是在歷次戰鬥中，他親口所問，親眼所見的，這就是他研究敵人內部問題的主要材料。在他說，敵人裝備再好，交通再方便，工事再堅固，祇是在軍事上暫時性的優勢，他的士兵，都是勒脖子抓來的老百姓，都是官長用手槍緊逼着，走上戰場的。他看見過不少敵人，在戰場上舉着手，繳了槍，當場痛哭流涕，罵道：『我不給老蔣幹啦，他害了我！』他也見過一些年輕的敵人，直着脖子繳了槍，不在乎的說：『槍是蔣介石的，命是我的。』就是敵人訓

練過數年的老兵和下級幹部也在反對他，他看過他們的信件和日記，他們親手把妻子母親從遙遠的關裏寄來的家信給他看，那上面還染着淚的痕跡，那上面死活要自己的丈夫兒子回家去。他記得一位中士班長的母親，從廣西給他兒子寄來一封信，那上面說：『……我想你想瞎眼了！抗戰八年你爲國盡了忠，現在你該盡孝了，你還打誰呢？你跟你長官請長假吧！你長官的心也是肉長的呀！』這位中士很感激我軍解放了他，他甚至想當個革命戰士了。還有不少被解放的軍官和士兵，我軍給開了護照，發了路費，送他們還鄉，這些人也是跳出內戰火坑，重新做人的，這是敵人任何一個番號、部屬，存在和發展着的危機，就連自吹自得的新一軍也是一樣。政委對這些事很感興趣，每一個戰士，對這些事也一樣感興趣。他認爲這次緊急行動，不管指向那個據點，敵人都會垮到底的。他相信隨便那一個戰士都會明白這個道理，通信員，炊事員，也會把敵人一定失敗的種種原因述說出來。在他的腦子裏，敵人的面貌是使他嘔心瀉膽的：他們走不動路，祇坐過車，士兵面黃飢瘦，官長是酒色之徒，他們迷信蔣介石是古今聖人，他們在世界上祇崇拜美國，他們要說美國從大西洋把一根輸油管通到中國了，馬上就會有使不盡的汽油流來了，中國要文明了。他們指着自己的武器，制服，說是美國奉送的，他們公開認可美國是他的乾爸，他們爲了叫人相信他們和普通的中國人有區別，逛市場使用美鈔，看時間使美國錶，寫字使美國筆，連走路步子也學起美國來了。他們愈是當官長的，愈是這樣，士兵們却享受不上這種清福，士兵們在背地裏愛議論毛澤東的名字，士兵們在暗地裏愛咒罵他們的官長。

『就憑我們這士氣和行軍力，也會把敵人拖垮的。』政委又重覆着自己的論斷，他邁得更快了。部隊急行着，行列轉動着，快趕到冰凍的江邊時候，雪風不吹了，天色已矇矓發亮。滿眼濃霧對面不見人，霧把人的衣服浸濕了，濕氣在衣帽上凍結了，棉敦敦的大衣凍得像僵硬的油布，上面掛出

一層冰霜來，暖烘烘的皮帽耳，像兩撮棉花片，包在裏面的人臉，嘴巴，眼睛，一樣堆滿了冰凍的霜塊，槍支，炸彈也成了白色，幾千雙靴襪都彎彎了，撲通撲通的北鐵錘還硬，前後聯絡的騎兵，連人帶馬都披著冰霜，像披了防空衣，彎彎轉轉，急行快趕的部隊行列，和雪地成了一個顏色，簡直是雪人雪馬，霧天雪地。

「哈，白鬍子老頭。」

「哎，咱們是白毛男人，是「白毛女」的哥哥。」

「那你快救你妹妹去！」

「這不是正給他報仇去呀！」

行列中隨處傳出來打哈哈的人聲，看樣子誰都沒有把寒冷當回事。人們緊走一夜，本來够睏够累了，但白天一來，人們的精神更旺盛了。

擦擦眼上的霜粒，盡力往遠望吧！左右前後，望不盡的茫茫雪地，望不盡的彎彎折折的白色人列，這人列遍處都是，這人列頭從南，足從北，這人列就像萬里雪海築起來的堤岸，這人列就像莊稼似的，從所有土地上長起來，這是遮天蓋地，兵山兵海的世界！人們在這種氣勢裏，寒冷、疲勞都忘記了，人們的心撲騰騰的直跳，看，我們的友鄰來了！看，我們的兄弟部隊有多少！興奮、歡喜、招手、呼叫，足上也突然增加了力量，雪路也突然光光的好走了，幾千雙靴襪，滑溜溜的，輕沙沙的，像登上了冰刀，快滑呀！快前進呀！

遭遇

冰雪把急流千里的松花江封蓋起來，冰雪把江南和江北緊緊的連結起來，冰雪使江南人民睡不着覺，吃不下飯，苦苦的等待我軍，冰雪給我軍前進道路上，搭起了天然浮橋。快過！快進！人馬，車輛，大砲……震動得厚厚的冰橋隆隆響，震動得深遠的冰面吃巴巴響，幾千雙靴聲，踏上岸邊，這就是江南了。是的，這就是江南，我們好幾回來過這裏，我們無時無刻不想念這裏。我們在這裏淋過雨。我們在這裏幫老鄉打過場，碾過高粱。我們在歪斜的草屋裏，送過老大娘襖衣。我們給難捨難離的孩子們擦過鼻涕。現在，我們又回來了，披雪的村莊再不冷清清了，透風的窗格裏，到處是圓溜溜的眼睛，窄窄的門縫裏，到處是黑沙沙的頭髮和扎扎撒撒的鬍子，連躺在柴堆裏的大黃狗，也幌着頭搖起尾巴來了。

『八路叔叔回來啦！八路叔叔回來啦！』小嘴巴尖叫着，小指頭從窗戶眼點畫着，孩子們赤身露體，冷得出不了門。

『唉！爬冰臥雪的，全都是爲俺們呀！』老聲老氣，慢慢騰騰的，門縫裏的老臉早變成了淚人。

老人家披一塊破麻袋片發抖，出來會凍僵的。

幾千雙眼睛忍不住發了紅，幾千顆憤怒的心多窩火！這就是遭苦的人民，這就是父母們的面貌，

往南進！箭直的往南進！槍砲一響，管叫他蔣匪軍遭殃，快叫我們念念不忘的老鄉們，帶着眼淚喜笑吧！

漫長的人列在雪海裏浮湧，幾千雙鐵足在雪窩裏絞動。遠遠地，遠遠地，風天雪地裏，隆起來，重重蓋雪的山嶺，這山嶺是江南的山岳地帶，這山嶺是部隊要到的宿營地，這山嶺給長途急行軍的人們帶來希望，這山嶺使大家的腿腳增長了力氣。人列越轉越快，鐵足越絞越快，近了，近了，淡黃的日頭照到雪嶺上，軍隊已趕到了嶺下的村莊，翻上嶺，就可以煮飯燒水，翻上嶺，就可以睡覺休息，溫暖這凍木了的身體。這時候，司務長、副官，心裏已計劃上油鹽柴米，連長、指導員已瞭望放哨的位置，團長、營長，也默默地討論開這處地形的軍事意義。

『加油呀！離宿營地不到一指寬了。』團長用肉眼測量了面前的山嶺，扭頭向身後的人們招呼。戰士們看着這幾步就到的宿營地，行列中立時響起亂嘈嘈的聲音，有的指手畫腳說笑話，有的從發青的嘴唇裏哼出歌曲，疏拉拉的行列漸漸擠緊來，每個人都現出活蹦活跳的神氣。人們就盼那打前站的參謀長，快點從前面轉回來，佈置宿營，劃分房子，一天一夜的疲勞和寒冷，可該着痛痛快快休息一場了。

就在這時，意外的事情發生了，山嶺上不緊不慢的打來冷槍，一顆顆砲彈在雪地上爆炸起烟土。密密的人列，馬上在雪地上斜斜疏散開，槍栓都嘩啦啦拉開又推上，幾千雙眼睛，鴛子似的監視着嶺上的動靜。

團長確定是發生了情況，他繃起雙眉，在雪地裏直立着，他在辨別槍砲打來的方向。嗖，嗖，子彈從他頭頂擦過，子彈飛得挺高，他不理它，他還在靜默的觀察和思想。

尖兵班的一位戰士，急急匆匆打前面跑來。他向團長一敬禮，就咬口結舌的說：

『報告！營長說前面發現敵情了。』

團長嫌他不沉着，心裏生他的氣，沒理他，通信員站在那裏也不動。

『去吧，知道啦。』團長看出他是個新手，心裏原諒了他，便催他轉回去。

小警衛員在這種場合是非常靈活的，他早已揭開望遠鏡的盒套，站在團長跟前，甚至那兩條不太粗的腿，已擺好跑步姿勢，準備着跟隨團長的快腿。

『媽的個比，倒怪！』團長向嶺上罵了一聲，伸手接過來鏡子，綠綢鏡帕曳上皮帶，嘩的把鏡子掛在胸前，斜穿一壠一溝的雪地，逕往嶺坡上疾走。不管是蒿草地，小樹叢，他兩腿撥開它，微微彎了身，隱蔽着向嶺上注視。淡黃色的日頭正對着他，耀得他睜不開眼，他斜步繞到草叢後面，不時用鏡子觀察，愈往上走，他愈走得快，兩眼始終瞅着打槍的地點。

『離遠點，靠窪處走！』他向身後擺擺手，警衛員們便停在暗坡上，斜躺在雪裏。

一陣激烈的爬山，累得他眼珠又黑又大，眼眶上泛起一圈陰影，他喘着氣，蹲坐在嶺頭的雪灘上，雙手架起鏡子來。

嶺上的一切景物，離他是這樣近，那一起一伏的嶺頭，那高高低低的小小村子，村子當空還冒起一股股灶烟，村外漫嶺上有點點人影在動，有的人影還在嶺邊的草木後面遊動，向嶺下打槍的就正是這些人。至於砲是那裏打來的，他一時照不到，他所注意的，是嶺上散小的村子，確定給敵人佔住了，因為那是高出嶺頭的有利地形。

他快步返下嶺來，部隊還一綫綫側臥在深雪中。他向身邊的營長們揮揮手，說：

『情況不明，不要暴露主力，快隱蔽休息，準備戰鬥。』

他指着附近幾個扁長的小村子，叫部隊去那裏集中。

在一列列往附近急速運動的行列中，一個瘦長的人，撩起大衣，兩腿在深雪中拔來拔去，橫插行列，直往前跑，團長看出是參謀長，忙向他無聲的招手。

『老張，有任務，我實在跑不動了。』參謀長就像傳送緊急命令的通信員一樣，喘着氣跑來，伸手就把那封折好的三角信遞給團長。

『我剛到這裏，山上就打槍，我就跑到師部，查問情況，師部偵察科長剛好回來了。……』

他喘着氣解說着，使手帕擦擦迎風流淚的發砂的眼。團長隨聽隨展開信紙。

滿紙是鉛筆草體字，團長一眼就看出師參謀長寫信的時候，是非常快速的，這信正告訴了他目前所發現的緊急情況，並命令他這個團準備投入戰鬥。

『準備幹吧，好買賣。』他兩眼又在紙片上掃了一過，滿足的把信裝起來。他爲了更細密的查明敵情，立時派出騎兵偵察，他一直望着披霜的馬匹，盤繞上嶺道，這才轉回部隊所在的村子來。

說也奇怪，老鄉們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家家鍋裏都煮好了熱氣騰騰的稗子米，小豆腐，招待這支突然住在他們家裏的部隊。戰士們知道老鄉的日子困難，且各單位又有伙房，都推說有任務，不忍心吃。老鄉們解釋道：

『人是鐵，飯是鋼，吃飽了好打仗呀！』也有的抱怨道：

『俺早做好了飯等你們吃，同志們一過就過去了，人馬可老鼻子啦，就是誰也不進來。這回好容易把同志等上門，你們不吃能行嗎？！』

這樣，有的單位就祇好把飯吃下去，把自帶的糧食還給老鄉，有的單位因飯不夠，就抓緊戰前時間，自己燒飯。村裏有去還跟往常的傍黑天一樣，灶烟從屋頂升起，街上也少行人，靜靜的，靜靜的……

對面山嶺上還像先前一樣，漫無目標的，稀疏的打來槍砲，敵人並沒止，他們叫我軍網住了，他們正呆在那裏等死。他們想也想不到這一溜扁扁的，散散的村子裏，會裝得下數千人，更不會想到這數千個人要張口吃他們了。

團長他們不時出現在昏暗的街道上，向山嶺上觀望，這觀望是一種急切的等待，等待騎兵回來，等待騎兵對敵人情況的報告，等待師裏通知他們去正式討論作戰計劃，正式接受任務，這是指揮員們下決心之前的重要工作，又是非常使人心焦的。

警衛員們爲了使自己的首長，能在戰前得到適當的休息，早往窄小的屋地上，鋪了厚厚的穀草，又把自己的大衣墊在上面，這就是戰鬪環境下頂舒服的床鋪。

團長吸着烟，順勁一躺，半個身子埋在厚厚的穀草裏。一時，他又坐起來，眼睛沉沉的看着地，思考什麼。忽而，他仿京戲道白，自言自語道：『掌握情況是第一，兵力部署圍繞他，活捉敵人繳槍砲，個個同志逞英豪。』停一停，他又邊想邊白：『帶領人馬往前行，尋找機會打勝仗，不怕蔣軍武器好，祇道林總戰術高。』他默聲了，他此刻的心情都吐露出來了。但他還感到不足，頭不住搖動，皮帽耳一搨一搨不停，好像要把逼在他腦子裏的紊亂心思，搖出頭緒來。一支烟吸完，他又接上一支，好長日子，他還沒有這樣猛吸過烟哩。

他看看錶，騎兵已派出去一兩個鐘頭，大概該回來報告情況了。等着，等着，時間過得多慢呀！

爲了時間不這樣白白等過去，他弓彎着背，把小本子架在膝頭上，使水筆塗了又塗，畫了又畫，筆矛子嚟嚟直響。小警衛員以爲他寫什麼，拔起蠟燭移近他身邊，他發現燈亮一照，合起本子又不想寫了，直直的跌在穀草上躺着。一下，他把足蹲疼了，趕緊脫下靴鞋，摸摸足跟上的擦傷。小警衛員注意着他的動作，隨手從皮掛包翻出個小瓶，那裏面裝的紅汞水，他把它遞給團長，以後，他又找來一團破棉絮。

參謀長本來一進屋子就躺下了。他趕路打前站，跑路從師部往回帶信，累得够受，他想乘空休息一會，準備具體任務來到，隨便跟着一個營作戰。平時，他的工作零雜些，作戰期間就有中心了，也有機會參加戰鬥，這是他盼也盼不到的時機。看吧，他那瘦瘦的身個，黑黑的面色，棉褲改做的像毛褲一樣瘦，綁帶打得上下一般粗，正跟一般能走路，愛打仗，又愛修飾腿脚的人一樣，他是早準備好了作戰的。他半睡不醒的躺着，別人說一句話，他就要動一動，或坐起來悶聲悶氣的問一聲，他實際並沒有睡着。他翻了下身，看見團長用棉絮擦足，又收拾靴鞋，忽然也想起自己的足來，趕緊把靴鞋重來包紮一下，兩足在地上踏一踏，兩眼往足上瞅一瞅，似乎在說：打起仗來你給我好好的跑呀！

政委好久時間沒有說話，他安安靜靜，坐在屋角的苞穀囤上，照着一截燭頭，忙於趕寫一份動員口號，想着，寫着，不言不語。

『……打響第一砲，建立頭一功，砲是勝利砲，功是人民的功……』這差不多是想得比較成熟的動員口號了，他筆尖跳得更快，想一口氣把他寫完。

『好菜，我非吃掉他！』團長的話使他吃了一驚，他抬起圓圓的眼睛往一旁望了望，團長正又一次翻看參謀長從師部帶回來的信。

『騎兵還沒回來吧？』政委向團長沉思的說，好像這時候團長才記起政委的工作來，他收起信，走到政委跟前。

『寫起了嗎？可把你腦子忙壞了。』

『寫起你給修一修。』

『對，寫起給我學一學。』團長故意把自己的話說成另一種意思，一笑走開了。

門口響起沉甸甸的足步，夾着一聲報告，團進來一個人，帶來一股冷氣，團長他們都親切的望着他。這是團上的老偵察員，才從前面回來，他滿臉冰霜，搓揉着兩手，眼睛直直的看住團長。

『敵人在山頭上佔了莊子啦，莊子外頭還點的火堆，媽的，直往四外亂打槍。』他端端正正站在一邊，報告着他偵察來的情況。

『你們沒有問問老百姓？』團長問他。

『這邊的老百姓都不知道，敵人也今天才來呀。』

團長又問了他幾句敵人方面的事，知道他既沒吃飯，又沒顧得喂馬，便叫他轉回去休息。

這時，指揮員們眼裏的敵人越來越明確了，他們在山嶺上凍的烤火，他們心虛的往各處打槍，他們原是因為別的據點的敵人被包圍，派他們去增援的，不想增援未成，反叫我軍網住了。他們跑又不敢跑，又摸不清我軍主力的位置，祇好在山上和山上的村子裏，趕築好工事，採取孤守形勢，他們是胆怯心驚的。

團長和政委商量了一陣，決定先派三營插到山嶺側面，靠近公路的地方，一來掃清嶺上的外圍敵人，找機會控制一兩處高地，二來截住敵人的退路，從那裏發起攻擊，把敵人吸引住。

頭靜聽。

三營長進來後，團長挨着他靠炕沿坐下，低慢熱情的給他講說着情況，任務，營長操起手，低了頭靜聽。

「你們的任務，又機動，又堅決。」團長好像針對了三營長的性體似的，給他分配戰鬥任務。他不轉眼的看住三營長說：

「你們掌握側翼山嶺，向頂上圍子警戒敵人，敵人在一個連以內跟你們打，就堅決消滅，一個連以上就監視住他，可不要放跑他！」

營長嚶嚶點頭，團長遞給他一支烟，似乎把任務一交待，再不需要他對自己的老戰友說什麼了。

「各連開過飯沒有？」團長見營長要走，關心的問了一句。

「算開過了，我告他們抓緊時間休息。」

「那就這樣，回去馬上執行任務。」

營長兩眼閃閃的，挺着胸脯向團長喊了聲敬禮，暗示他精神挺大，馬上執行任務正合他的意思。

「哎，哎，我跟你們去。」參謀長跳到三營長身邊，扭頭看了下團長：

「我跟三營。」

團長同意的看他一眼，也不說什麼，因為作戰期間，團的幹部去營上幫助，早就成了一種老習慣，誰也不用分配誰，到時候自己就會安排好自己的。

參謀長他們跟團長對對錶，扭身就走，誰也沒什麼說的，但誰的神情都是堅決鎮靜的。

深夜，團長政委被召到師長那裏去了。

師部在離此地不滿二里路的村子裏。師長他們正擠在一間草屋裏，圍着炕桌上的軍事地圖，研究

此次的作戰計劃，師長的身子，在燈影下蠕動着，他緊緊的擠在炕桌正面，手裏的紅藍鉛，不斷在地圖上點畫。團長緊挨他身邊蹲着，眼睛跟隨着師長的紅藍鉛轉着，其他人也圍着他倆，靜靜的注意着地圖，有時也伸出指頭在圖上點一點，輕聲講出自己的意見。屋裏非常肅靜，人們的眉頭一繃一繃，都在慎重的思考着。『好啦，好啦，就這樣幹！』師長拍拍膝頭，站了起來，兩手從雨下裏交叉一下，說明會議已經完了，單等到時間就開始作戰。

山嶺下，冷風吹得呼呼響，紅紅的曳光彈噠噠在月亮地亂飛，不遠的村子裏騰起烟火，敵人的砲彈把老鄉的房子打着了，從三營前去的方向上，也開始響起了較密的槍聲，一切都說明着一句話：到時間就開始作戰。

團長很滿意師裏分配給他的任務，他要在拂曉打突擊，最後解決戰鬥，他感到這個任務是光榮又沉重的。敵人是新一軍，是驕傲頑強的敵人，但這又有什麼不得了呢？他倒覺得和這樣的敵人打仗，還可以痛痛快快的出出戰士們肚裏憋了多久的惡氣。因此他返回來的時候，走路特別有勁，又穿過封了深雪的山路，又滑過冰凍的水泡子，又撩開樹鬍子抄直路，又望着起火的村子吁氣：『唉！老百姓倒霉！』他一路上不是走，幾乎是跑了回來，連政委也叫他拉下一截路。

不多時，部隊集中來了，戰勤單位畫定了地點，戰鬥部隊統統集中在兩個大院裏，這是一二營，這是肩負突擊任務的部隊，風冷，房少，擠得够嗆，人簡直走不進屋子。炕上地下到處躺着打鼾的人，鍋台上，箱子上，瓦缸上，祇要有一點空隙，就可以擠一個人。馬棚裏，草堆裏，也都擠滿人，人簡直沒有插足的地方。這是如醉如蜜的休息，這是戰前最寶貴的休息，戰鬥時間一到，這些人就會有使不盡的精力，三天三夜不吃不睡也能挺得住勁。

院角上那間少門缺窗的小草屋，滿地乾草，滿屋灰土，團營指揮員們蹲在草上，以團長政委爲中心圍了一圈。團長在木板上點起蠟燭，攤開一張地圖，交待一二營攻擊任務，並報告敵情和師裏的決心。蠟光在冷風裏搖搖欲息，人們趕快圍緊點，用身子擋着風。

說話之間，團長手冷的不能活動了，他趕快把手插在袖筒裏。別人也冷得用大衣領包了頭，聽他說話。

團長對三個營的使用，營長們也是從心裏感到滿意的。三營已去拖敵人的尾巴去了，二營攔頭打，一營攔腰切。用突擊精神解決戰鬪，正就是各營連紛紛向團裏所要求的主攻任務，且敵人又是新軍老對頭，這又到戰士們顯威風立功勞的時候了。

營長們並沒有在這裏停留多久，他們也沒有向團長說什麼保證話，提出什麼困難，各人記住各人的任務，嗯嗯的點點頭，這就夠了。他們成年在一塊作戰，不用說誰都了解誰，這時候，營長們暗暗在心裏說：『上級給我們突擊任務，是看得起我們，可得打好呀！』團長心裏當然也有底，他又不必公開的說：『你們長於突擊，我就使用你們打突擊。』因此，營長們不聲不響的接受了任務，又要不聲不響的走開，那意思是說：話是空的，幹出來給大家看吧。

團長分別給營長們遞去一支烟，拔起蠟燭給他們點着。政委伸手扒開一片空地，燒起一堆火，叫大家暖暖手足。營長們不想烤火，他們還想抓緊時間，去連上看一看，政委這才簡單親切的囑咐道：

『千萬叫部隊休息好，不要弄醒他們。』

正好，三營通信員喘着氣跑來了，他帶了一封三角信，政委揉揉微腫的眼，乾沙着嗓子給大家念了一遍。信上說，三營已佔了個敵人外圍的小屯子，正派兵向嶺上搜索前進。

這消息使大家明白了敵我的形勢：三營已有了立足的地方，敵人從來路跑不了的。一二營也可以把敵人圍住，狠狠的幹一下了。

『他一定是集中在圍子，孤立待援。』團長判斷道，聲氣很果決。

『是呀，』政委看着大家說：『早點準備好，早點幹吧。』

團長也同意的點點頭，立時站地上伸個懶腰，摸出手套戴上。

屋裏烟火嗆得人咳嗽，淌眼淚，營長們烤烤火，搓搓手，掏出錶來跟團長對對時間，就各各走了出去，照顧自己的部隊去了。

第一營

嶺溝裏陰冷發暗，雪風呼沙沙劈頭劈臉吹，部隊反穿棉大衣，在深雪裏橫穿豎插，一縷白，一片白，吱咯吱咯，嘩啦嘩啦，急步往嶺上運動。行列裏間或有輕輕的咳嗽聲，揉眼打盹的人此刻都抖起了精神，老戰士們還在袖筒裏藏上半截烟屁股，跑着吸着，山嶺上打下來的冷槍冷砲誰都不大在意，一吸，小心，不要咬我的腳跟。『他們互相警告着身後的人，直然像在進行操場動作。』

楊營長看着部隊這股勁，心裏暗暗樂了。他相信，祇有經過戰鬥鍛鍊，而又在他指揮下打過仗的人，才會有這股老軍人的傲氣。他隨時抬眼往嶺上望望，不覺兩眼發紅：你他媽真胆大，還敢朝我往下打冷槍！你他媽大搖大擺在那裏幌遊吧，看我逮住你狗日的！

真的，敵人三三兩兩躲在嶺頭上，躲在樹條子後面，東跑跑，西跑跑，登登的直往下打冷槍，明知大部隊朝嶺上衝來了，他們還假裝鎮靜的不跑開。楊營長心裏下了決斷：『就從這兒衝傢伙！』他將手幌了幌。

『快給我衝！衝！』聲音是堅決有力的。

立時，整股部隊嘩的散開，像一把長長的鐵叉子似的，逕往山嶺上叉去。

這裏是敵人的前沿，是敵人的前哨部隊，戰士們連喊帶衝，沒費什麼大勁就衝了上去，那幾個探頭探腦的敵人掉頭就跑，最前面的一位戰士還奪到一枝衝鋒式，因為手凍得沒有了勁，眼看抓到手的敵人，又給放跑了。

楊營長站在山嶺上。剛剛上升的太陽，紅光四射，耀花了他的眼。他將手架在額頭，望着逃跑無影的敵人，望着起伏的嶺頭，望着正迎着雪風，在深雪中前進的部隊，不覺增長了信心：你他媽吓跑了，老子順勁追進你老窩去！他隨時給各連大體指了個方向，命令部隊衝鋒。他耳邊的衝殺聲漸漸模糊了，戰士們的身影也越顯越小，以後就看不見了。

『好！衝上去了，衝上去了！』楊營長心裏說，提起匣槍就追趕前面的部隊。

此時，二營已從一營的側面繞溝上去，戰士們正沿斜嶺急跑，從各處接近敵人，嶺上守敵已處於我軍的圓形包圍圈裏。楊營長心急腿快，他高大的個子在雪窩裏一閃一歪，經過嶺溝時，他往那處院子瞥了一眼，院裏已架上電綫，營的指揮所正在這裏，他無心進去，還是邁大步子往嶺上跑。

團長看到楊營長的背影，在嶺頭上閃了一下就不見了，心想他正去前面組織火力，便返身進入房子，暫時在一營指揮所待一待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團長一屁股坐上炕沿，問話機子跟前的小電話員說。

「李樹林。」小電話員輕聲答了一句。

「梨樹林，哈，渴啦！有梨子吃倒不壞。」團長剛開笑了一句，嶺上稀疏的槍聲，一時密了起來。

「打上啦，等下就交叉火力吃掉他。」團長望着窗外，臉色變嚴肅了，他開始注意了前面的槍砲聲。嶺頭上正是一營的位置，他想從槍砲聲裏辨別一營方面的情况。

怎麼聽不見一營的機槍開叫？還沒組織好火力嗎？聽這美式機槍，打得又連又脆，媽的，嗖嗖的飛到院子裏來了。聽這砲彈，悶悶的像擂鼓，攻攻的炸到嶺這邊來了。……一營大概跟敵人幹上了，他走出外屋，靠門框往嶺上望着。嶺頭上嗚嗚捲起大風，土雪漫天飛，黑老鴉刮刮從嶺上撲下來，什麼都望不清，且他的眼累得有點發腫，他祇好憑耳朵聽。

他一下就抓住了敵人用多大的火力壓制一營，他聽出有三挺重機，一門迫擊砲，這有什麼呢？他是壓不住一營的。不過，從槍砲聲裏判斷，一營的處境大概是不大有利的，給他去幾門砲罷，砲呢？不是也跟着上來了嗎！

骨隆隆，骨隆隆，他一抬眼，砲車正經過這裏往嶺上拉，他向砲手們喊道：

『夥計，快一點，前面正打的熱鬧！』

他順着砲車走，他沿着嶺坡繞，騎兵正翻嶺穿溝往各處聯絡，零零星星的担架，正往掛紅十字旗的那間小茅屋來去。好啦，砲來啦，掩護步兵幹吧。他挺着胸脯，在風雪裏快步穿行，風聲裏夾着尖哨子似的子彈的怪叫，便土塊被砲彈蹦炸開，他一點不去躲閃，穩穩的站上嶺頭，又開粗腿，望遠鏡他也不用了，他祇用肉眼看敵情。

他身旁是一叢小樹，大砲從那裏伸出長長的脖頸，連連向敵方噴射鋼鐵，敵方已經把這裏瞞上了，機槍彈密密的貼地飛來，但砲手們的協同動作熟練而緊張，砲彈唵唵飛向敵方，一團團黑烟平地爆發，騰空高飛。……步兵隊在雪嶺上出現了，飄飄的衝前去了。這是扇形的衝鋒部隊，從各營位置上同時出現的。戰士們飄呀飄呀的飛捲起大衣，橫一步豎一步，在風雪裏飄擺起來，又在雪風裏遮掩起來。是臥倒了？是爬行前進？還是找到了地形？雪沙子老往人眼裏鑽，誰還能看得清！

在整個嶺頭上，一營方面步兵綫消失的最快，差不多是忽而出現，忽而消失，敵方的火力也向那裏射擊的最激烈。一營長挺站在雪地裏，眼看離砲烟昂昂的房子那兒僅僅三百來米，自己的部隊連頭都不能抬，他右膀直搖，口裏直喊，眼珠急得鼓起來。

『衝！給我衝！』他急得跳腳，可是步兵起不來，密密的槍彈都往雪裏鑽。

『衝！衝！機槍怎麼不打！機槍怎麼不打！』他還在喊，可是步兵起不來，機槍也打不叫。

連着有這麼幾次，步兵叫他吼起來，前進幾步又爬下了，始終上不去。是戰士不勇敢嗎？他心裏沒有這樣想，是敵人厲害嗎？他更不會這樣想，好像這時他才有工夫注意到他這個營所處的情況。

眼前的事實很明顯，步兵爬在雪窩裏，劈面吹來頂風，人滿身冰雪，槍也包了冰雪，槍栓都很難拉得開。滿嶺又是平地，高粱楂密密的伸出來，刀尖似的絆脚又絆腿，跑都不好跑。敵人恰恰在平嶺上佔的房子，他們守在工事裏，武器還沒有凍啞巴，這幾百米的開濶地，隨處都跑不出人家的火力網，不容易衝上去的。至於戰士們，他們既沒有叫苦叫冷，也沒有怪他們的上級隨便讓人衝，倒下的英勇的倒下了，活着的依然裝着一肚子惡氣。那怕是能前進一步，他就硬要從雪窩裏滾上去，那怕是

對方有一秒鐘停止了射擊，他就曾虎的跳起來，猛穿幾步，他的雙手凍得發了白，他還是緊握槍機，時時準備射擊，他的腿腳凍得不知是誰的了，他就死命磕足跟，但那雙包在冰霜裏的眼睛，一直都是監視着敵人的。可是，他們衝不上去，他們的勇敢力得不到發揮。

「唉！這裏就沒地形嘛，這怎麼能衝哩！」營長吁口氣，急火下去一點，他的眼睛望着風雪地，找尋什麼似的。之後，便把部隊拉下來，拉到嶺邊可作隱蔽的攻擊位置上。

他轉到二連，這是營的突擊隊，二連指導員喪氣的說：

「三排不見啦，李有光拉上部隊直往前衝，和連裏也沒有聯繫上，興許是丟啦！」

營長皺眉吁氣的低了頭。一排人怎麼一下就丟了？怎麼就能丟了？戰鬥才開始呀！……媽的，一上來就碰到這麼一些倒霉事，這得快報告團裏，唉！丟我的人！

這時候，一營側面的大砲，還在向敵方陣地上轟擊。政委趕上嶺來，小電話員跟着他，把話機子放在雪溝裏，正往下拉綫。團長從敵火下穿來，迎着政委說：

「砲打得好，房子那兒燒着了。」

政委也注視着敵方陣地。

嗤溜一聲，政委抓一抓大衣袖，笑着說：

「媽的，剛穿了個洞，沒挨着肉。」

團長也以笑回答他。

「好，摧垮房子就發起攻擊。」因山頭指揮所未跟師裏拉上綫，團長就穩步下嶺，近到一營指揮所，給師裏通話。

團長的心情，此刻是非常興奮的。師長從電話上告訴他，林總來電讓堅決殲滅這股敵人，師的決心也是如此，具體點說，他的決心也是如此。另外，兄弟部隊已經在另一據點殲滅了一股敵人，這就是說，他也應該很快把自己的捷報傳播出去。他坐上炕頭，靠上枕頭，點着一枝烟捲，靜聽着嶺上的砲火，默默地計算着攻擊時間。一時他又把思想轉到敵人方面，他盼望能得到一兩個俘虜，再確切對證一下他對敵方情況的了解。自己的部隊已從各方面運動到敵人近邊了，地形，天候，會增加部隊攻擊上的一些困難，但，營連長們細心點指揮，困難是可以克服的。……

一營長進來了。他滿臉冰霜，張開糊了泥土的火眼，看住團長。團長望着他這副急躁的神情，坐了起來。

「這而是頂風，人睜不開眼，」營長靠炕沿坐下，一句不連一句的說：「又沒地形！火力不能發揮。機槍打不叫，一拉槓桿，一層冰槍子。步槍也凍了。部隊叫壓的抬不起頭。……」

營長把部隊進行政擊的困難，一一提了出來，便低着頭，兩眼死死的看住地，像是有什麼還待考慮的話要說。

團長想靜靜這位老伙伴的心，默默的掏出烟盒，遞給對方一枝烟捲，又給他倒好一碗開水，營長本來是一聞烟味就頭疼的人，這時便一口烟，一口水的忙了起來。

「李有光那個排大概丟他媽的了，這裏就沒跟他連繫上。」營長臉色悶悶的，就像是指導員報告他這個消息時的神氣。

團長繃起眉頭，隨聲吁了口氣，也像營長聽了指導員報告這個消息之後的神氣。『怎麼一排人隨隨便便就能丟掉？連的指揮那裏去了？』團長近乎責備似的說。

營長一言不發，兩眼還是死死的看着地。

「那你們就不要攻了，看二營的吧。」團長的話慢慢沉沉，聲音裏有點生氣。營長像受了什麼大的刺激，兩眼滿臉冒汗，臉上土綾汗像個花臉，他緊合着發乾的嘴唇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「看二營的吧，你們先守着好了。」團長又一次慢慢沉沉的說。

營長兩眼還死沉沉的看着地。不行，不行！自己的任務完不成，反而加到別人頭上，這叫我心上過不去呀！緊等慢等，等到個主攻任務，我滿想一仗打出個作風來，狗日的，就因你是新一軍老招牌，老子這回跟你拚了！他抬眼看看團長，顯出懇求的神色。

「最好再讓我們攻，我是說……」他聲氣有點急得發抖。

「你那裏地形不利，我們也不能叫部隊打肉仗呀！」

營長的心忽然感覺像刀割一樣的疼，他這個營，一向就有死打硬拚的老作風，但死打硬拚也不是不講戰術的。『我們不能叫部隊打肉仗呀！』這句話在他腦子裏嗡嗡響，就像他自己在說，就像師長在說，也像是那一份文件在說。這是說我嗎？我就是這樣嗎？不能，不能，我要摘掉這頂高帽子。

『給不給我們攻啦？』他這是第二次請求，聲音由發抖變得乾燥了，兩眼也骨溜骨溜的直看團長。

團長一時沒有表示態度。他看見營長那股神氣，就猜着了他的心事，老夥計仗打得不少，決心也頑強，但滿身老軍人的豪強心，祇怕人家說他不中用，這場合刺傷了他的弱點，正是激起了他的責任心和自覺。

『也行，祇要你能把不利形勢行轉過來。』團長試探性的說。

營長轉了轉眼睛，他的心裏發火又發燒。對呀！團首長的話說的在理，我得有本領改變部隊的不利形勢，不改變是談不到完成任務的。怎麼改變呢？怎麼改變呢？他想着，他陷入了沉思。

他埋怨自己粗心，更埋怨因自己的粗心而加深了部隊攻擊上的困難。開始，前沿敵人叫衝了，他滿以為一猛衝就能解決問題，疲乏的眼睛祇往嶺上掃了掃，手祇那麼幌了幌，簡單的給部隊指了個大的方向，就喊叫着叫部隊衝去。到底在那個方向上，有些什麼地勢，連他也不大知道，他頂多是隱隱糊糊看見了幾棵樹樑子。以後，部隊一衝就衝到了敵人的火網，但他祇氣呼呼的在那裏喊衝，這是把勇敢的戰士們推在火口裏，這是不愛惜自己的血。

『首長呀！我沒有完成任務……』下行的担架碰上他，彩號病人似的望着他。好像他對自己的傷口是抱着反抗態度的，意思是說：『我還不知道我是怎麼叫打倒的！我不該這麼早掛花呀！』對彩號說，這是他的勇敢堅決，和革命戰士的英雄主義，但營長聽了，祇是心裏同情他，疼他，並沒有連繫到自己的指揮上。一些戰士勇敢頑強的倒下了，他們幾乎是在密密的敵火裏倒下的，部隊拉上去拉下來，拉上去拉下來，你叫他們從那兒衝呢？往那兒衝呢？結果怎樣呢？……

『首長，多會再衝呀？』雪窩裏抬起一張張冰雪包着的面孔，望着他。

他氣昂昂的站着，眼前正是敵人的火口，他不能叫戰士再往火口裏衝的。可是，他並沒有發現了土包子，壕溝這一類可借以前進的地形，部隊依然面對着頂風，面對着漫斜的雪嶺爬臥着，他是不能輕易改變這個形勢的。

『唉！』營長吁口氣，咕的喝了一碗水，既不回答團長的話，也不急忙走開，他用掉帽子直抓頭。

團長對一營的形勢也很就心，他當即給營長談了談另選衝鋒道路的問題，想具體的幫助營長的指揮。話是那麼說，不讓他攻了，但少一個營參加突擊，必定要影響戰局的進展，就是戰局時間也會拖長的。

『本，營，一營那裏怎麼樣？能不能配合？……』政委從嶺上給團長通了話。

『……一營風不順，哪！……沒有地形，……』團長懶懶的放下耳機，順身往牆上一靠，猛吸開烟捲，他的心情是沉重的。

小警衛員看出首長們這股神情，自己心裏也不安，急得在地上直轉圈，他認為該給他們弄點飯吃了，便輕脚步出去，端着個平時不捨得使用的洋瓷盤進來！盤裏盛了半隻野雞，這是小花媽捎來，他讓大師爺故意留起來的。

『不吃，不餓，老子氣飽了。』團長抬頭看一眼營長，招呼道：『你快吃罷！』

『我也不餓，吃不下去。』營長向小警衛員搖搖手。

小警衛員覺得自己的計劃失敗了，難為情的從衣兜里抓出幾個紅辣椒和幾顆大蒜，不聲不响的丟到炕上。心想：這回看你怎麼樣？

團長兩眼沉沉的往炕上看一眼，懶懶的把東西抓入衣兜，沒有頂他，小警衛員才相信團長的心情沒有什麼，因為他還顧得上辣椒大蒜一類細小事，便打好兩碗開水，放心的坐在屋角，不再走動。

『進！進！』門一開，一位攆雙槍的小戰士，把個大個子推進來，兩人都滿身冰雪，就像從火綫上滾着下來的。

團長抬眼一看，由不住裂嘴笑了笑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鬍子拉撒的大個子，光腦袋穿件灰大衣，耳朵凍得通紅，另一個是小小身個的孩子兵，滿臉勝利者的驕氣。『報告。』小戰士面朝着炕頭，兩

足跟一碰，小手舉到耳朵上。『他是我逮的，前面沒地方攔，排長叫送下來。』他見營長也在注意他，最後一句話幾乎是面向營長說的。

『官長，你老人家不要殺我……』那人趕快彎了腰，抖着破嗓子嚎起來。『我什麼都能說，咱們都是中國人……啊……』

『裝啥，又不殺又不打的，我們一律優待。』小戰士勸他幾句，那人才暫且收起哭聲。

接着，小戰士急急忙忙的回答了團長他們一些問話，並報告了前面一些情況，他說他是李有光排的小吳同志，這回戰鬥上他當排的通信員，一來往下送俘虜，二來主要還是跟後面取聯絡，這消息大興奮了團長他們的心。

『我們都看見敵人了，看的真真的，』小吳同志抬手比畫着，他在營團首長面前說話，還不大習慣，兩眼瞅着窗戶，說：『排長領我們一下就從嶺半拉衝上去了，趕又要往下衝，他就有兩排人朝我們衝，排長把人組織了一下，硬把他頂下去了。再以後，兩傢伙就幹上了。……再，我就把他逮住了。』

團長滿足的點點頭。就像丟掉了什麼心愛的東西，又拾回來了似的，滿心歡喜。

『好，這就好。』營長臉上也露出笑味來，他關心的看着小吳，說：『回去告你們排長，叫大家堅決守住陣地，一時我們就派人增援你們。』

小吳同志把營長的話重覆背一遍，表明他已經記住了，便向炕上來個扇形敬禮，掃一眼俘虜，昂起脖子就走。

『我什麼都能說，都是中國人……』那人見小吳走了，突然害怕的哭起來。『我自己過來的，我

知道這兒有寬大……」

屋裏人圍住他，以同情的眼光看他，他很不安，兩隻驚呆呆的眼睛死瞪着地。

團長讓俘虜坐下，慢慢的跟他談着話，他想從俘虜那裏得到敵方的具體情況，營長沒有注意這事，他是從李有光那個排的情況上，考慮全營的形勢。他認為李有光能衝到全營最前面，又死死的在那裏守住陣地，一定是那裏有死守的必要。敵人拚命跟他們爭奪山頭，一定是那裏直接威脅了敵人。他心裏忽然生長出希望，他決心再向團長要求一次任務，並親自去前面看看地形。

「我有一句謊，炸子炸死我！」俘虜賭咒似的喊，似乎對方所問的，他都照實講了。

團長把眼光離開地圖，聽聽敵方的砲火聲，不由向他笑了笑。

「到底給不給我們攻啦？」營長跳地上，雙手插入手套，也以笑眼迎住團長，那笑裏包含着某種信心。

「好的，你們配合二營幹吧。」團長很爽快的說了一句，揉揉眼，攪動電話機的把手，跟政委通了話。

「唻，唻……告訴砲兵，敵人都在房子外面，是的，是的，唻，唻，」屋外風聲嗚嗚，密集的砲火聲裏，又加上飛機的嗡嗡聲，雖是很近的距離，電話上大聲喊叫還是不容易聽得清，團長祇得抓住話機子等一等。

「老楊，叫部隊隱蔽好，飛機真他媽搗亂，低飛就打個丈人！」

營長走後，嶺上的砲火聲一時沉靜下來，祇聽着敵方的機槍脆聲連響，再就是敵機在半空裏哼哼叫，團長又對準話機子說：「唻，唻，是的，飛機走後，再集中砲火，摧毀他的工事……叫部隊好好

隱蔽，……是的，是的，飛機走後再發起攻擊。啾，一營配合，一營配合，……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，啾，我一時就去。」

兩架美式飛機在半空裏亂打旋，它既不投彈，也不掃射，因為敵我兩方的山頭陣地，幾乎連到了一起。李有光那裏是最受不到敵機擾亂的，他一直蹲在雪窩裏，兩眼監視着近在眼前的敵人，他連天空望都不望一眼。

「泡上啦，跟老母豬哼哼一樣，真難聽。」一位戰士討厭的罵了一聲。

「我看跟牛叫一樣。」另一戰士仰天指著說：「鐵老刮，你找不着自己人了，刮刮也不頂事。」

「理它幹嗎！」李有光輕蔑的說，他向身周圍掃了一眼。

好像這時，他才聽出來我方的砲火山密集變得沉靜了，且這種沉靜是非常嚴肅的。至於敵人方面，密密的機槍彈，依然一串串從他們頭頂掃過，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的處境是孤立而危險的。這是全營最前面的陣地，是插入敵人腰窩的一把尖刀，他到底經過了多大的危險，才領着戰士們衝到這裏來，此時他很難記得清楚。他祇知道他所以停止在這裏不能前進，是因為嶺上嶺下的敵人，直接用熾烈的火力擋住了他。從他這裏繞着嶺坡上去，就是敵人所佔的房子，他們身邊的嶺溝裏，又是敵人調動部隊的唯一道路，這就是說，他們以少量兵力嚴重的威脅着敵人。可是，他們所在的地點，僅僅是嶺頭上一條足脖子深的雪溝，人躺在雪溝裏還露出鼓膨膨的背包，怎麼好待的住呢？本來溝邊上還有一溜稀疏的樹條子，人可以借着它隱隱身體，經過敵方的砲炸槍掃之後，樹條子早給炸折炸飛了，戰士們祇好全身埋在雪裏，時時遭受着被槍彈碰着的危險。現在，他們還未跟主力取上聯繫，他們後

面，是營團指揮所，又是戰動單位，又是敵人可經此突圍的嶺道，他們能讓這些傢伙把嶺頭佔去嗎？祇要一心思，人們就會明白在孤立危險的情況下，堅持這塊陣地的重大意義，李有光他們是用最大的毅力與勇敢，來堅持這塊陣地的。

跟李有光在一起的戰士並不多，但在戰場上，李有光有種指揮員特有的組織能力，他把他們及時編制起來，分別安置在雪堆的工事裏，並給自己選好了指揮位置，與敵方對抗。他認為即使是三五個人作戰，也不能輕視戰鬥力的組織，在敵人面前，往往是極小的戰鬥機構，其所發揮的力量，足以使敵人感到頭疼，甚至難於應付。於是，他在陣地最前面放上一個觀察哨，其他人就各伏在雪裏，既可縮小目標，又能防備敵方砲火對他們的殺傷，嶺下有什麼動靜，哨位上就即時報告了他，祇有真的看着敵人上來了，把敵人的鼻子眼眉都看得清了，他才發出射擊命令，這時，嶺頭上就會忽然出現一個個活的雪人，步槍炸彈直往敵人頭頂蓋下來，用不到幾分鐘，敵人就散夥溜掉了，有的跑不應，還害怕的繳了槍。之後，他們又照原樣來，隱蔽的隱蔽，觀察的觀察，對方槍火來得再猛，他們理都不理，等對方砲火一靜，一溜溜部隊又要衝上來的時候，他們正好也完成了打反衝鋒的準備工作，敵人對他們是沒有便宜可佔的。

這些敵人是從遙遠的南方，坐着美帝國主義的兵艦，來到東北的。他們到處宣揚自己是中央軍，像商人似的，到處打起惡心的國軍的牌號。他們走到那裏，那裏的地主就搖頭擺尾。他們抓窮人當兵，他們強迫窮人把分到的土地房屋，照原樣退還給地主。他們像瘟疫似的到處毒害人民，老百姓都叫他們『二滿洲』，『遭殃軍』，痛罵他們是大地主的派頭。但他們滿身傲氣，自吹爲『天下第一軍』，官長們的口袋裏裝着褪色的照片，這是在密支那的深山密林裏留的紀念，照片背面還寫着『緬北常

勝軍一頭話語，和這一起每人還有幾張燙髮赤膊的女郎的小照。因為剛過了新年，他們還隨身帶着一些信件，他們的家信，除了幾句開頭和結尾的膩人話以外，直然是一張油鹽醬醋的家務清單，非常之瑣碎無聊。他們待發的回信，不是說捐點錢，調停調停幾個太太之間的關係，就是談那一筆官買和賣的生意賺了多少錢，他們簡直都成了武裝商人。他們的士兵却不像他們的官長，士兵們都是滿手繭子的莊稼漢，都是被勒脖子當兵的，他們根本和官長們不是一個心眼，他們是受官長的欺騙，壓迫，而又反對官長們的。至於我軍戰士，他們都是爲自己爲人民而戰鬥的，他們隨身的東西，除了武器彈藥之外，每人口袋裏裝着手訂的汙污的小筆記本，內中還夾着立功決心書；禿頭鉛筆，鋼筆尖，都用紙片珍愛地包起來。他們也在年節收到了家信，上面寫着他家分了多少地，幾間房，政府怎樣優待軍屬，每封信都是鼓勵自己的兒子丈夫作戰的。現在，我軍戰士面對着這樣的敵人戰鬥着，一次又一次打下他們的反衝鋒，他們有什麼威風，就請在人民戰士面前擺擺看看！

『排長，排長！』雪窩裏抬起一張冰雪不分的面孔，望着李有光。

李有光知道嶺下又有了什麼新的動靜，爬前幾步，擦擦霜花包起來的眼睛，往下探了探腦袋。

『你他媽玩的什麼把戲！』他望着嶺下自言自語的說。

他把匣槍舉起來，用眼瞞上。好傢伙！你又從溝裏往嶺上房子那兒調動哩！一串一串，灰溜溜的，縮頭縮腦的亂咕湧什麼？飛機真給你壯胆啦！看那肩上扛的，担子挑的，都他媽子彈箱子，……你大搖大擺咕湧吧，好，咱們來照量照量，『造你媽，不是你，老子也不會在這兒受凍！』老田把槍栓嘩啦了一下，扭頭向李有光看一眼。

『排長，打吧！』

當然要打他，要擾亂他，要扯住他的腿！不的話，他就滿不在乎的增援到嶺上房子那兒去了。李有光嚥了一聲，眼睛不離開機頭。

老田心上一來勁，手把槍托頂到肩膀上，滿鬍子冰雪也黏到槍托上。

嶺上脆脆的響了幾聲，嶺溝裏的陣勢一時陷入混亂，有的丟了子彈箱就跑，人也叫擦倒四五個，祇見一位細長個子揮手亂喊，灰溜溜的人影散得滿溝，頭都插在雪窩裏。那位細長個歪歪扭扭往前走幾步，解開大衣鈕子，做裏傲氣的把個望遠鏡舉在頭上。

『傢伙是個官兒，是個官兒。』老田嘖嘖喳喳的說，端槍就瞄。

『小聲點，看他聽見了，』一位新戰士往前囑咐一句。

『不怕，不要緊，他快吃不上高粱米了。』說着，李有光扭頭看看，那戰士有點臉紅，但馬上又鎮靜下來。

嶺上又脆脆的響了一槍，這是老田打的。那人兩臂一幌，縮着身子打彎在雪地上。

李有光紅眼了，好幾次領上部隊來奪山頭的，就是這傢伙，一些戰士衝在半道上倒下了，也怪這傢伙，得把這傢伙打結實才解恨。

那人彎在雪地上往兩邊搖手，似乎在喊叫他的部隊往上衝，李有光登的一槍，那傢伙就蹬腿爬展了。雪溝裏散爬的部隊，也都隱了起來。一時，嶺上飛來一串串槍彈，彈頭簌簌的都鑽進雪裏。

『他還想來報復！』老田憤憤的說。

李有光見戰士們爬在雪溝隱蔽了，便沉着的蹲在老田那裏，靜觀敵方的動靜。

『排長，你槍法準，是怎麼……』老田想叫李有光講講打槍經驗，但頭頂隆隆的飛機聲跟機槍攪在一起，震得人聽不清，他祇說了半句。

『打一次仗消耗他幾十發子彈，仗打多了槍就有中了。』李有光眼瞅嶺溝，聲音慢沉沉的，好似在想着多少年前的事。『我在關裏打日本時候，樹枝上吊個棉花球，專叫風把他擺的團團轉，我離他二百米站着，眼一瞞，氣一拚，噹一槍就把他打上了，這也是死練出來的。』

『我是有股黑氣，』老田跟着說：『打一槍我就咬一下牙，人肚裏卜卜跳，真想揍倒他。』

『媽的，想吃肉啦。』李有光頭頂上拍拍了幾聲，他聽出子彈飛的不高，順手推一下老田。『姿勢放低點。』

『排長，咱們子彈不多了。主力怎麼還不來？』老田聽出槍聲是從前面那座房子掃來的，他靜了靜，忽然想起了這件事。

李有光明白了，他也靜了靜，用耳朵聽了聽。你準是又想來反衝鋒了，我保險把你打下去！是的，主力若能來了，我們就好往前擴展勝利，主力也該着來了。他抬眼看看老田。

『堅決守着吧，主力就會來的。』

『沒問題，就拿刺刀也能把他拚下去！』老田恨恨的說。

就在這時，美式飛機喪興的飛走了，敵方的砲火又開始激烈起來，這是敵人害怕我方的沉靜，又在用砲火抵抗我方的沉靜。可是，我方陣地上並不沉靜，騎兵們通過密密的彈火，開始飛馬往各處陣地上聯絡。砲驟從樹縫裏出來，大砲上的白衣掀開了。背包上插了枝草的部隊，從嶺窪，從樹林，整列整列開出來，槍刺刀亮光光的，槍身上的土雪早擦掉了。指導員們正在部隊行列，昂頭搖臂的進行。

火綫動員，營團長們探着頭在各處陣地上觀望。沉靜眼看要雷一樣的爆發了，沉靜眼看要爆發出勇猛衝殺的力量。

幸有光他們並沒想錯，當他跟老田談起主力的時候，他們身後的部隊，正排成散散的行列，通過樹林，翻上嶺坡，前去援助他們去了。

這裏是這樣困難通過，敵方的槍彈漫嶺亂飛，人幾乎不是走，而是在雪窩裏打着滾上去的。就是跑在前面的楊營長，他也不得不時而彎腰快跑，時而蹲下。

『這是誰呀？』楊營長在雪窩裏發現了個小背包，趕緊彎下身去。他把蓋在雪上的大衣領子擦開，雪窩裏露出個圓臉孩子的頭來。

『你那兒掛花啦？那兒？』營長認出是小吳同志，連忙關心的問。

『沒有吧？沒有吧？』他咕咕吧吧，眼睛不敢正視營長，就像做錯事的孩子，在長者面前似的。他近乎解釋的說：『不怕，我不怕。』便從雪窩裏站起來，但臉色還有點發黃。

營長沒說話，不由笑眼看他。

這是怎麼回事呢？營長當然明白，初次上戰場的人，誰也免不了在敵方激烈的槍火下發朦的。這是實戰經驗太少，還不能給小戰士扣頂帽子，說他怕死，且一個機靈的小孩子，初次作戰就能在敵火下來回跑，也還算不錯。因此，他對小吳一點也未加責備，反而很體諒他。

至於小吳這方面，他跟大家在一道，互相說幾句鼓動話，胆子無形就壯了，當他担任排的通信員，往下送俘虜的時候，敵方的槍火一樣激烈，他向排長表示，對自己挺有信心，確實他也圓滿完成了任務。可是他一個人轉回前面的時候，漫嶺密密的子彈，都朝他吱吱叫，他忽然感到無以對付。到

底子彈從那裏打來，他聽不出，子彈飛得多高，他也聽不出，一時間他就有點朦朧頭轉向了。但他並沒有往下跑的念頭，他一心要跑回前面去，這邊飛來一彈，他就往那邊跑，那邊飛來一彈，他就往這邊跑，子彈噼噼地飛，他就蹣跚起是，一閃一閃跑，子彈飛得腿柄子高，他就一翻一穿像跳高，這個怪辦法，還是他在危急中想出來的。他兩足在雪窩裏拔來拔去，怎麼都跑不出敵方密密的火網，實在沒辦法了，他就撲身臥倒在這處小雪窪，一時不得起來。

此刻，他站在營長面前，自己也覺得臉發燒。但他心慌是事實，他不願拿初次參加戰鬥爲理由，來辯護自己的缺點。

「子彈挺高，沒關係，跟我走吧。」營長見小吳神氣不大安靜，給他說了句壯胆話，扭身就走。

小吳忽然從營長身上得到了力量，不知怎的，他相信祇要跟上營長，就是砲彈彈在頭上，也怎麼不了他。他飛開小腿，急步追隨營長，一逕插過嶺背，轉入了安全前進的道路。

營長從敵方的激烈火網裏，直截感到了李有光他們的困難情況，他用非常嚴肅的心情關心他們，他爲全營的問題關心他們。他急步走着，忽而敵方飛來的槍彈很稀了，他斷定他們那裏又發生什麼事了，他招呼部隊跑步往前趕。

是的，李有光他們一直就是用最大的頑強性跟敵人對打的，他們是用確信和希望等待主力上來的。現在，危險又臨到了他們頭上，他們在主力趕來以前，又一次跟敵方展開了艱難鬥爭。很明顯，敵方大概以爲他們被砲火埋葬了，或者以他們人數太少，機槍也不叫了，砲也不打了，便採取了一種斷然的辦法，想用絕對優勢的人數來抓他們活的。

李有光到底還是有胆識的指揮員，他瞅着敵人鬼鬼氣氣，從幾方面往他這兒圍來，心裏一靜，辦法就來了。他把匣槍插在腰間，手裏捏顆炸彈，在雪溝裏爬來爬去，給戰士們說了幾句悄聲話，而後就返回他的指揮位置上。

『注意啦——手榴彈刺刀準備好！』李有光的嗓音拉得很長，他把十幾個人當成一個連隊來指揮。他放大聲音給各排長下命令，戰士們就應聲，之後，戰士們又拉開嗓門給各班長下命令，風聲裏，雪嶺上喊得嗷嗷叫，但誰都不露面。

敵人開聲之後，真的停在半道上，緩步不前。李有光偷着點了點人數，大約有七八十個，稀稀的分了三路。他胆氣一壯，忽然出現在山嶺上。

『來吧！老子給你個鐵錘錘吃！』他幌了幌手中的炸彈。

『你下來！』對方從下面吵嚷起來。

兩方你上來你下來的相罵幾句，李有光穿前幾步，嗖的甩下去炸彈，敵人便嘩的散倒在雪坡上，亂了陣勢，但並未退下去。

李有光拔出打光了子彈的匣槍，直直的立在那裏，他兩眼尖刀似的刺住敵人。

幾個端衝鋒式的，大概是班排長，首先從雪窩裏爬起來，呼喊著散躺着的士兵前進。

『來吧！共產黨的隊伍不怕你！你敢來咱們就拚！』李有光理直氣壯的喊叫。戰士們也都瞅住敵人，準備跳起來拚刺刀。

嶺上登登的響了兩槍，兩個端衝鋒式的一頭栽倒了。李有光一轉頭，見老田正在退彈壳。接着便是兩聲炸彈，炸烟被雪風吹散的時候，嶺坡上除去一溜死屍，活着的都不見了。

「排長，排長！你快看！」李有光順着戰士所指的方向一望，一長溜部隊正急步翻上嶺來。爲首的是個大個子，他身旁跟着個小個子，人們認出來是小吳跟營長。

「同志們！營首長來了，我們堅持到主力來了！」李有光聲氣昂昂的說。

夜戰

總攻擊開始的時候，日頭快要落山。團長在嶺頭上穩步穿行，足步正如他的心情一樣沉重。他慢慢爬上一處嶺尖，想從樹縫裏觀察敵人，一下，對方的機槍向他點射開，他不理，可也沒有停留，還是穩穩的走他的。他沿着二營陣地轉了轉，微斜的嶺窪裏，戰士們靜靜的集合着，二營長正忙，組織部隊衝鋒，政委也在那裏，團長過去說了幾句什麼，便一氣趕到砲跟前。這是嶺頭上平面較高的地勢，砲都擺好了，砲手們或蹲或臥的出現在雪地上。

敵方的砲火不時往這裏打來，子彈頭叮叮噹噹的敲擊着方盾，炸烟雪土在急風裏亂飛，參謀通信人員在附近貼地伏着，他們不必要給指揮位置上增加目標。這時間，祇團長直立在砲位一邊，在敵火掃射下，觀察，思考，兩眼緊緊的注視着前面，他從這裏毫無阻礙的注視着前進的部隊，他的一切都被敵方的砲火吸引住，他已忘記了自己的存在，和時時圍在他身邊的死的威脅。媽的，你的機槍在那個鬼地方！砲也不過開叫了一兩門，等着吧，看我揍你！他直然是一個久經鍛鍊的指揮員，他在危險情況下，反而變得比平時更鎮靜，更嚴肅，誰看着他，都會從他那裏激起更大的勇猛衝殺的力量和信

心，這也是戰士們所希望於指揮員們的。

一顆砲彈在他身後不遠爆炸了，團長動也不動，好像沒有覺得，他依然默默的觀察着往前運動的三營戰士們。

警衛班長是個挺結實的年青人，砲彈一炸，他就虎的一下從雪地跳前來，雙手搬住團長的胳膊，命令似的喊道：

『快隱蔽，團長！快隱蔽！』團長不理他，眼光沒從敵人那裏移開。忽然，團長揮起胳膊，在砲火裏大聲喊叫：

『開始！打！』他張大的嘴巴就像是砲口。經他這麼一喊，一串串砲彈唼唼的接連向敵人那裏飛去，一顆又一顆的爆發了。黑烟裏，敵人佔領的房子越看越模糊，衝上去的一列列白團團，也在黑烟中望不清了。

『上去啦，上去啦！』政委從砲陣地一邊趕來，站在團長那裏，兩人又觀望了一個時候。之後，他倆急步往一營那裏走去，他們要看看一營的進展情形。敵人的側射火力把一二營的陣地分割開了，他們就在彈火中坦然走着，誰也顧不得隱蔽。

天色漸漸發了暗，我方陣地上靜靜的，嶺上的風聲也小了。遍嶺穿飛着紫紅色的曳光彈，敵方陣地上不時昇起雪亮的照明彈，爆炸聲隨着烟火騰起來，隱隱還可以聽到人的呼喊聲。這是戰士們正在跟敵人進行肉搏了。

團長他們再向敵方望望，那裏雷響雷閃似的，一時還難於確定突擊隊的攻擊情形。盡管派通信員幾次去聯絡，但得到的消息依然是簡單的一句話：『正在跟敵人爭奪房子哩。』就從槍砲聲中聽來，

團長他們也還是不懷疑這個報告的。不過，部隊既然上去了，指揮員們期待勝利消息的心情，也就更加急切。山頭指揮所已移在緊靠嶺坡的一處草屋裏，團長他們祇好返回那裏，等待通信員們正式來報告前面的消息。

此時，二營方面的突擊隊，在衝到敵佔房子五十多米左右，因為無地形可利用，半數戰士在敵火下英勇的倒下了。一位年青的班長，他即時把現有人員組織起來，每人的手榴彈，集中交給投彈組，另以刺刀組隨後緊跟，他號召大家為犧牲的同志報仇，為人民立功，一陣排子手榴彈，一猛衝插到房牆那兒，與敵人刺刀相見，他們炸死敵人的機槍手，跟敵人的彈藥手摔跤，用死打硬拚的精神，奪得了一兩間房子。

至於一營方面，楊營長親自在李有光那裏觀察了地形，使突擊隊繞着那個墩坡進行攻擊。從墩坡上去，又正是敵人的側背，突擊隊伏地前進，望見側面的機關槍口火亮紅紅的，連串的子彈斜着他們掃去，他們快接近到房子了，敵人才發覺，趕敵人調過機槍口嘟嘟他們的時候，幾聲炸彈一響，連射手帶機槍都給他炸翻了。其時，二營突擊隊剛上去，敵人也剛要向他們進行反撲，一營突擊隊恰好適時的衝上去了，兩方面的戰士一會合，此處院子的敵人便受到包圍，我軍戰士立即以刺刀手榴彈跟敵人展開混戰，奪取了這處院子，控制了雪嶺上第一處制高點。

但，新的困難和危險緊隨着到來了。這處院子斜對過，還隱隱糊糊有一處院子，兩廂祇隔百來米，那面的機槍，六〇砲，不停點的直往這處院子射過來。這個院子並不大，祇一溜西偏屋，一溜正房，面對百餘米的敵人，祇有院裏的一溜短牆，真是不大好守的，加之他們人數又不多，繼續攻擊也不可能，總之，他們每秒鐘都在敵人的火網裏堅持着，如果從外面看去，他們所處的地點已成了一個

大的火團。

楊營長在突擊隊衝上去的時候，他自己也尾隨着上了坡。他蹲在雪地，用眼睛看，用耳朵聽，他無時無刻不關心着攻擊部隊的進展情形，部隊上去了，他心裏興奮了，因為敵人已失掉了阻擋我軍突擊隊之力。一時，他見敵方的火力從各處向那座院子封鎖，他這裏也不斷飛來發紅的子彈頭，心裏一疼，而後就氣火上來，他想派部隊前去接替他們。他知道夜戰不在乎人多，派個把班先上去，也是够支持一個時候了。如果照過去的脾氣，他早會拿上步槍，脫光衣服，單人獨馬的衝了上去，可是，現在不是那時候了，白天他稍疏忽了一下，就使部隊遭到了一些很可避免的傷亡。他得把這事果斷處理之後，再去團裏談談情況以及往後的攻擊問題。

他轉下墩坡，二梯隊的戰士們正在背風窪裏蹲坐着，人們在昏黑後，蹲在雪窩，有的搗了嘴咳嗽，有的圪欄圪欄喘着凍成鐵硬的乾糧，多少雙受凍的腳，不停的磕碰着，有種等待作戰的急燥情緒。

『營長，我們再上去吧。』一個人影迎頭頂住他。營長睜出他是李有光，便以關心的口氣責問道：

『你們怎麼還沒下去？』

是的，營長先是叫他下去休息的，他們排的人都不樂意，因為他們還想繼續戰鬥，再担任攻打制高點的任務。突擊隊上去了，他們看着挺眼熟，那座院，變成了一團火，他們就眼紅了，他們想自動上去增援。他向營長解釋幾句之後，硬以他熟悉地形為理由，要自報奮勇帶上他排那部份戰士打上去。

營長考慮他們太疲勞，一時沒有答應。一下，李有光招呼了一聲什麼，營長跟前忽然探頭探腦的圍上來，圍白團團。

「請營首長交給我們攻堅任務，完不成不回來見你！」這是趙田的聲音。

「首長發命令吧，我們都準備好了。」這是個小孩子的聲音，營長聽着很熟悉。

「我的錶早交上支部去了。」李有光突然插了這麼一嘴，他想用這話來提醒營長。

營長見這些人苦戰一天，情緒還這樣飽滿，當即決定李有光帶他們上去。他囑咐了又囑咐，鼓勵了又鼓勵，叫他們堅決打，且親自領着他們上了城坡。他從黑暗裏跟着前去的影子，招呼他們姿勢放低點，他感到敵方的機槍掃得不高，紅彈頭都嘩嘩的鑽進雪裏，雪亮的照明彈也給嶺上罩了一層閃閃的白光，他想看着他們衝過危險地帶就下來。他走着走着，覺得有人把他的手扯了一下，他沒在意，再一抬眼，越衝越遠的白團團已看不着了，他遂從彈火中返下來，轉到團指揮所。

在指揮所小小的草屋裏，團長政委早已把前面的消息電告了師部，並正式提出夜間攻擊計劃，取得了師部的同意。燭光下，政委兩眼發了紅，團長兩眼發了青，兩人圍了炕桌，以乾沙沙的嗓音說夜戰，談奪取制高點，有股不可擋的力量與決心——必須不惜犧牲，澈底殲滅敵人。但從聲音裏聽來，團長他們的心情是沉重嚴肅的。

炕桌上擺着幾碗早已冷了的高粱米飯，還有一小碟大醬，筷子也是從那裏折來的細樹條，團長他們嘴苦舌乾，祇喝了幾口冷湯，不想吃飯，他們的心力全操在山嶺上，不時注聽前面的動靜。

楊營長默默的進來之後，不由把右手抬近胸脯，這時，他才看見手套上結滿了血塊。

『怎麼？傷了骨頭沒有？』團長政委幾乎同時發出了這句關心的問話。

營長搖搖頭，神情很鎮靜，他眼色沉沉的瞅着桌上的蠟燭。

『部隊拉上去啦。狗日的，他還有座院子，朝咱們封鎖。』他簡單報告了一下前面的情況，說他已派了部隊去支援突擊隊。之後，就順步靠炕沿坐下，默不作聲。他認爲一般的情況通信員早來報告了，他這裏不必再去重覆，至於他自己的手傷，他一句也不提，因戰鬥正打的激烈，他是準備接受新的任務的。

『你們再配合二營，部隊休息休息再幹！』團長把組織夜間攻擊的決定講了講，看着營長的右手說：『你下去吧，看把手凍壞了。』

營長沒說話，眼睛還瞅着蠟燭。

『你下去吧，回頭我們下營裏組織攻擊。』政委也勸了他一句。

好像這時，營長才感到手傷有點發疼。他隨時把傷手伸前來，輕輕的往牙縫裏吸了口氣，說：

『不疼，不疼，麻麻的，沒什麼。』

這就是說，營長是要帶傷工作的。政委他們知道再勸也無效，且他這個頑強勁，又是部隊裏的傳統習性，對他個人說，他就是這種鋼脾氣，對戰士說，這又能給士氣以很大鼓勵，於是，政委他們不再勸他下去，隨把談話又轉到戰鬥上。

『唉，醫生來了沒有？』團長向外屋喊了一聲。一時，屋裏走進個年青人，他抓着營長的手腕看了看。

天太冷，營長傷口流出來的血，把手套跟手掌凍在一齊了。醫生開了剪刀，把手套一塊塊撕碎，

之後，營長伸出那隻血腫的手，聽由醫生給他包紮。

『我這是第五次掛花了。』營長低聲老實的說。他開始簡單的計算着歷次掛花的地點，時間，以及參加革命以來的戰鬪生活，好像他在證明自己是從砲火裏長大似的，他已經忘記了手傷發疼。

團長他們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插嘴，因為在戰鬪上掛花是平常事，不論誰掛了花，其政治意義都是光榮的。政委見營長包好繃帶的手又腫又大，生怕再給凍傷了，便把自己布袋似的呢質大手套送給他。營長沒說話，拾起來慢慢套在手上，立在地上要走。

『再好好組織一下部隊。你們這回就比白天幹得好。』團長連批評帶鼓勵的向營長說了一句。

『那當然是我沒弄對頭，』營長想起白天的攻擊未奏效，此刻便自我檢討似的說：『這是一個教訓。』

團長微微笑了笑。老夥計接受教訓還快，認識了自己有缺點，馬上就能在行動上改過來，負了傷還要繼續指揮，到底還是根老骨幹！

『一塊走，我上二營去。』政委在營長身後，很快綁了綁韃韌腰子，虎的出去了。

半夜過去，滿嶺滿溝又吹起呼呼的雪風，部隊又一次對嶺上敵人展開了頑強的攻擊。從槍砲聲的位置上，團長聽出部隊又前進了，他聽出響得近的是二營，響得隱隱的遠的是一營，他忽然喊了一聲：

『外面亮不亮？』在外屋的警衛員忽隆跑出門，又跑回來，將頭伸進門裏，說：

『亮，月亮大，挺亮。』

團長沒嘴，他低頭默默的想。他想到月亮大，部隊衝鋒時容易被敵人找着目標，但又沒有別的法

子，祇有手榴彈刺刀跟敵人混戰。他吸着烟，依然靜靜的聽着槍砲聲。

「哦，打信號彈啦，一顆，兩顆……」警衛員們高興的在門外數算着，這是攻擊信號，這是從我軍陣地上升起的，他給人們帶來了興奮和歡喜。

一時，單調的機槍聲裏，轟轟轟加進了炸彈響，團長立時坐直身子，隨着這聲音說：

「手榴彈，好，打得好！」他聽出這是部隊靠近了敵人，起先是三營這面響的炸彈，接着，一營那裏也響開，他在這連續爆響的聲音裏，真想跑上嶺去看看，可是他離不得電話，他時時準備跟帥裏通話呢。

政委一推門，喘氣進來，他劈頭就說：

「開始幹啦，老楊又上去啦，這回許差不多。」

「他的猛勁真大！」團長在手榴彈的不斷爆響裏，同意的說：「好，這樣打就進去了。」

外屋裏的人們也嘖嘖喳喳，壓低聲音議論着，誰都很關心這次的攻擊，因為這是一次有決定意義的夜間攻擊，且這個部隊又是長於夜戰的。

此時，手榴彈聲偶而可聽到一下，不斷在響的依然是嶺上敵人脆脆的機槍聲，不過這機槍聽起來較遠，打的位置也較高，聲音也不如剛才緊密，激烈。這聲音引起團長他們兩個想法：敵人在退了，他們部隊打進院子去了，一定打進去了。可是，狗日的是不是想突圍？

「老魏，你看電話。」說着，團長跑出門，繞山嶺細細聽了聽，往嶺頭烟火騰騰的院子望了望，而後才放心的回來，疲困的揉揉眼，靠牆坐下。

「怎麼樣？」政委也揉揉累紅了的眼，問。

『剛派通信員聯絡去啦。』團長穩穩的回答了一句。

跟團長他們關心攻擊部隊的進展情形一樣，李有光也早盼望着後續部隊前去接應他們了。在他們的院子裏，在被敵方砲火封鎖成火團似的危險情況裏，李有光接替了突擊隊的陣地，組織起排裏的戰士們，分別把守着敵人先用以對付他們的牆窟窿，窗戶，來對付敵人，他們一直在那裏堅持着，頑強的堅持着。

也許敵方不會知道他們的人數，會少得不足一個班，每次一二十穿灰大衣的敵人，在雪地上出現的時候，總要嚷嚷喊叫，甚至在雪地打着滾來。李有光他們心平氣穩的迎面臨視着，待他們鬼裏鬼氣的來到不遠了，一聲口令，排子槍或者排子炸彈就把他打了下去。有一次，幾個鋼盔錚亮錚亮的在前，大模大樣的隨後跟來了一堆，槍枝都掛在脖子上，還假惺惺的拍着手。黑地裏看得清楚，李有光一看就知道是『詐降計』，又一次領着大家把他們打了下去。

這以後，他們的彈藥很少了，人們便在屋裏屋角找了找，拾了一些敵人跑丟的彈藥。誰想，他們在屋裏不能待了，屋頂上，窗戶上，連連落了幾團火亮，雪風吹烈了火焰，屋裏烟騰霧罩，噙得人咳嗽淌淚。

他們轉出院子來，在那堵坍倒的短牆後面，露天雪地伏臥着，一時也不放鬆對迎面那所黑虎虎的院子的監視。這短牆離着火的屋子很近，烟土火星吃巴吃巴直往這兒落，救火吧，上不了房，這裏又是唯一可隱身的地方，離開吧，這是用血肉換來的陣地，根本不可能，人們在夜風裏透身冷凍，烟火烤熱了手臉，火星把棉衣也給燒着了，焦布味刺鼻，被燒的直到大衣燒掉半截，發覺皮肉疼時，才撲身在地上滾一滾，把火塊在雪裏滾熄。

雪風颯得更烈了，屋子上的烟火更大了，火焰照得半空通紅，照得敵方的槍彈，一串串瞞着他們打來，眼看很困難待下去。戰士們又急又氣，趕緊在烟火中工作起來，短牆那兒祇留一個人同敵方監視，其他都圍繞在屋子左右，有的用大衣包了雪往屋裏洒，有的用刺刀挑打着火的房木，李有光一邊忙，一邊指揮着大家，活像一個有經驗的大將一樣。

「排長，屋裏東西快給搶出來吧。」趙田提議道，當頭從烟火中闖入房裏，李有光隨後進去，接着，又闖進去幾個戰士，一個個白團團在烟火中飛出飛進，箱子，櫃子，瓦缸……一時都搶出院來。慢慢，火熄了，黑糊糊的把他們遮罩起來，敵方的槍彈既找不到他們的目標，老鄉的東西又可以完好的保存下來，他們是在部隊未上來之前，死死的堅持着陣地，他們是在見不到房東的戰國環境下，注意愛民工作。

「同志們，我們要死死一塊！剩一個人也要守住陣地！」這是李有光在短牆下跟戰士們發的誓言，提的口號，他認為這不光是爲了保護老鄉家的東西，不光是爲了對得住犧牲流血的同志，更重要的，還是爲了部隊能從這裏得步進步，向敵人進行決戰。此刻，他們在短牆後親密的擠靠着，各人上好刺刀，將最後一排子彈壓上槍膛，炸彈也揭蓋擺在身邊，敵人來就拚吧，這正是考驗決心的時候。連初上陣的小吳同志，他的意志也跟別人凝到了一塊，他沒點胆怕的表現，他在砲火中鍛鍊的勇敢了。

一個白團從他們身後爬來，這是一位負傷的戰士。他打彎着一條腿，跟大家擠在一堆，堅持作戰來了，人們勸他不住。

『好！』李有光咬牙道：『這才是共產黨員的骨頭！』他一抬眼，雪地上忽然出現了一綫兒灰色

的人影，這人影正打着滾衝來了。

「注意！」李有光壓低嗓音囑咐一句，短牆後立時隱隱的露出一溜腦瓜頂，鏽亮的刺刀也架平在牆頭上。

「窮小子，繳槍吧！」灰影子招呼着，這面沒回答，人們氣得心跳身發抖。

灰影子站起來了，散散的分兩邊往上圈來。短牆後猛的發出排槍聲，還夾着一兩聲炸彈，灰影子一下退縮了回去，密密的槍彈又從那裏飛來。

就在這時，半空裏騰起幾顆信號彈，他們身後隱隱悠悠響起了衝鋒號，槍聲，爆炸聲，接二連三響起，月夜風聲裏，一道道閃光，一聲聲爆響，烟團鐵塊密雨般從他們頭頂飛過，投向敵方陣地，這是團的主力發起了總攻擊，李有光他們在這處陣地上又堅持到勝利了。

「聽，我們的主力攻上來了！」戰士們從乾裂的嘴唇，發出興奮的聲音。

落網

燭光下，團長張着悶而發腫的眼睛思考着，他肩負這次戰鬪的重大責任，他在艱難情況下，掌握着部隊的攻擊力，他的耳朵沒有一刻不注意最前面的砲火聲，他的心力沒有一刻不用在對敵人的打擊上。當這次夜戰開始，他那種因戰鬪時間拖長而引起的愁苦，馬上減輕了許多，他一下就從密集的砲火中，抓住了戰鬪的中心問題，爆炸聲漸漸遠去，漸漸稀疏起來，這是他的部隊在前進。悶聲悶氣的

機關槍，開始時，指揮所的草屋裏還能清清楚楚的聽到它的擊發聲，以後，就祇能聽到它三叫聲，且這種聲音越來越遠了，這是敵人在後退。此刻，通信員雖還沒有來報告攻擊部隊的發展情形，但憑他的作戰經驗，他確定剛才的攻擊是奏效了。

敵人退了，媽的。他揉揉眼，一足蹬開門，放大步奔出去。

按照往常的習慣，一到戰鬪上，他往往從這營跑到那營，看看這個連的陣地，問問那個連的指導員連長，他走到那裏，那裏便會異乎平常的歡迎他，那怕他祇講三兩句話，他的下級馬上就會把這當成命令，即時在陣地上向全體進行有力的號召，他就等於是勝利的力量。這場合，那怕他們還沒有完成任務，或者部隊有了些傷亡，但言語間從來是充滿信心的。至於團長這方面，砲火越激烈他的腦筋就越有條理，他無管在那一個陣地上出現一面，那都是有他的意義的。

天色已微微放明。他出門就抄了直路，逕往他要去的地方奔去。在昨天，人在這些地方是不能抬頭時，敵人的機槍把平嶺封鎖得很嚴，現在祇不時有一些流彈飛來，流彈是沒有準頭的，引不起他的注意。他從深雪窩爬上嶺坡，在高門不平的壩溝上走，兩腿在高粱楂上絆來絆去，雪還滑足，他也顧不得繞路，他的兩眼亮閃閃的望着前面雲頭似的烟火，望着嶺尖上最後一所院子，望着在烟氣中湧動的部隊，他一口氣向那裏趕上去。

嶺頭上是一片激烈戰鬪後的勝利景象，剛剛上升的太陽，給風冷的雪嶺上鋪了一層暖和，這陽光跟淡淡的烟火絞在一起，這陽光在照射着我軍的勝利。要知敵人打了多少槍砲，就請看一看死在鴨絨被裏的射手，他周圍美式子彈箱一垛一垛，彈殼一堆一堆，歪倒在砲陣地的死屍左右，盡是砲彈箱，砲彈殼，够你一眼看的。所有這些，都蓋着烟土，落着血滴，都在我軍的頑強攻擊之下被毀滅了。團

長隨便惡心的歇了眼這些，他的眼睛便碰到戰士們身上。戰士們滿臉烟土，正在剛佔領的大院前面，堆築落雪工事，對退縮在嶺崖坡的敵人，採取了從上而下的扇形包圍。房院上空，飄飄的捲飛着勝利者的紅旗，這旗下是橫躺豎躺的死屍，人馬車輛隨處歪倒着，彈藥武器隨處丟落，一些戰士正彎腰在那裏拾彈藥。

看來，敵人是退却的非常匆促的。破爛的鴨絨被，凍成冰硬的剛洗好的襯衣，以及脂粉香的信件，寫滿的公文表格，和女裝軍官同志穿赤腳的女郎的合照……散落在焦臭的戰場上，飄飛在厚厚的雪地上，勾掛在高懸橫上，人們可以看出，這些屬於官兒一類的逃跑者，除了自己幸免的肉體以外，什麼都遺棄在這裏了。團長踏着這些東西過去，用輕蔑的眼光瞟它一眼，趕快沿着牆根或者土坎，衝前幾步，注意着最前面的部隊，因為敵人還在抵抗，戰鬥並沒有結束。

房院前面有一溜歪歪斜斜的秫稈障，在團長心裏，忽而覺得這東西比銅板還結實，他就從它後面探出半個腦袋。他此時有一個想法：「媽的皮，你還要抵抗，老子看你在搞啥鬼名堂！」他知道這裏是便於觀察敵情，而又較危險的地方，但他明白，敵人剛退了，佈署亂了，他還沒有組織好火力，不要緊。這是他總合作戰經驗得出的認識，也是他所以大胆停留在這裏的根據。他瞋着黑大腫脹的眼，把崖坡的地形都擱入眼裏，那稀稀的幾處房子，彎彎的小溝，還有一處小圈子，都說明敵人還可以借以隱蔽，抵抗，甚至還會來爭奪失去的高地，因為敵人的主力都收縮了回去，還沒有暴露其所在地點。

他身後，是在院裏鑽來鑽去的小警衛員。小警衛員因為在院裏多看了幾眼，一轉身就沒有趕上團長的快腿，他找不着團長那去了。以前，他在警衛班會議上說：『團長一到戰鬥上就楞跑，人喊他都不理，一霎眼就找不到他了，以後出了事我可不負責任，這是他的缺點，非要克服。』這時，他沒有

他由再說這些話，一種責任心把他的臉蛋急紅了，頭上汗濕淋淋的，見人就打開團長所在的地點。

「那不是，你往那兒看呢！」一位戰士帶點責備的口氣，指給他說。

小警衛員沿牆根往前轉動着，一些冷槍他也顧不上注意，趕他望見團長的時候，榴彈裏轟轟幾聲，幾顆砲彈飛在院房上，爆起黑烟，跟着，屋頂着了火，火焰籠滿了院子。

團長，快蹲下！小警衛員快步穿過秫稻障；怒眉急眼的扯往團長的路膊，說。

團長氣鼓着眼，判定敵人是想來奪房子。他一扭頭，一溜戰士正彎腰跑步前進，他揮手命令道：小心敵人反衝鋒，堅決打下去！戰士們跑得更快了。

「誰在院裏？有人沒有？」團長離開秫稻障，貼院牆轉回來，一些收拾彈藥的戰士，在烟火注滿的屋子裏穿進穿出，正搶救敵人的傷號，衛生員也在那裏開始了包紮工作。這些傷號是敵人遺棄在這裏的，敵人臨退時，就用燃燒彈燒着房子，一心要把他們燒死在裏面。我軍一衝來，見屋子無處不冒烟，屋子裏還傳出死命的哼叫聲，戰士們聞聲進去，從烟火裏抬出一個個衣褲冒火的傷號，抓起冰雪把他們身上的火團壓熄，又把他們安放在另一間完好的房子裏，準備一時領担架運他們下去。不幸這間屋子又被敵人的砲火打着了，這些離別妻母，被勒着脖子拉去當兵的窮苦農民，給他們無人性的官長慘害了，戰士們看着，有誰不同情憐惜他們呢？

「要不是咱們軍隊佛心，他們早就完啦！」這是一位滿臉烟黑的老大爺，親口向團長說的。他老人家才從地窖裏鑽出來，也參加了抬救敵人傷號的工作，他講他是這件事的見證人。

團長看着這番情景，心裏也怪惱火。他此刻還顧不得在這件事上多想，他緊緊抓住了一個問題：趕快把敵人消滅，這比什麼都重要，急切。

『你們小心點，敵人想打反衝鋒了！』他隨時囑咐那些戰士道。

他覺得在這樣緊張危險的場合，戰士們都能按平時說的那樣，遵守戰場紀律，不犯俘虜政策，的確是很好的戰士了。從這裏，他忽然聯繫到此後戰鬪的發展，一定會很順利，便放心的挺着胸脯，順路往回走去，他身後飛來稀稀的機槍彈。

他直立在嶺邊陣地上，繼續往前面觀察了一刻。他聽出敵方的機槍依然打得不密。這裏守衛嶺道的側面部隊，又是這樣平靜，戰士們斜躺在雪裏，臉凍得發青，僵凍的手還誤不了捲烟草吸，也誤不了說笑，直然跟平時一樣。有什麼呢？敵人要真敢從這裏出水，就捉他活的。

團長放心的返回指揮所，馬上給師裏打了電話，報告了戰鬪情況。之後，他準備傳令各營抓緊時間弄飯，部隊兩天沒顧得吃飯了，讓主力好到指定地點休息休息，簡單的整理一下組織，準備再戰。這個打算剛剛在他腦子裏轉了轉，前面就辟里拍拉的幹開了，機槍聲，爆炸聲，攪成了一團，一時，槍砲聲又變得稀稀零零的，這情況就像一場暴雨一樣，來勢猛，但停的也痛快。

『狗日的，想反衝鋒，想突圍！不行，不行！』團長捏了捏拳頭，自言自語的說，就像敵人已被他掌握在手一樣。他想的很周密，那裏是什麼地形，什麼道路，敵人擺在那裏，他的部隊又擺在那裏，而且這種陣勢又還是不斷變化，自己的部隊又不斷前進，所有這些，早在他腦子裏構成了一幅活的作戰地圖。真的，他的判斷證實了，一位通信員喘氣跑來，說敵人想奪取嶺上的房子，被壓下去了。『叫他碰碰看，越碰他的傲氣就越快完蛋。』團長漫無目標的說，隨手吸着一枝香烟，疲睏的臉色顯出了笑容。

一時，前面又響起激烈的槍砲聲，時間又沒有繼續多久。不過在槍砲聲的方向上，比上次不同

了，偏了一點側面，正就是一營那個方向。

「媽的，真的他想突圍了！」團長偏了頭，竊起雙眉細聽着。

他的判斷又沒有錯。他說這話的時候，一營那裏剛好取得了打撈。出水。敵人的初步勝利。電話鈴急促的一響，楊營長就急急喘喘，簡單的給他報告了幾句情況：得了兩門六〇砲，輕重機共四挺，捉了六十多個俘虜。

「嘛，嘛，是怎麼回事？你細講一下。嘛，嘛，……」團長抓着耳機緊追幾句，那邊一言不答，他想的營長在前面很忙，便不再問了。

這時，政委手捂着耳朵，冷得抖擻着身子走進來。

「老魏，一營剛打來電話，逮了六十幾個……」

「知道，知道，我才從一營來。」政委劈口把團長的話截住，一連氣談了些前面的情況，談得很勁，兩人眼對眼的笑開，這番神氣對他倆說來，兩天來還是第一次。

「再幹！幹掉他再說！」團長眯一眯累腫的眼，興奮的喊叫起來。

政委手托腦蓋想了想，望着團長說：

「乘他們這個亂勁，來他個政治攻勢。」

「好，等一下各營就動作。」團長同意了。

政委急步出去，穿過小樹遮路的雪溝，逕直去了一營。溝邊雪地裏，幾個老戰士正領着剛過來的一部份俘虜演習機槍，人一綫兒排着隊，忽而架槍，忽而卸槍，口令聲粗壯，操的人胸脯挺起，就像平時的操場動作一樣。他心裏很佩服戰士們的本領，他們跟俘虜在一起，幾分鐘就成了熟人，甚至幾

分鐘就能把他們帶上戰場。

『你們吃過飯沒有？』政委走過去，關心的問。

『吃得挺好。』

『那邊怎麼樣？』那些人直搖頭。

『誰幹他那個熊隊伍，早想過這邊啦。』俘虜中的一個直截說。

政委盤問一陣，知道他們都是被抓去當兵的，便深深地從心裏同情他們。以後，政委問了問那邊的情形，和他們的朋友，熟人，有幾個便垂了頭，說：

『我們是先跑的，他們不敢過來，怕這邊活埋殺頭哪。』

『要是知道這邊不殺不打，還好招待，人早都過來了。』

政委提議他們上前面喊話去，這些人便停止了操作，跟隨着老戰士翻嶺上山。

政委走進營部那處院子，他先進的西偏屋。這是戰士們暫時休息的地方，屋裏光綫發暗，戰士們並沒有躺着，三三兩兩的坐在炕頭，正擦拭槍上的烟土，有的脫去凍彎的靴靴往裏面絮草，有的正解開自己的小包袱，把鞋子送給身邊的戰友，有時，人們祇頭對頭簡單親切的說一兩句話。屋角上還圍着一圈戰士，他們把一個剛才繳獲來的留聲機放在炕頭，在那裏玩兒，留聲機的發條壞了，片子安上去轉不動，戰士們便用手指頭急速的撥動唱片，靜聽那斷斷續續的歌唱聲，誰都是認真嚴肅的。政委在地上轉了轉，戰士們抬起誠實的眼光看看他，便又靜靜的幹自己的事。

他見這些都是二連的戰士，他突然覺得有點心疼。一些熟悉的面孔在這裏找不到了。就在屋裏的戰士們，同樣也有一種懷念傷亡戰友們的悲痛心情，這種心情誰都是含之於內，不去當着別人的面說

出來，因為敵人還未被消滅，決定性的戰鬥就要來到，準備再戰實際上在他們心裏就是復仇，加之他們還繳得了槍枝，捉了一些俘虜，這就使部隊的情緒變得更高了。政委很知道自己戰士們的脾氣，一個連隊即使有較大的傷亡，祇要撈到了繳獲，這個連隊就可以硬碰硬的再戰下去，士氣毫不會受到影響，這也是多年養成了的作風，因此他不願意向戰士們說什麼，在屋裏稍待一刻，就去了正屋。

教導員正抱着水瓢咕咕的喝涼水，他滿臉煩土，喝得發噎，笨重的棉鞋被上面的冰雪溶濕了，顯然是剛從前面回來。

『營長又上去了。』教導員放下水瓢，跟政委坐上炕沿，談了談敵人方面的情況。

『你們再加一把油，再準備幹。』政委鼓勵道。

『幹，幹，主要任務一定交給我們！』教導員兩眼溜圓，射出雄猛的光彩。之後，他要求政委給部隊講幾句話，因為部隊已集中院裏來了，戰士們苦戰了將近兩天，誰都願意聽聽上級給他們說幾句鼓勵話。

和平時一樣，戰士們攆着槍，坐在雪地上，密林似的槍刺刀亮閃閃的，軍容依然雄壯而嚴肅。所不同的是行列中少了一部份老人，又添加了一部份新人，這些新人是剛解放過來的，他們的衣服還是另一種式樣和顏色，但他們的面色情緒，跟原有的戰士們很難分別出來。

政委在隊列前面，很像個慈和的老媽媽，他的話並不多，戰士們聽着，入神的聽着，他們的情緒緊緊的跟政委的結合到了一起。

『報告首長，』李有光從隊列中挺出來，手往身後幌了幌。『請首長不要忘了我們，敵人突圍時候，我們還要抓去。』

『我們也要抓去。』

『也有我們一份！』留在後面的這部份戰士，都直言直語的給本連爭取任務，教導員一旁看着很興奮，兩足不由在雪地上跳了跳。

其時，團長在指揮所也正忙於組織再戰。屋裏又添了一架電話機，一時團裏往營上搖鈴，一時師裏往團搖鈴，團長乾脆推開電話員，守在那裏，一足蹬着箱蓋，兩手抓着兩個耳機，有聲有色的往各處通話。

『好的……好的……什麼時候突圍，就什麼時候打他……』他口沫滿嘴，搖幌着頭，往師裏喊叫：『什麼時候有利……就什麼時候吃他……哈，很快……怎麼樣？』

『……林總的指示，今天一定要消滅了這股敵人……』

『行，行，我們馬上就幹啦。』

團長放下耳機，出門站嶺頭望一望。前面的槍聲依然稀稀零零，後續攻擊部隊正從雪溝裏穿出來，吱咯吱咯的沿着嶺坡往前面運動，雪嶺上，那遠遠地在疾風裏飄擺着的紅旗，正是我軍的勝利標誌，部隊正迎着那面旗幟，快步前進，他們將要從那裏發動決定性的攻擊。

決戰前的沉靜過去了。情況變化的是這樣快，敵方機槍忽然連連發射，響成一團，子彈颼颼的漫天亂飛，在這些聲音裏，還混入了此起彼落的爆炸聲。團長一聽不對味，往漫嶺無目標的喊道：

『是不是敵人突圍？』

正好通信員帶下來一個俘虜。俘虜說敵人不能打了，一聽這邊喊話都想跑。

政委也帶着一個俘虜跑回來。他又驚又喜的大喊：『敵人跑了，我遇上了，部隊正漫山抓哩！』團長急忙轉回屋子，往營上打電話。他傳令各營從指定的方向上出動，萬勿打槍，他說敵人已亂

了建制，喊話就會繳槍。

山頭上的主力，也已發現了敵人的逃跑企圖，起先，他們在兩方砲火沉靜的時候進行喊話，三三兩兩的捕捉着敵人，這時，各營主力都按照指示出動了。

一營長領着部隊，從嶺上直插溝底，把敵人攔腰截斷；二三營長分別將部隊，沿山嶺網樣的撒了開去。白雪茫茫的山嶺上，到處是飛跑的人羣，到處是洪大熱烈的喊叫：『捉活的，繳槍不殺！捉活的，繳槍不殺！』人也在喊，風也在喊，披雪的樹林也在喊。落魄的敵人跑丟了槍彈，跑的滑倒在嶺坡上，跑得在雪窩裏打滾，可是，嶺上嶺下，大路小道，到處都有我軍包圍着，敵人祇有一條路：繳槍。於是，指揮所的工作變成了收聽勝利消息，這個營剛報告過繳獲數字，那個營又來報告，或者剛剛報告了的數字，馬上又被推翻，往高增長了許多。至於指揮所小小的草屋，幾乎也變成了接收俘虜的地方，通信員，警衛員，電話員，什麼人都去捉俘虜，滿屋哄哄嚷嚷的沒有個停。俘虜們天真樸實的說：

『槍是蔣介石的，命是我的。』

『我是東北人，誰給他媽蔣介石効這份勞！』

團長手把耳機，臉上閃着笑容，他一次又一次往師裏通話，一次又一次從電話上發出笑聲。

他跟政委剛一出門，正好沿嶺坡走下來一大串少大衣缺帽子的俘虜。領頭的是李有光，他肩扛兩挺輕機，三枝衝鋒式，旁邊還有十幾個戰士，也是機槍，衝鋒式，六〇砲，要啥有啥的，一個人扛了一滿肩。

『首長，』李有光興沖沖的喊道：『一網撈盡啦，這回咱可換裝備啦！』

團長會意的笑了。

安 慰

參謀長在炕角擦摸他那架望遠鏡，團長也把自己的望遠鏡拿出來，兩人在一塊摸了又摸，比了又比，從他們神情上看，祇要仗打勝了，再比這持久的戰鬥也不會感到疲勞的。

也許是因爲繳獲的彈藥武器和抓的俘虜不少，樂得他們在屋裏坐不住，也許是他們想從具體地形下，賞識賞識敵人的工事，團長硬要參謀長把鏡子收起來，同他上山嶺走走。

『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』政委手指上黏了點吐沫，趕緊把一疊東北銀行流通券點完，補充道：『等老楊走後再去吧。』

『行，行。』團長隨把頭伸出門外看了看。

嶺溝裏正趕來一掛掛大車，車上裝滿了機步槍，彈藥箱，……老鄉們揚起鞭子，大聲大氣的吆喝着牲口。大車骨隆隆拉到團部院裏，看熱鬧來的戰士們，一班又一班，一批又一批，擠滿了院子。他們靠近大車，這個伸手摸摸砲筒，那個試拉一下槍栓，跟身邊的戰友們笑笑談談，說不出的榮耀。

『呸，讓路，讓路！』通信員尖起嗓子直咋唬，他們領着一隊隊俘虜往這裏集中來了。

俘虜們望着院裏，不好意思的說：『你們辛苦了！』戰士們當即關心的回答：『叫你們受驚了。』有些俘虜互相間認識，兩人一對眼就滿不在乎的喊：『哈，你也過來了。』『喂，你老兄也來了。』兩人便走出隊列，握握手，談一些突圍時的笑話，他們懊惱自己把什麼都跑丟了，他們罵他們的官長騙他們打仗。戰士們歡喜的圍起他們，掏出烟口袋給他們捲烟，問這問那的，總想多看他們幾眼。

團長忽然從這裏想起各營統計來的繳獲數字，恐怕不大確實，在他的印象裏，終覺得實有的數目比統計來的多，師裏來電話催了幾次繳獲統計表，馬上要編印捷報，他決定用電話補救一下，便搖開話機，給各營重新訂正數目字。

他搖到一營的時候，電話員說營長教導員上團裏了，他祇得等他們來。

門外團聲悶氣的響了一聲報告，一營長慢慢穩穩進來，他後面跟的教導員。他倆人幾乎同時把手伸到帽沿上，不過營長的右手纏着繃帶，他不習慣的用左手行了敬禮。

「老楊，你把工作結束一下，上後方休養去吧。」政委用關心的眼光看着他，聲調不像往常那樣急促。

營長沒有哼氣，兩眼看着地。教導員替他接上話。

「他想在營上休養哩！根本那隻手傷着骨頭了，他還不想去後方。」

「我是說，不要緊。」營長解釋一句，伸手就把繃帶解開，用另隻手捏了捏腫脹的手掌。「一點不覺疼，一點沒關係。」他還是昨晚那句話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」政委指着他的傷手說：「把它凍着就麻煩了，你這手恐怕得動一下手術。」

「是炸子打的，裏頭又沒有炸彈片。」營長平平常常的說。

其實政委早猜着他的心事了。營長也跟別的在部隊裏待久了的人一樣，乍一跟戰士和上級離開了，就覺得是遠離開了自己的家，一天終能往回捎幾次信，問這問那，好像一天不在部隊，他這一天就生活得很空洞，這種滋味營長不想受，這是一點。另外，一營一開頭沒有打漂亮，連上有些傷亡，傷了營長的自尊心，以後一營又轉變了不利形勢，且繳獲也不少，士氣越戰越旺盛，營長大概是在連

續戰鬪中，再一次考驗自己的指揮。政委暗暗想着，他抬眼看看營長，營長依然在一旁默聲坐着，別人也沒有插話，屋裏沉靜嚴肅。

『我們決定你休養去，還是身體要緊。』政委以命令的口氣，望着營長說，伸手把一疊流通券塞入對方手裏。『這是咱們的老規矩，以後需要什麼零星東西，離團裏又遠，帶去用吧。』

『就這樣吧，一時就去，我要給你的傷口負責任呢。』團長見營長沒表示意見，直截插了一句。營長默默的點點頭，不再爭執，他開始把營上的情形簡單講一下，如整理組織，提調幹部一類戰後工作，都酌斟提出自己的意見，給團裏做參考，並提醒教導員注意。

『老楊，你們這個統計確不確實？』團長把一張繳獲統計表遞到營長鼻子尖。

『我不認字，你念吧。』營長把長長的下巴殼探進大衣領，背靠牆準備聽的樣子。

團長一屁股坐上炕桌，兩足蹬了炕沿，擺開要念的姿勢，一抬眼看看教導員也在注意他，便把紙片往他跟前一伸，笑說：

『你知識份子自己看。』可是團長並沒有把紙片遞給他，依然在那裏照着上面的類別，數目，念一下叫他倆訂正一下，又即時用筆改過來。結果，衝鋒式繳了二十八挺，登記了十七挺，鏡子七個，登記了四個，……。團長連責備帶解釋似的說：

『說了實話，上級又不向你要，不能抹殺成績呀！我們這些人就不會宣傳，做了好事還怕人家知道，奇怪！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營長用大衣領擋着嘴笑了，不好意思的說：『就是衝鋒式子彈繳得多，別的我也不知道，以後才曉得。』

『步槍四十枝？』團長又問。

『多，多。』營長說。這時，什麼東西也多了，都比報的多了。

『連上工作很亂，忙得顧不上，指導員連長也統計不確實。』教導員沒奈何的分辯着。

『這回就這樣，馬虎點吧，我們這些人反正不會誇大。』團長吁吁氣，把各營的統計表疊在一起，囑咐營長道：

『在那裏休養，給我們來信取聯繫，部隊很快還會有行動，一時怕回不到江北去。』

『記住給我們寫信取聯繫。』政務緊追一句，那神氣好似送別知心朋友時，滿肚子話找不到個頭尾，等到終於不得不分手了，才用一句話概括一切想說的話。

營長直直的站地上，給團長他們敬個禮。

『以後，對營的指揮檢討出啥意見來，你們寫信告訴我。』營長說這話時，態度很中肯。之後，便同教導員出去了。

看看天色還早，大車，俘虜也都轉送師裏了，團長他們一人拄了根砲桿，沿着冰滑的雪道，爬嶺上山。走到不大滑足的地方，幾個人就拿起砲桿對刺，『衝鋒哩！衝鋒哩！』孩子似的鬧着玩。因為砲桿上安着矛頭，挺像小扎槍。

嶺上的風雪依然吹得人睜不開眼，頂面風一股發燥的焦臭味，他們祇好側着身子走。滿嶺隨處有敵人跑丟的子彈，炸彈，皮帽，跟不成雙的棉鞋，還有撕掉的符號，密密的高粱楂子上，搭掛着的一片紙張，家信，在疾風裏飄擺，直像清明時節的墳園一樣，一些戰士們和担架隊員，正在雪地裏抬運掩埋敵人的死屍。……這就是山嶺上的戰後景象，但他們幾個人並不是在嶺上閒來閒去的看好看，他

們的行動是有目的的。開始，團長就快步領路，先看部隊第一步攻下來的那兩座院子，就是所謂制高點。敵人從這裏剛撤退，他就來過一次，不過，那時間敵人正在組織火力，他沒有來得及看敵方的火力配備。

這兩座院子的烟火，都被戰士們救滅了，祇留有戰後的火藥味，焦毛味。院裏院外，戰士們也給打掃了，敵人在屋牆上挖的槍眼，戰士們已用凍土塊修補起來，箱櫃匣子也搬進了屋裏，且從地窖裏把房東請出來，讓他們重回自己的家。

但院子四外滿眼是砲火痕跡，團長他們站在一處被毀的敵方陣地上，品評敵人的機槍位置，砲兵陣地和步兵的擺佈，更從兩處院子的工事前，看出敵人的一層二層火力組織，能從各處互相策應。

『敵人在具體地形下，火力是組織得嚴密。』團長用戰術眼光估量着敵人這方面的長處。

『呀呀，真不好往上攻，他媽都是側射够着的地方！』參謀長看着各營的攻擊道路，都無地形，他突然對戰士們的勇猛頑強表示莫大驚吁。

『戰士是好啊！』政委補充了一句。『又還是風雪迷眼，凍得够噲。』

他三人順步再往敵人據守的嶺窪走去。雪嶺上有一條淺壕直通溝底，溝旁有一大坑，裏面堆積着滿蓋烟土的美式砲彈箱，砲彈殼，溝裏又架着門板，豎起秫秸，裏面纏繞着炸飛的電綫，一旁還丟着炸爛的電話機；咖啡烟盒，糖菓紙，信件，滿溝都是，這分明是敵人指揮員的保險窩。可是他跑得太急了，圍巾，手套都沒顧得帶上。

從這裏下去是一個小圍子，四角四個砲樓，上中下三層槍眼，它附近還有幾座屋子，屋牆上都挖了方方的槍眼，可惜這些地方敵人並沒有施展他的火力，也落得不是死傷就是跑，丟了槍砲彈藥，死

屍還得我軍給掩埋，戰場還得我軍來打掃，新一軍主力的命運也不過如此。

「敵人在具體地形下，火力組織的是嚴密。」團長又一次重複這句話。不過，這話對敵人已是老實實的諷刺了。

因為這一帶攻下來不久，戰士們正忙了收拾殘留的彈藥武器，另一些戰士準備在這裏住宿，也開始給房東打掃院子。他們清除敵人拉在屋裏的糞便，把鋪成狗窩似的，又髒又臭的柴草從屋裏抱出來，依然堆上老鄉的柴火垛，他們拆毀院裏院外的工事，把老鄉的門板，窗戶找回來，照原樣安上，這都是爲得安置老鄉們過正常日子。兩天前，老鄉們逃躲到山那邊，離開了生養自己的房子，現在，他們放心的回來了，迎着黃閃閃的日頭回來了，男男女女，牽着孩子，背着包袱，被捲，從風雪地裏跑回來，小牛崽子也嗚嗚的嚎着，望着家門奔來。戰士們剛才還是這裏的看門人，一下子又成了這裏的喜客，老鄉們受驚的心，此刻又平穩正常的跳起來。

『同志，賊中央可叫咱們給滅啦！』

『同志，頭年咱們隊伍走後，咱們分的房子地，賊中央給地主要走了，這回可挨着咱們好過了』所有這些，都安慰了團長他們的心。

『老百姓又可以好過了。』他幾人有所感慨的說。

返回指揮所，已是傍黑天。馬兵趕路給指揮員們送來麻袋，警衛員們很早在炕上地下鋪上厚厚的柴草，好讓首長們睡起來舒服點，好讓指揮員們盡快恢復激戰後的疲勞。大師爺提回一水壺酒，拿來幾節香腸，這是供給處慰勞的，指揮員們兩天沒顧得吃飯，或者有飯吃不下去，這會兒也該痛痛快快地吃一頓了。

『首長，開飯吧！』小警衛員規規矩矩說。

『等下吃，別忙。』團長說了一句，依然跟政委他們圍着炕桌，點着蠟燭，眼睛腦子忙得不能休息。炕桌上是一堆污穢散亂的紙片和小小本子，這是各營從火線上拾回來的。團長伸手抓起一個黑皮小本，本子厚厚的，四角都磨禿了，上面有一個透亮的小窟窿眼，窟窿轉圈糊了發紫的血絲。

『這傢伙一定給揍死了。』團長隨口說。

政委把頭伸過來，恰好本子裏掉出一疊折好的格子紙，翻開一看，才知是敵人一個副團長的自傳。自傳上也帶了彈傷，染了血，人們便有興趣的閱讀開。

『這準是那傢伙的日記。』參謀長丟開那份複寫的戰術性的文件，肯定的說。

團長把本子一頁頁翻動着，幾個人擠在一起夥看着。本子還沒記完，最後兩頁正記着這兩天的事，晚天的日記上祇草草了了的寫了幾句，似乎還沒記完，字句也文文謢謢，乾燥老氣，正跟第一頁上那個乾枯的小老頭的照片一樣。

『聽，聽，我念啦。』團長拉開念古文的聲調，很困難的給大家欣賞着他的朗誦。『這是前天的。處此零下四十度之北方，風雪之大，令人髮指。……孤軍深入，進退維谷，飭令官兵冒風雪以築工事。……我部誓武揚威，當可置奸匪於死地。……』團長又翻一頁往下讀，他的聲調直若京戲道白，很逗人笑。

『師座電令，固守待援，無奈奸匪，前仆後繼，……願蒼天佑吾殘生……媽個皮，蔣介石腦瓜，該死！』他把本子甩在炕上，人們樂得笑起來。

這時，人們把興趣轉到那份自傳上了。因文字太長，句法生硬，這回沒有念，他幾人祇在息聲靜

氣的默讀。

從自傳看來，這位殞死在風雪地裏的團團長，還是黃埔軍校的學生，他在蔣軍中已任職二十餘年。他很驕傲新一軍這個招牌，他的自傳以一半的篇幅，記載着他在新一軍的經歷。他吹噓他在緬北密支那的高山密林裏，怎樣擅長於山地作戰，又怎樣得到上級的寵愛。出關以後，他的威風可就一天天減少了，但他在自傳的尾巴上寫道，他是人老志氣高，一定効死『鈞座』，就是戰死疆場，也算在『鈞座』名下賺了個一官半職，他是安心於反人民戰爭的。可惜，他祇落得戰死，凍殭，別說『鈞座』，就是杜聿明也不記得他，他的死屍還得我軍給裝箱處理。

還有許多文件，信札，團長他們沒有時間看它，他們爲了再了解了解這位團團長的戰術指揮，順手翻出一些油印複寫的軍事文件來。事情也湊巧，正好這一番號的敵人，出關以來歷次跟我軍作戰的地點，時間，情況，以及戰術檢討，都在文件上寫得明白。更湊巧的是這一部份被殲滅的敵人，正就是他們在秀水河子，在塔子山，以及這一高地，那一高地所遇過的對手。這一發現，引起團長他們長時間的議論，說笑，因爲老對頭叫他們一口吃掉了，他們這方面却依然保持着原來的風度，硬硬挺挺的站着。小警衛員很懂得自己首長們的脾氣，當裏屋傳出說笑聲的時候，他早把酒菜安置好了，烏木筷子從小木盒裏取出來，擦淨，碗碟也擦亮，他劈頭進來，不言不語，以發佈命令的頭臉，嘩啦啦擦抹了桌面，擺上碗筷酒菜。

『好，吃點吧。』團長端起酒碗，猛飲一口。『啊！殺殺肚裏的悶氣。』

參謀長也猛喝一口。政委一向不愛酒，他慢慢舉起筷子夾菜吃。

如拿平常的飯量來說，或者拿他們激戰兩天的辛苦來說，這頓飯他們無論如何應該多吃點才對，

可是，他們一舉起筷子來就覺得胃裏有什麼東西塞滿了，誰也吃不下去，剛才那股樂勁很快被另一種感情所代替。團長默沉沉的看着政委，政委默沉沉的看着參謀長，忽而，各人的眼光又隨便停留在什麼地方死盯着，誰也不多說話。

「敵人終算叫殲滅了！」團長說。好像戰關勝利結束是一回事，還有什麼東西沉甸甸的壓在心裏，使他喘不過氣。

「終算叫殲滅了！」政委接了他的下音，聲音也一樣沉慢。

「殲滅了。」參謀長慢慢的重複了半句。

「不吃就睡覺啦。」小警衛員在一旁喊道。他早從這股神氣上發現了團長他們的心思，搬動麻袋，手拿筭把，就要從那裏往出掏被子。

「滾，誰要你！」團長一搖手，把他頂了回去。

「等一下，寶貝。」政委也制止了正在給他鋪被子的警衛員。

夜很靜，嶺上嶺下沒有吹風，漫天雪片輕沙沙的飄下來，屋裏也變得又靜又悶氣。團長他們在燈亮下，帶着沉痛的心情，商討着提調幹部，整理組織，準備再戰。他們展開傷亡統計表，研究參戰連隊的指戰人員現狀，表格上是一些簡單的數目字，但人們看着他，一下就記起那些熟悉的面孔，是光榮犧牲了，或是負傷送後方了。這些記憶中的人名字，他們的英勇行為是悲壯動人的，他們對自己的生死看得那樣淡漠，艱難任務一來，都毫不講價的担在肩上，他們剛才還在活蹦活跳的跟戰友們談心，吸煙，幾分鐘以後就倒下了，為人民事業流盡了自己最後一滴血，團長他們深深的為指戰員們的英雄氣概所感動，悲痛和仇恨之情從心頭衝上來。

『媽的皮，剛培養好就給打掉了。』團長憤恨又惋惜的說，這是指揮員們慣用的語氣。他們都知道自己的部隊，即使在戰鬪中傷了元氣，馬上補充，整頓，接着再投入戰鬪，對戰鬪力是決無絲毫影響的，但忽然死去的烈士們，是自己的戰友，又是自己親手培養起來的，打掉一個人，就像被活刺刺的從身上剝掉一塊肉，誰能不傷心痛心呢！

此時，一輛輛膠輪車在雪夜裏輕輕轉動着，烈士們靜靜的躺在棺木裏，被載往江北去了。待不久春暖花開，將會在烈士們的墳園裏栽上花木，修起巨塔，部隊裏也將請上吹手，紮起花園，開個莊嚴悲痛的追悼會。至於烈士們的遺物，寫字的筆，小小的日記本，卡片式的決心書，血紅的手印，所有這些，部隊裏將會給他們牢牢的保存起來，這將是烈士們最珍貴的紀念品，使人永遠記着他，如同他活着一樣。

『媽的皮，剛培養好就給打掉了。』

這話又在屋子裏響了幾次！這話已成了復仇再戰的聲音，它傳到往江北運轉的樞車和担架，傳到山嶺上被毀的房子裏，它隨着雪片漫天漫地飛，它沿着電話綫，把總部、縱隊、師、團……一級一級的決心和意志結合起來：復仇再戰，猛打硬拚，連續戰鬪下去，把敵人一口口吃掉！

『報告！』騎兵通信員披着雪衣闖進來，手裏遞上一捲信件。

團長打開一封，衆人圍着看。

這是從遠遠的縱隊部寫來的，縱隊首長簽了名，蓋了章，滿紙關心鼓勵話，句句慶賀勝利詞。

『他是鼓勵我們哩。』團長抿嘴笑了。

『戰鬪中缺點還多，以後要好好檢討。』政委手托住下巴殼，把團長的話意加以發揮。

『給營上傳看一下也好。』參謀長提議道，伸手擦擦發眊的眼。

團長又拿起一封信，臉色突然沉下來，出手就把信裝進衣兜。政委早從封皮上認出是誰的筆題，他祇裝着不知。參謀長脫口就喊：

『老張的祕情信，狗日的有祕密。』

團長沒有答話。他經過考慮，自己先看一次，再當衆公開。原來也是可喜的消息，小花媽臨走路過師衛生部，被熟人留住了，她跟隨醫院參加了一次戰勤工作，體驗了一下前方生活。信上還問候他所認識的營團幹部，祝他們繼續打勝仗，保持光榮。

『老張，馬上寫回信去。』參謀長勸道。

『老魏，我給老張寫回信呀！』團長孩氣的望着政委說，隨手拔出水筆來。

『她很關心我們，我們叫老張給她帶個好吧。』政委望一眼參謀長，慎重的說。

叮鈴鈴，叮鈴鈴，……政委抓起耳機接了話。

『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多少？嗯，什麼時候？……好的，好的……』

政委歡喜的跳上炕，盡力慢慢的說：

『明天一早叫上師裏領隊伍去，師長答應給我們一個警衛連。』

我去。』參謀長劈口就報了奮勇。

團長抓住水筆，氣昂昂的喊：

再幹！再打個丈人！』